武侠名著系列 3

拚命新九郎

池田一郎 著
田 三 郎 譯

dh
德華出版社



武俠名著系列 3

拚命新九郎

池田一郎 著
田三郎 譯

dh

德華出版社



dh
愛書人文庫
096

拚命新九郎

池田一郎 著
田三郎 譯

德華出版社

「仗勢欺人」、「狐假虎威」都是最令人痛憤的了，尤其是仗著官方的權勢，欺壓善良百姓的敗類；而最令人喝采的是專門打擊敗類的「仗義行俠」之士，「拚命新九郎」就是這麼的一位。

本書是描述憤世疾俗的「新九郎」嚴懲貪官汚吏和不務正業的混混之輩的經過，其間情節緊湊，篇篇扣人心弦，看了本書，不禁會爲「新九郎」的義行叫好，這是部不可多得、膾炙人口的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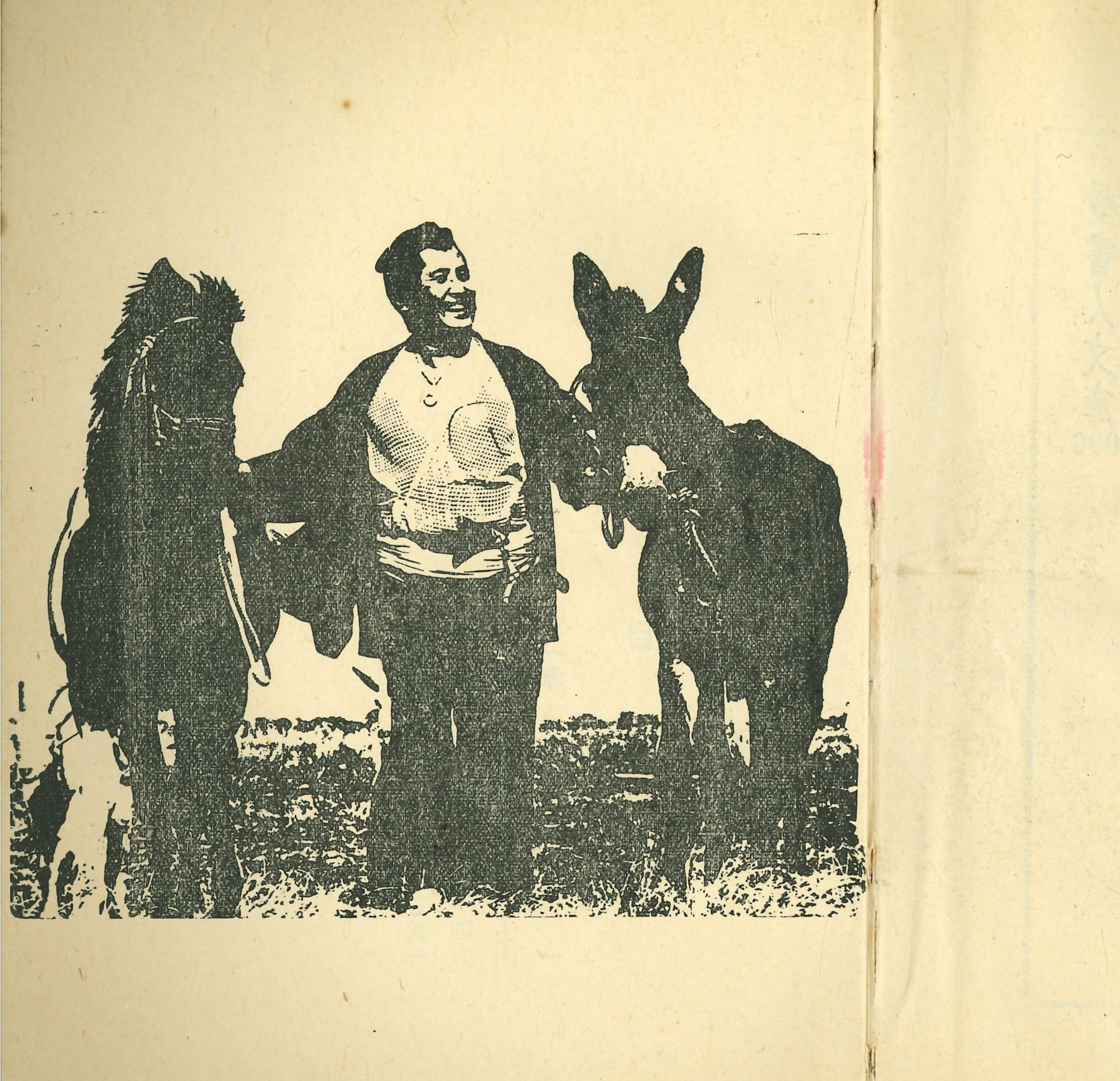
愛書人文庫096

池田一朗著

田三郎譯

拚命新九郎

德華出版社印行



目錄

第一章　異鄉客

一

殘暑的陽光灑落在碎石路上。

一隊形形色色的牛車，從街道的一端，搖搖晃晃地走來，車後揚起一陣灰撲撲的沙塵，路人不禁瞇起了雙眼，好奇地佇足觀看。牛郎的吆喝聲、牛蹄的「噠噠聲」、及車輪的「嘎嘎」聲，交織成一片熱鬧的景象。

這些都是從八五子一帶，運貨至江戶的牛車。

街道旁的窰子櫛比鱗次地挨擠著，屋前儘站著一些俗艷的女人，扯著嗓門，嗲聲嗲氣地叫喊着：

「英俊的少年郎啊！來玩啦！」

「一下子就好啦！只要四文錢哪！」

粉頭們穿著色彩鮮艷的衣服，敞開胸前的衣襟，擺出撩人的姿態，向著路過的行人不住地揮手。她們本是烏黑亮麗的頭髮，已佈上一層濛濛的黃塵，塗得厚厚的白粉，也被汗水淋漓得斑斑脫落了。

這條喧鬧的街道即是內藤新宿的客棧街。

自德川家掌握政權，創幕府之後，翌年，即大興土木，開闢了三十五條街道。當時的甲州街道即是。一出江戶，便可連續通過半藏門、四谷見附、新宿追分、高井戶、府中、八五子、大月等地，直達甲府的主要街道。

原先，家康可能是爲緊急事變之時，替自己舖造一條遁逃之路吧？所有其他道路皆築至城外，只有這條甲州街卻是直接通至江戶城的。同時，家康又在第一城門的半藏門配有甲賀、伊賀的忍者，作爲守衛軍，以備不時之需，且令忍者的總管服部半藏把關；並且，在大久保設有百人衆、在八五子亦設有千人衆，以爲迎敵之警備軍。

元和六年，家康爲鞏固城堡，又在四谷出郊野的孔道，設置警戒森嚴的關卡，道路兩旁各砌一道高達數仭的石牆，層層護衛居中的江戶城。每日，只要太陽一偏西，關卡立即緊閉，嚴禁路人通行。

此種關卡僅設在前門的東海道高輪和後門兩處而已，其他街道則無。從以上種種的防衛措施看來，便不難了解，當時的幕府是如何地懼怕豐臣氏。

據聞，在天正十八年九月十八日，亦即家康入江戶城的那天，家康曾召見當時的關東奉行高遠城城主內藤修理亮清成，以懷柔的口吻說道：

「你現在上馬後，一口氣所能跑到的地方，就算是你的領地啦！」

內藤氏聞言，不禁大悅，立即鞭策坐騎，以一棵榎木爲中心點，極盡所能地繞了一圈。當內藤氏氣喘吁吁地下馬時，那匹白馬哀鳴一聲，便立即倒斃當場。

於是，家康便按當時的約定，賜予內藤氏東至四谷，西達代代木，南抵千駄谷，北界大久保，這一片廣大的領地，內藤氏就在今日的新宿御苑，興蓋氣勢雄偉的屋宇，這就是內藤宿名稱之由來。

元祿十一年，淺草的名主（即里正）高松善兵衞等五人，向幕府繳納黃金五千六百兩，作爲在此處設立客棧的權利金。因出日本橋後，至第一個歇脚地——高井戶客棧，需行十六公里，此段行程過長，大部份的行旅都會在中途的內藤宿太宗寺前的茶棚打尖，暫時喘口氣。

眼見茶棚一座一座，如雨後春筍般林立，日日門庭若市，善兵衞等人認爲在此地建客棧，必可圖利，因此，才肯花這麼一筆龐大的金額，爭取設建客棧的權利。

這些新建的客棧就被稱爲「新宿」，與品川、千住、板橋等地的客棧，並稱「江戶四宿」。從此，新宿便逐漸欣欣向榮。然而，促成新宿步上繁盛之途的原因，除了新建的客棧外，擁



有多數招攬遊客的窰子，亦是主因之一。

起初，善兵衞爲掩人耳目，只好巧立名目，在客棧中設置一些爲旅客盛飯的女侍，然而，暗中却經營不可告人的勾當。爾後，到此尋花問柳的狎客也日益增多，這條「娼妓街」之盛名便不脛而走了。

根據當時的記載，新宿的窰子眞是盛況空前：

「黃昏時，娼妓們個個穿紅戴綠、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屋前賣弄風騷，美艷如春花。山崎屋棻餚佳、政田屋美女如雲，國田屋富麗堂皇，日日遊人如織。」

但，五十年後的明和九年，政府當局則限制每家窰子內的娼妓人數不可超過三名，而到了天保初年，許多窰子却掛羊頭賣狗肉，表面上，在屋前拉客的娼妓雖只有三人，事實上在客棧內營業的娼妓，人數則往往有三倍之多。

二

在四谷大木戶舊跡附近，有一規模頗大的驛站，行旅和牛馬經常進出其間，似乎生意頗爲鼎盛。

宗方十吾放下記帳的筆，擦擦額頭徵冒的汗珠，瞟了一眼端坐在櫃抬內的掌櫃八兵衞。



十吾是個濃眉大眼的年輕小伙子，年方弱冠。

「掌櫃的，讓次郎去打桶水來，好嗎？」

十吾轉頭像自言自語似地問著八兵衞。

近午的陽光，瀉進了驛站內的櫃枱上，將本是陰涼的裏邊，照得既亮麗又暖和。混亂的牛車羣，「噠噠噠」地蹣跚而過，捲起滾滾的沙塵，漫天飛舞，當然，這片灰濛濛的沙塵，也會毫不客氣地在櫃枱上歇個脚。

由於幕府的贊助，在每一家客棧所集中的地區，都建有一所驛站，作為人車中途休息之處。在驛站裏亦備有一批人馬，以供官府的差遣。下設有年寄（即管理員）、記帳員、脚伕、馬伕、僕役等，由官府差派來的人員。

端坐在櫃枱內，將下顎抵在算盤上，微勾著頭的八兵衞，似對十吾的問話充耳不聞，仍如雕像般地閉目養神。

八兵衞是個年逾六十的老頭兒，頭頂已全禿，但從外表看去仍顯得精幹、神采奕奕。八兵衞個性非常穩健、沈著，遇事絕不會驚慌失措。他經常保持緘默，隱在櫃枱後，似在打瞌睡，其實，是提高警覺地注意街道上的動靜。

對於八兵衞這種三棒子打不出一句話來的個性，早已司空見慣，因此，八兵衞沒答腔是意料

中之事。

十吾伸個懶腰，正想起身活動活動筋骨時，抬臉一見，發現前面的街道上突起一陣騷動。

原來，本在行走的牛車隊，不知何故，竟停在路中央，且擠成一團，牛郎的叫罵聲浪，陣陣盪了過來。

「咦？怎樣啦？……」十吾好奇地走到門口，自語道：

「或許有人打架吧？……我去看看……」

十吾邁出門口，走到太宗寺前，和麵店的伙計竹之助側身而過，竹之助喊住了十吾，驚慌地說：

「哎呀！十吾，不得了啷！……」

竹之助是個膚色白晰、有雙明亮的眼睛，任誰看了都忍不住還要回頭望一眼的十七、八歲美少年。

他穿著小外褂和緊身袴，層層的白布緊緊地纏住他的上身，露出白嫩的頸項，隱隱透出一股美艷的氣息——這也難怪，因爲，竹之助原是個女兒身。

竹之助不知遭遇何事，來投奔八兵衞，就依八兵衞的安排，喬裝到龜屋這家麵店當伙計。

「有一個奇怪的男人，擋住牛車隊的去路，因此，那些趕牛的牛郎就和他吵了起來……」

竹之助帶著十吾挨進層層圍住街心的人牆。

十吾從縫隙中探頭一看，發現有個男人果眞平展雙臂，站在街道中央。他是個年約三十二、三歲，五官端正，滿臉英氣的男人，一眼望去即可看出，並非等閒之輩，但是，他的裝扮卻顯得古里古怪。

他的頭髮垂直，身著玄色外褂和長袴，腰際只佩戴著一把短刀，奇怪的是，在脖子上竟掛著一隻鍊子繫住的放大鏡。同時，他背著一個皮革袋子，肩扛一卷草蓆，赤足拖著一雙木屐，實是邋遢至極。

這種裝扮既非武士，亦非做買賣的生意人，更不像莊稼漢，有點滑稽突梯，引人側目。

一個憤怒的牛郎，雙手抓住那位男人胸前的衣襟，跳著脚，咆哮道：

「你這個混蛋，不長眼睛的傢伙，不要命了嗎？」

男子聞風不動，以淡然的口氣問道：

「這頭牛是不是你負責照管的？」

「是又怎樣？」牛郎氣勢凌人地反問道。

男子突然悶不吭聲地揮拳就打，只聽得「啪！」一個清脆的聲，牛郎向後踉蹌了一步。

「混帳！這頭牛已經病得厲害了，你知不知道？再不趕快替牠治療，恐怕待會就一命嗚呼啦

！」

男子拉著嗓門，指著牛郎的鼻子大罵道。

牛郎一手摸著滾燙的面頰，又羞又急地辯駁著：

「你胡說些什麼？這頭牛剛才還活蹦亂跳的，怎會……」

牛郎突然頓了一頓，只見他圓睜雙眼，張大嘴巴，呆怔原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因爲，原是站得好好的牛，忽然後脚一軟，「碰！」地跌坐地上了。

牛郎見狀，不覺驚叫起來：

「水……水……快拿水來……」

然後，推開圍觀的人羣，跌跌撞撞地往前跑去。

那男子並不理會牛郎的大驚小怪，逕自走到牛旁蹲下，探手藥囊裏取出一顆藥丸，塞入牛的口中，對著牠說：

「你一定很辛苦……哎！眞可憐……」

該男子用手撫摸著牛背，以憐憫的眼光望著病懨懨的牛，口中喃喃說道，他那清澈的眼神，頓時像換了個人似。十吾和竹之助怔怔地互看了一眼。

那個男子回過頭去環視圍在四周的路人，問：

「這裏有沒有可讓這頭牛休息的地方？」

「有，那裏有所驛站，可讓牠暫時喘口氣！」

十吾走出人羣，指著驛站的方向答道。

這時，牛郎已打了一桶水，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來。陌生男子用布塊在水桶裏濡濕，輕輕地敷著牛的前額，他的動作非常熟練，而且細膩，似已進了忘我的境界，對圍在一旁，怒目而視的粗暴牛郎們毫不理會。

片刻後，可能是剛服下的藥丸已發生藥效吧？牛兒用力蹬起後腿，站了起來，稍有元氣「哞」了一聲。

那個男子見狀，就對十吾說：

「你把這頭牛帶到驛站去吧！不過，可不要走得太快，牠的脾臟有點毛病，禁不起勞累的，待會我就去看看！」

男子起身，吐了一口氣，又接著問：

「請問，大宗寺在那裏？」

「喔！就在那邊……」十吾反手一指。

「那，有沒有一個叫『閻羅長巷』的地方？」

十吾以訝異的眼光望著對方，答道：

「有呀！就是我住的那條長巷啊！」

「能否煩你帶路呢？」陌生男子雙拳合抱，朝著十吾作了一個揖，很客氣地說道。

十吾像是被對方那兩道凜然的眼神所震懾，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轉身便往長巷的方向走去。

那個男子拖著發出「喀！喀！喀！」聲響的木屐，一面尾隨十吾身後走著，一面以吊兒郎當的語氣對衆人說：

「嘿！在下就是人稱的『拚命新九郎』，如今落脚貴寶地，還需各位鄉親多多照顧！多多担待！」

× ×

每個市集皆有一熱鬧的核心地區。內藤新宿的核心地區，就是以供奉閻羅像而聞名遐爾的大宗寺。

這尊高達丈七的巨大閻羅像，是在文化十一年塑成，由一個法號叫「德本上人」的法師爲祂開光的。

這尊號稱江戶最大的佛像閻羅塑像，雙眼經常射出兩道森寒、懍然的金光——因此，人們均

紛紛揣測，佛像的眼珠可能是純金打造的。在弘化四年，有個妙手空空的竊賊，暗中潛入大宗寺，想挖下閻羅像的眼珠，當他探手伸問閻羅像時，祂的雙眼在黑漆中突射出萬道光芒，把那個小賊嚇得屁滾尿流，頓時昏死過去。

於是，人們都嘖嘖稱奇，傳言這尊閻羅神像非常靈驗，因而，越發提高了大宗寺的聲譽。

十吾和竹之助帶著新九郎來到大宗寺前。竹之助望了一眼閻羅神像，不覺打了個寒顫，說：

「咳！眞的討厭……什麼時候看，總是那種恐怖的眼光，看了渾身都覺得不舒服——」

聽了竹之助在不知不覺中所流露出來的，女性特有的愛嬌聲，新九郎不禁莞爾，他嘴角一往上翹，整張臉龐顯得童稚而無邪，頗討人喜愛。笑畢，新九郎說：

「那當然，祂是判定人死後應上天堂或下地獄，也就是主宰人死後命運的閻羅王，如果沒有這種令人心懼的威嚴，那怎麼配稱是陰間掌管地獄的鬼王呢？」

「就算是這樣，也未免太可怕了……」

「其實閻羅王是面惡心善，就像男人一樣……」

十吾乍聽，嚇了一跳，呆呆地看著新九郎——的確，閻羅王本是地藏菩薩的化身，也是男性性格的象徵，但是，世居新宿的居民，知道此事者可謂寥寥無幾，這個初抵小鎭的陌生男子，怎會知道呢？

新九郎對十吾驚疑的表情視若無睹，仍一本正經地說：

「妳是個女孩兒，爲什麼要這樣打扮呢？」

竹之助的雙頰突飛上兩朶紅暈，她强作惡聲惡氣地罵道：「我的事你少管！」

說完，一扭頭便跑出本堂。新九郎目送竹之助離去，回頭對呆怔一旁的十吾，說：

「這眞是一個怪異十足的小鎭！」

十吾紅著臉，儘量壓抑浮現臉上的尷尬之情。

竹之助是個女兒身，這事十吾也是最近才發現的，他曾好奇地向掌櫃八兵衞打聽過，但，出乎意表地，八兵衞竟然把臉一沈，並厲聲喝斥道：

「既然是身著男裝，那當然就是男人，還有什麼好問的？做你的工作去，少管閒事！」

（嗯！必定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情……）

十吾這麼猜測著，因此，他從未向別人提起此事，而別人也未曾識破竹之助的身分。

最可笑的是，還有些個性較爲活潑、大膽的鄰家少女，竟對竹之助大表傾慕之情呢！——然而，這個陌生的男子爲何一眼即能識破竹之助是易裝呢？

三

大宗寺後面，那條兩旁挨擠著一間間小屋的窄巷，就是所謂的「閻羅長巷」，長巷的另一邊，緊連著面對大街的窰子「玉屋」的後門。站在巷口，一抬頭，「玉屋」樓上的一舉一動，皆可清清楚楚地映入眼簾。

當然，那二樓走廊上的動靜，便是娼妓和狎客打情罵俏的情景。這一帶的孩童們，由於耳濡目染，平時嬉戲時，就常玩此類遊戲，父母們並不加以干涉，可說是較爲低級而且偏僻的地區。

待走進巷口後，十吾轉過頭問新九郎：

「你住在這裏嗎？」

「不是，昨晚我在城門旁的一家小酒店裏，遇到一個住在這條長巷，自稱是屋主的管家的傢伙，他說，這裏剛好有間空屋要出租，所以，我就……」

（嘿！這個男人到底是什麼來歷呢？）

十吾望著新九郎俊挺的面貌，心裏這麼嘀咕著。

這個來歷不明的男子，外表看起來像是個武士，但，他說話的語氣却又像是個嗜賭如命的流浪漢，身上既無銅臭味，也沒有文人飽讀詩書的氣息。

（嘿！說不定是走江湖的賣藥郎中，或是，在淺草、兩國一帶，專靠耍嘴皮子逗樂顧客，來賣些小東西的生意人咧！剛才，他自我介紹是拚命新九郎的滑稽口氣，實在像極了那些在市集上

兜售草藥的郎中！）

十吾心裏忍不住這樣猜測著：

（但是，不管怎樣，他的裝扮和氣質，總給人一種很不協調的感覺，外表嘛！看起來就像個到處爲家的浪子，可是，在他的眉宇間却流露出一股奇特的氣質！）

「什麼？房錢！你少作白日夢啦！……」

隨著叱罵聲傳出的同時，有個瘦小的男人從一間低矮的屋子裏，連滾帶爬地跑了出來——原來，他就是管家治助。緊跟著出來的，是一個圍著肚兜，穿著短外褂的壯漢，他就是木匠吉兵衞。這個木匠的手藝雖然還算不錯，但是，因生性暴躁，喜惹事生非，所以，平常都只能接些零活做做，誰也不願將大件頭的工作讓他做。

「嗄？像我這樣手藝高明的木匠，你也敢向我要房錢？……這種破房子還需要付房錢嗎？」

矮小的治助不斷呻吟著，想抱頭鼠竄，但，吉兵衞却毫不留情地揪住治助的衣領，狠狠地飽以老拳。

在井邊洗衣服的婦女們，和在巷口嬉戲的孩童們，頓時停下了手邊的工作和遊樂，只是幸災樂禍地圍在一旁看熱鬧，並沒人想插手管這檔子閒事。

假若有虐待狂的存在，相對地，必也有被虐待狂這種無知、軟弱的傢伙存在，木匠吉兵衞是

典型的虐待狂，而治助則是典型的被虐待狂。無論何時，只要這兩人一碰頭，就會展開一齣追趕打罵的鬧劇。

因此，住在這條長巷內的居民，都已對這種鬧劇感到見怪不怪了。但，就在大夥兒正嘻嘻哈哈地在旁湊熱鬧時，這陣笑聲突然戛然而止，因爲，他們一眼瞧見，有個年約三十二、三歲的女人，正從巷口走了進來。

「早啊！阿金嫂！」

「阿金嫂，今天天氣不錯啊！」

原來，這個風姿綽約的女人，就是這條長巷裏，所有小屋子的屋主。她穿著一件印有牡丹綠葉圖案的外衣，繫紅色腰帶，足登著黑漆的木屐，小腿顯得很勻稱修長。

「怎麼？吉兵衞，你又欺負治助啦？」

被阿金突如其來的聲音給嚇一跳的吉兵衞，連忙回過頭來，陪著笑臉，裝作若無其事地說：

「欺負？別開玩笑啦！阿金嫂！剛才，我只不過是逗逗治助而已，怎能說是欺負呢？我們男人要是感情太好，就常會這樣樣打打鬧鬧的，你說是不是，治助？」

吉兵衞眨眨眼睛這麼說著，就像老鷹抓小雞一樣，又一把揪起治助的後衣領，治助小眼睛裏的眼珠子，不斷骨碌碌地滾動著，兩脚使命地在半空中胡亂蹬著。



看到治助這麼滑稽的表情，阿金笑問道：

「哈……治助，吉兵衛說的是真的嗎？」

「你就老老實實地告訴阿金嫂是真的吧！」

被揪住衣領，勒住喉頭而無法出聲的治助，讓吉兵衛這麼一吼道，嚇出了魂竅，忙不迭地點點頭。

「阿金嫂，妳看吧，我說的話對不對？」

吉兵衛很得意地仰天大笑道，然後把治助放了下來。

女屋主阿金笑了笑，無可奈何地對她的管家說：

「治助，不管怎麼說，好歹你總是我的管家，要負責管理這條長巷裏每一家的雜務的！你要是教訓教訓他們，還算說得過去，可是，如果反被別人欺負，那還像話嗎？」

「教訓別人？我能這樣？這不是做夢吧？嗚……」

治助聽了阿金的話，鼻子一酸，竟哭起來了。

這個膽小如鼠的男人，動不動就會哭得像個淚人兒，聽說，他的袖子由於拭淚次數過多，大約十多天就磨破了。

這時，新九郎走了過來，拍拍治助的肩膀，說：

「治助兄，昨晚眞謝謝你啦！……」

然後瞟了一眼在旁的阿金，接著問：

「她——是你的老婆？」

聽到新九郎近乎戲謔的問語，阿金頓時柳眉倒豎，一手揷腰，一手像是要指到新九郎的鼻子前似地，嬌嗔道：

「老婆？你看我像是那種男人的老婆嗎？……我是屋主，他是我管家，我比他高一等哪！」

「咳！這種主僕關係最糟糕啦！俗語說：『近水樓台先得月』，日子久了，僕人也會變成枕邊人啦！」

阿金聽到新九郎這種調侃的語氣，氣得咬牙切齒，破口大罵道：

「他旣不是我的女婿，更不是我的丈夫，他只不過是我請來的管家而已！你憑什麼多管閒事？」

「哎！不要生氣嘛——大美人，我只不過是開開玩笑罷了……對了，妳說妳是屋主，是吧？那正好，我想跟妳租一間空屋，我就是拚命新九郎！」

阿金一聽到對方是要來租房子的，立刻收斂起含怒的表情，重又打量了新九郎一會兒，問道：

「房錢是半年一朱（十六分之一兩）銀，你有嗎？」

新九郎並未答腔，默默地從袖中拿出一朱銀，丟給阿金。女屋主看了白花花的銀子，笑瞇瞇地說：

「治助，你就帶他去看看房子吧！」

新九郎看過兩間空屋以後，不禁失笑。

原來，那些紙門的紙已破爛不堪，只剩下一個個的空架子，而泰半的木條也都斷了；木板牆更是東一個洞，西一個洞的，處處皆可通風，並且，榻榻米上赫然積了大約兩寸厚的灰塵，同時，也因腐爛而發出陣陣嗆鼻的惡臭啦！

「哇！嘖嘖嘖……這些榻榻米的味道可眞不敢領敎……哎！這麼破已經不管用啦！能不能換新的？」

新九郎皺皺鼻子，轉身對治助說。

「話雖是這麼說，但，也不能……」

治助聳聳瘦削的肩膀，很無奈地回答。

「木板牆也是千瘡百孔的，必須釘新木板啦！……紙門也該想想辦法糊上新紙才行……」

「你說的不錯，可是，也不能說做就做呀……」

「怎麼？這長巷裏沒有木匠？」

「有是有啦！不過……」

治助怯怯地望了望默默站在一旁的吉兵衞。

新九郎扭頭，朝吉兵衞上下打量一番。

「喔！原來你就是個木匠啊！這樣吧！麻煩你把牆壁和榻榻米全部換新，今天就得完成！」

「哼！你是何許人？竟敢這樣命令我？」

吉兵衞圓睜銅鈴大眼，高聲怒罵道：隨即，神情一變，嘴角竟浮現出一抹獰笑——當然，吉兵衞本人以爲這種不懷好意的笑容，是會使人不寒而慄的，但，他却沒料到，自己那副尊容，眼梢下垂，肌肉鬆弛，不僅沒半絲兇惡相，反而給人一種可笑的感覺。

「這樣好啦！你這個叫什麼新九郎的小子！如果你能打得過我，我就免費替你修理那些破木板！」

「咦？無緣無故的，我爲什麼要跟你打架？」

「因爲，我生平無啥嗜好，就愛跟人比劃比劃！」

新九郎聽了，呆呆地望着吉兵衞，然後搖搖頭道：

「嘿！那眞是一個壞嗜好！」

「怎麼？你不想修理木板牆和榻榻米了嗎？」

吉兵衞說着，立刻擺開架勢。他用舌頭舔了舔上唇，兩拳合抱，扳動着每根指頭的關節，發出「嗒嗒嗒……」的聲響，並以挑釁的眼光直瞪着新九郎。

新九郎只好把肩上的東西放在玄關，無可奈何地說：

「哎！眞不可理喩，好吧！那你就放馬過來吧！」

「你眞要叫我上？甭說大話啦！……」

話剛落地，吉兵衞便倏地一頭向新九郎衝了過去，但，就在這一眨眼間，吉兵衞已被摔至空中，翻了個大筋斗，重重地跌在地上。他整個人都傻住了，只是呆呆地直望着新九郎，因，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是怎麽被摔倒的。

「好小子，你還眞有兩下子，看我的……」

吉兵衞不覺惱羞成怒，暴吼一聲後，又再度向新九郎衝過去，但是，在他的手將要觸到新九郎的衣襟之前，「碰！」地一聲巨響，却又被狠狠的摔了出去，一頭便撞到木板牆，直撞得吉兵衞七葷八素，眼冒金星。

——哇！這一定是柔道——十吾在旁暗忖道。

三次、四次……不斷地被摔倒地面的吉兵衞，仍不肯認輸，還是漲紅着臉，粗着脖子大叫道：



「不！還沒有，我還沒有輸……」

「嗐！何必這樣死不認輸呢？」

新九郎苦笑道。舉起右手，用手刀在又一次衝過來的吉兵衛的後頸部，「唰！」地劈了下去，只見吉兵衛就像癩蛤蟆一樣，趴在地上再也不能動彈啦！

看到吉兵衛被打得毫無招架之力，女屋主阿金、管家治助和長巷裏的婦女們，都嚇得目瞪口呆，不覺驚叫起來。因爲，這是所向無敵的吉兵衛，第一次栽在別人手裏啊！

「咦？我的頸子怎麼怪怪的……」

好不容易才站起來的吉兵衛，扭動脖子自言自語道。

「喂！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你該不會食言吧？」

新九郎悠哉地盤腿而坐，問着吉兵衛。

「哎呀！知道啦！我幫你修理就是了嘛！」

吉兵衛很尷尬地摸摸後頸，紅着臉答道。

十吾一路迤邐，回到了驛站。他一進門便對八兵衛說：

「掌櫃的，長巷裏剛搬進一個奇怪的男子呢！」

八兵衛並沒有答理，仍像平時一樣，將自己的下顎抵在算盤上，繼續假寐。

「他自稱是『拚命新九郎』，看起來眞有一套哪！您老沒看見，剛才他把吉兵衞打得落花流水，眞是身手不凡哪！而且，他還會幫牛看病，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八兵衞默不作聲，本是意料中的事，因此，十吾也沒有理會八兵衞，仍帶着報告的語氣，繼續說道：

「雖然看不出是什麼來頭，不過，像是懷有十八般武藝的江湖高手……我倒蠻喜歡他的！」

八兵衞雖是這所驛站的掌櫃，但，他也受代官所（幕府直轄領地的地方官衙）的任命，兼負拘捕罪犯之責，換言之，八兵衞就是負責維持這條街的安寧的治安人員——雖然截至目前爲止，並無一人見過八兵衞逮過歹徒……。

四

現在雖是晚夏時節，但，一到太陽西落的時分，就會有如同秋風般蕭瑟、陰涼的冷風，颯颯地吹了起來，這時，街上來往的車馬、行人便逐漸地稀落……。

然而，在那條客棧街上，不僅沒隨着夕陽西沉漸趨寂靜，反而更加地喧囂、熱鬧。

當一家家的窰子，亮起昏黑的燈光時，遊客們的轎子便會接踵而至，路上的行人也陡地增加許多。娼妓的嬌笑聲和保鏢的叫客聲，交織成一種奇特的氣氛。

穿梭在醉漢的謾罵聲、賣唱的弦歌聲中，也有小販的叫賣聲，雜音喧天價響，這就是不夜城的風貌。

記完帳的十吾就在這嘈雜中，回到了閻羅長巷。

「回來啦？十吾，今天怎麼這麼早？」

十吾的母親佐和放下手中的菜刀，高聲問道。

佐和是個年約四十，嫻淑溫柔的中年婦女，她那股高雅的氣質，似乎與這條長巷的氣氛不太相稱。佐和即是六年前還是南街著名的同心（幕府時代的下級治安人員）宗方十右衞門之妻。自從十右衞門被盜賊所殺，爲公殉職以後，佐和即厭惡武士的生涯，便將同心株（治安人員的權利）賣斷，遷到這條閻羅長巷，隱姓埋名地定居下來，同時，還讓獨生子十吾放棄見習同心（預備治安人員）的職位，封劍棄武，到驛站工作，做一個安分守己的市井百姓。

「聽說有個怪人住到我們這條巷子裏，是眞的嗎？」

佐和露出溫和的笑容，回頭對十吾說：

「……而且，今天一早，吉兵衞就開始在那兒叮叮噹噹地敲打，大夥兒都開玩笑說，吉兵衞竟然會這麼努力地工作，是不是將要發生地震啦？……」

「喔？眞的嗎？那我過去看看……」

走到新九郎的屋前，十吾探頭一看，突有一股馥郁的木頭芳香撲鼻而來，原來，破爛的屋子已經煥然一新啦！

治助正很專心地在糊紙門，在他身旁的是低頭在整理工具的吉兵衞，而，新九郎則在一塊木板上題字。

「喂！今天辛苦你啦！吉兵衞！」

新九郎背對着吉兵衞，一邊揮毫，一邊向吉兵衞道謝。詎料，吉兵衞却放下手中的工具，倏地向新九郎撲來。對吉兵衞來說，剛才那樣莫名其妙地被打敗，實在是有點不服氣，因此，他還想向新九郎挑戰，重決勝負。

新九郎身形一移，閃過吉兵衞來勢洶洶的一拳，他以左手揪起吉兵衞的前襟，毫不費吹灰之地的，便將吉兵衞摔向剛釘好的木板牆上，只聽得「碰！」地一聲，牆板頓然破了個大窟窿。吉兵衞一臉莫可奈何的神情，問新九郎道：

「你是幹什麼的？是不是柔道教練？」

新九郎視若罔聞似地，繼續寫着，待全部寫畢後，擱下了筆，他直起身來，輕輕地呼出一口氣，說：

「這就是我要做的買賣！」

十吾聽了，好奇地探頭去看，木板上是這樣寫着：

『專治動物百病，小至金魚、鳥兒，大至牛馬，但，人除外！』

十吾瞪大了雙眼——哇！原來他是個大夫呀！

「喲——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哪！好，那你說，你既然是個大夫，爲什麼不替人看病呢？」

面對着不服氣的吉兵衞，新九郎斷然答道：

「人會翻臉不認人，但，禽獸却不會！」

× ×

吃過午飯後，要到驛站去牽牛的新九郎，尾隨十吾和吉兵衞之後，悠哉遊哉地慢步而行。

「咳！眞莫名其妙，我怎會喜歡那渾小子呢？」

一面回頭瞟一瞟跟在後頭的新九郎，吉兵衞一面附在十吾的耳旁，這麼悄聲說道。

十吾瞧了一眼吉兵衞浮着笑意的表情，問道：

「是不是因他制服了你的關係啊？」

「那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不過，他說人會翻臉，而禽獸不會，這句話倒是一針見血，我頗有同感！」

「哈！言之有理！」十吾笑答道。

吉兵衛斜睨了十吾一眼，倚老賣老地說：

「你這個小伙子到底懂不懂這句話的道理啊?怎麼在一旁窮附和?如果不是曾經被朋友出賣過，是很難體會出這句話的奧義的，我想，你是不會懂的……」

新九郎一行人走到了嘈雜的街上，遠遠地就可看見，有一羣人圍在窰子「豐倉屋」前，不知在看什麼熱鬧。

「好，好，你們就把我給殺了吧！」

一個喝得醉醺醺的娼妓，張開雙手雙脚，成「大」字形地躺在街心，撒潑地大聲嚷叫着。

窰子裏的老鴇和保鑣，紛紛趨前勸說，想拉她起來，可是，那個娼妓揮動雙手，蹬着兩脚，奮力地推開靠近她的人，死命賴在地上，怎麼也不起來。在她敞開前襟的雪白的胸部上，赫然出現一條巨蟒的刺青。

「她這副德性，縱有傾國傾城的美貌，也不會令人喜歡的！」新九郎瞧了一眼躺在街上的娼妓，這麼說道。

「她的性子還算不錯，可是，酒癖實在太糟，一喝起酒來，就會胡亂撒野，攪得鷄犬不寧！」

吉兵衛也湊近去，看着躺在地上的女人，髮髻凌亂不堪，衣擺撩得高高的，露出白晰腴潤的

大腿，搖搖頭答道。

十吾在旁也加以補充說明道：

「人家都叫她『巨蟒妙子』，她的老主顧還蠻多的呢！所以，『豐倉屋』的老鴇對她的酒癖，也是無可奈何。」

到了驛站，新九郎趕忙到牛欄去，發覺那頭牛已恢復了元氣，同時，還將十吾飼牠的草料吃掉一大半呢！

「嗯！我料想的沒錯，就因爲牠的脾臟腫起來了，所以，吃下的草料才不容易消化。」

新九郎輕輕地撫摸牛腹，對十吾說：

「我們把牠帶回長巷去治療，只要服下我開的藥，不出十天，牠就會跟以前一樣的健康啦！」

十吾看着不斷哞哞叫的牛，笑着點點頭答應。

三人剛一踏出驛站的大門，就有一羣面帶煞氣的惡漢，從四面八方竄出來，將他們團團圍住。

「我是梵天大造，你那頭牛交給我吧！」

一個穿着唐衫的男子，頤指氣使地對新九郎說。從他露出的手臂上，可看出刺眼的紋身，一

眼望去，便知他是地方上的惡霸，也是這羣惡漢的頭子。

「咦？憑什麼？」新九郎反問道。

「一個叫做角笞平助的老頭跟我借了一筆款子，還債的期限昨天已到，我們事先已經談好了，要是到時候他還不出這筆錢來，就要用他的牛來抵債。」

「縱然事實是這樣，我也不能把牛交給你。」新九郎毅然決然地繼續說：「因爲，這頭牛正在生病，需要在我那兒靜養幾天，等牠病好後，我要當面還給牛主。」

「怎麼，你敬酒不吃，要吃罰酒啊？」

站在梵天大造身旁的一個壯漢，惡氣惡聲地暴吼後，倏地抽出腰際的短刀，向新九郎撲了過來，同時，還想從新九郎的手中奪走綁牛的繩子。

「哎！好險！你這麼莽撞，萬一牛受傷怎麼辦？」

「誰還顧得了那麼多？我就是要送你和那頭牛歸西天，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什麼？要送我和牛兒歸西天？」

新九郎說着，高高揚起雙眉，像是怒不可遏似的。只見他如同電光石火般地一出手，那個彪形大漢便「哎呀！」地哀叫一聲，跌坐在地上——原來，他的肩關節在那瞬間，已被新九郎挫開

了。

「呀！好小子，你竟敢傷人！兄弟們，上吧！」

梵天大造見手下負傷，不覺怒火中燒，指揮着其他部下圍攻新九郎。只聽得一聲令下，那三個壯漢倏地衝向新九郎，可是，但見新九郎左右開弓，三個壯漢的下顎骨、腕關節、膝關節已分別被挫開，紛紛倒臥地上呻吟了。

「哇！好厲害的功夫！」

吉兵衞圓睜着雙眼，不由得大歎一聲，十吾也愕然地凝視着這驚人的一幕。現在和當時打敗吉兵衞的情況相比，前日新九郎似乎是隱藏了眞功夫，今日，才算讓吉兵衞和十吾大開眼界。

新九郎對怔在原地的梵天大造說：

「放心吧！我只不過是略施薄懲，挫開他們的關節而已……我警告你們，假使再有人打傷或凌虐動物，我就要他們嚐嚐這種滋味！你們可不要忘啦！」

新九郎以銳利的眼神逼視着梵天大造一夥人之後，便牽着牛，頭也不回地大跨步離去了。

梵天大造從後追趕數步，大聲地怒吼道：

「你把他們的關節挫開以後，就這樣撒手不管了嗎？」

「咦？你可以帶他們去給專爲人治病的骨科大夫看啊！千萬不要找我，我是爲動物治病的大

夫。」

五

翌日清晨，女屋主阿金慢慢地踱進了長巷，當她走到新九郎的屋前時，不覺停下腳步，遲疑片刻後，她終於伸手拉開紙門，「哎呀！」只聽得阿金驚叫一聲，向後踉蹌了數步，原來，紙門內赫然出現了一張牛的臉，還調皮地銜着驚魂甫定的阿金，「哞」地叫了一聲呢！

「哎呀！這到底在搞什鬼啊？」

「喔！阿金嫂，妳早啊！」

「嗄？」阿金又被新九郎突然冒出來的聲音嚇了一跳，她循聲望去，發覺新九郎竟然在兩根柱子之間，用草繩編結成一個如同搖籃的床，很悠哉地躺在上面向她打招呼。

「別那樣假惺惺地問安啦！我問你，你把牛養在家裏，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不記得我曾經把屋子租給你養牛啊！」阿金兩手插腰，作興師問罪狀。

新九郎從搖籃上輕輕翻身躍下，將氣咻咻的阿金攔腰抱起，作勢就要轉身走到屋外。

「喂！喂！喂！你到底想幹什麼？」

阿金冷不防被他這麼一抱，嚇得哇啦叫起來。

「要談，我們到外面去談！」

「嗯？」阿金瞪大眼睛，一副不解的神情。

「這頭牛生病了，妳這麼大聲擾嚷，本來快好的病，也好不了啦！」新九郎低聲地在阿金耳旁解釋道。

說畢，新九郎便抱住阿金走到屋外，許多正在井旁洗衣服的婦女們，看到這不可思議的一幕，都不約而同地叫出聲來——平常一副母夜叉模樣的阿金，竟然會那麼溫馴地躺在新九郎的懷裏，而且，表情還有點陶醉的意味呢！

阿金一眼瞧見那些婦女們瞪着自己和新九郎的神情，一時便意會了過來，頓然羞得滿臉通紅，趕忙用力蹬着雙腳，在新九郎的懷裏掙扎着，低嚷道：

「快放我下來，這像什麼話嘛！」

「好吧！」新九郎順從地將阿金放下來，並對她說：

「妳以後不要說那種度量狹小的話啦！所有的動物都是我們的手足，我們必須愛護牠們呀！何況，牛和人又有什麼兩樣呢？」

「胡說八道！人和牛怎能相提並論呢？」

說着，阿金的眼眶突濕潤了起來，同時，她低頭以手整理髮髻、衣衫的動作，也充滿了女性



的韻味。

這時，吉兵衞家對面的屋子，突然「唰！」地一聲，紙門被人從裏面拉開，有個身着長衫的浪人，慢慢地走到屋外，他的背後跟着一個穿着外袴的武士。

浪人略略抬頭瞧了一眼太空，在他開口喊了一聲「呀——」的同時，也倏地踢出右脚，將他脚上的木屐用力甩到路中央。木屐「喀！」地掉在水溝的蓋板上，咕嚕咕嚕地滾了幾下後，底部朝天，靜靜地躺在蓋板上。

浪人看了看木屐後，慢條斯理地對那位武士說：

「明天的氣象是：多雲偶陣雨。」

「下雨？明天眞的會下雨嗎？」

「怎麼？你不相信？不相信的話，到別處去好啦！」

浪人很神氣地從鼻子「哼」出一聲後，逼視着武士。

武士很慌亂地搖搖手，解釋道：

「不！不！您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大家都知道，除了原是負責天文部門的三田主水大人以外，誰也無法預測天氣。我的意思是，假如明天果眞會下雨的話，那麼，狩獵的儀式就必須延期啦！謝謝您！」

武士說完，就從懷中揣出一兩黃金，很恭敬地放入主水的衣袖裏，然後，向主水施個禮，轉身走出巷口。主水默默地呶了下嘴，彎腰撿起木屐，也進入自己的屋內。

「那樣也能做買賣呀！哈！這個小鎭還眞不賴嘛！」

新九郎好像覺得很有趣似地大聲說道。

「因爲三田大爺是個很偉大的人耶！就連老中（將軍府中的總管）的屬下，也都要這麼客氣地來請他預測天氣哪！」阿金以崇敬的口吻說着。

三田主水是專門觀測天文的專家，是若年寄（直屬於將軍，參與政務，以監督諸侯爲主要職責的官職）屬下，也負責編纂年曆。由於主水暴躁和頑固的個性所致，一言不合，便和他的屬上發生了衝突，因而毅然決然地辭去官職，遷至閻羅長巷，成爲一個自由研究天文學的專家。

主水的天氣預測屢試不爽，所以，要到野外賞花或四處旅行的人，也都需以一兩黃金的代價，到這兒向他請敎。在他的房裏堆滿了各種有關書籍，以及全國的氣候紀錄資料，同時，還擁有一支當時仍非常稀罕的濕度計，他卽是利用這些資料，計算出氣候的週期性，以至於推測出正確的天氣預報——而，愼重其事地走出屋外，將木屐踢得老高老高，其實只是主水要的一招噱頭而已。

經過這番喧擾，阿金對於自己所擁有的屋子，是否可豢養牲畜的問題，也未置可否地便掉頭

走了。似乎這位叫做新九郎的男人，與生俱來有股使人不可抗拒的力量，阿金就是被這股莫名的力量所軟化吧？

阿金氣得一扭一扭地離去以後，從巷口走進一個年逾六十，自稱是牛主的老農平助，和他的孫子長太。長太是一個六歲左右，可愛的小男孩。

「您就是這頭牛的主人嗎？——」

新九郎對着嘴裏不知在嘟噥些什麼的平助說：

「這頭不是耕牛嗎？爲什麼要把牠當作搬運貨物的牛來驅使呢？何況，牠也還小呀！……」

平助很羞慚地漲紅了臉，哈着腰，愁眉苦臉地說：

「我這是有苦衷的呀！……最近幾年來，一直鬧乾旱，幾乎沒得吃……爲了生存，只好向人借高利貸，現在又被高利貸逼得走投無路，我實在是無法可想了，就只有委屈這頭牛替我拉車，賺幾文錢來活命啊！……」

「老人家，您是不是向梵天借的錢啊？」

「是的，我今天就是爲了這件事，要來拜託您這位大爺的，希望您能把這頭牛還我……」。

「不行！這頭牛正在生病，如果您把牠帶走了，沒有我的治療，牠會立刻一命嗚呼的呀……」

新九郎很着急地向平助說明時，長太突嘶喊一聲：

「不行，不行啦！那我們的田就要被搶走啦！」

「噢？……你是說……」。

新九郎瞠目結舌地直瞪着眼眶噙着兩泡淚水的長太。長太穿着一件到處可見補丁，腰間鬆鬆垮垮地繫着一條破布帶，而且，袖子已脫落一隻的舊短褂。

「如果不把牛拿去抵債，他們就要來搶走我們的田地……唉！實在是沒辦法哪！要不然我也不喜歡把牛給他們啊！」平助不勝唏噓地用滿佈皺紋的手臂擦拭淚水，接着說：「這比把自己的子女賣掉，還要令人傷心啊！……嗚嗚嗚……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你爲什麼要向那種惡覇借錢呢？」

「事情不是這樣的，他們梵天家只是負責討債而已……事實上，我是向松永大爺借錢的。」

「松永？」新九郎不解地偏頭反問。

「松永啊！他是專門放高利貸的吸血鬼，人人都稱他是『魔鬼松永』。」

聽到嘈雜的聲音而出來探視的吉兵衛，在旁說明道。

「『魔鬼松永』？」新九郎口中喃喃自語着，眼中突迸出一道懾人的光芒，他望了平助祖孫兩人一眼，說：

「吉兵衞！我現在就去找那個吸血鬼交涉……這兩個人和那頭牛就麻煩你幫我照顧囉！」

這時是天保初年，日本國內就像欲爆發前的火山，開始發出恐怖的鳴聲——由於各地連年乾旱，農民飽受饑饉之災，爲了生存，四處饑民蠢蠢欲動，因而暴亂頻傳，同時，大地震和火災四起，境內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這猶如整個德川幕府支撐屋頂的棟樑已經腐朽，即將崩塌下來之前一種不祥的預兆。

江戶近郊的農民也不例外，雖然稻作的收成極不理想，但田賦和各種稅款却不見減少，窮苦的農民只好被迫向放高利貸的人借款，然而，高利貸的利息就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永遠也無法還淸債務。因此，農民用來貸款的抵押物逐樣地被奪走，生活日益困苦，此種巧取豪奪的例子，眞是不勝枚擧。

「新九郎，你還是不要去吧！」

吉兵衞望着新九郎，急急地勸阻道。

吉兵衞雖然從昨天所發生的事情中，見識過新九郎一身的好功夫，可是，那個人稱「魔鬼松永」的浪人，可也不是什麼好惹的三脚猫喔！當松永來到此地後不久，有天，吉兵衞要到小土地廟附近的一家小酒店喝酒，適逢松永在那兒和一個賭徒發生爭執。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地互相破口大罵，罵了幾句以後，松永突然旋出右腿，踢倒了小茶几，

起身大喝一聲：

「你這個無禮的狂徒！」

只見他右手往空中一揮，數個銅板已應聲齊整地並排在櫃枱上，然後，他就轉身大跨步地走出酒店了。

旁觀者均面面相覷，不知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大家定神凝視着面無人色的賭徒，靜坐在原地，更是覺得一頭霧水，這時，人羣中突起一陣騷動，有人驚呼道：

「聽——那是什麼聲音？好像是流水聲……」

「啊——不！不是水，是血！」

賭徒所坐的茶几下，曾幾時已是一片血海，原來，他的腹部已被利刃劃開一道深及內臟的傷口啦！

吉兵衞和其他在場的圍觀者，都嚇得噤若寒蟬，只是不住地直打哆嗦。日後，梵天大造卽慕其名，高金敦聘松永爲梵天家的保鑣，然而，松永的手段實在太厲害了，現在，風水輪流轉，反而是松永在指使梵天家的手下，替他向無辜的貸款者逼債呢！松永本身並無萬貫家財，但，他爲何能拿出大筆款子來放高利貸呢？這問題至今仍是個謎。

「你放心吧！我並不是要去找他商量，希望他把還債的期限延

長而已！」

六

新九郎說着，重新整理好腰帶，快步地走出巷口。松永元之進的宅第就在小土地廟附近，也就是諸侯府邸隔鄰那座外觀宏偉的屋子。

「嗨！這座宅第倒蠻氣派的嘛！」

新九郎站在氣勢雄偉的大門前，自言自語地說：

「如果是一個安分守己的生意人，是不可能住這麼豪華的屋子的，嗯！他一定是幹了什麼非法的勾當！」

說畢，便伸手輕叩大門數下。

出來應門的是個眉心有顆大黑痣的矮個兒，他一抬眼看見新九郎佇立門前，就像見了鬼似的，轉身拔腿就跑。這個嚇得魂不附體的矮個兒，原來就是，昨晚隨梵天大造圍攻新九郎，被新九郎挫開下顎骨的人。

新九郎暗笑一聲，也不等有人來引導，便逕自大搖大擺地走進寬敞的大廳，胸有成竹似地靜候著。不久，松永無聲無息地出現在大廳的角落處。

他那高瘦的身材，外罩深色長衫，腰佩長刀，直挺挺地站在那兒，聞風不動，蒼白、瘦削的臉龐，似蒙上一層寒霜般，看了令人不由得毛骨悚然。

松永的兩眼射出寒光，冷冷地望著新九郎，然後，一言不發地走向主位。當他剛彎著腰，想落座時，突聽得他發出裂帛似的一聲喊叫，在這瞬間，旋及又聽到長刀納入刀鞘的「咔嚓」聲，新九郎不覺瞪大眼睛，因為，在他眼前赫然飄下一隻已被劈成兩半的蒼蠅屍體。

新九郎雖睜大雙眼，但却看不出有半絲恐懼的神情，他那表情就像孩童看到稀奇的玩具，那樣地有趣。

新九郎正想開口，松永却以嚴厲的眼神制止了他，說：

「聽說你是角笞平助的代言人，是吧？……不過，還債的日期是絕對不能延的，這是規矩！」

「但是，牛生病啦！如果現在就帶來給你，牠可是會翹辮子的，你要一頭死牛也是沒用的啊！」

「那也沒關係，牛若死了，我就以他的田——」

「咦？話不能這麼說呀！如果不急著把牛牽來，牛也不會病重死亡，你這麼做，等於是拿了對方雙重的抵押物，這種行為跟強盜又有什麼兩樣呢？」

新九郎振振有詞說道，松永不禁為之語塞。

「半個月！就再等半個月吧！那個時候，牛也恢復健康了，屆時，我會把牠帶來交給你的。」

松永默然暗忖片刻後，換了另一種口氣，說：

「……聽起來像是蠻有道理的，但是，這件事情我不能擅自作主，因為，這筆款子事實上並不是我的，而是我向一座將廟借來的，我必須和住持大師商量商量才行。」

「寺廟？……什麼寺廟？……」

「就是成子坡外的那座正德寺！」

「照你這麼說來，只要正德寺的住持答應，一切就可迎刃而解囉？——」

「話是不錯，但……你如果跑去跟正德寺的住持說明原委，恐怕我這邊……嘿嘿嘿……」

松永嘴角露出一絲奸笑，斜睨著新九郎。

「哈！要是你阻止我，我可也是不好惹的！」

「好小子，你竟敢在此撒野！」

松永頭暴青筋，冷冷的眼光直逼新九郎。當他想把右手放在腰際的刀柄上時，說時遲，那時快，新九郎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咻」地將松永的長刀抽出，乍時寒光一閃，只聽得「噹」地一聲，長刀又納回了松永腰際的刀鞘內。

新九郎露出編貝般潔白的牙齒，銜著松永微微一笑。

「嘿！這就叫禮尚往來！」

松永張口結舌地目送新九郎步出大廳。他低頭審視自己的膝蓋，但，並未看出什麼端倪，他不屑地撇了撇嘴角，恨恨地低聲罵道：「哼！騙子……」

當他正想起身時，長衫的前襟突然敞開了來，原來，他的腰帶在不知不覺中，已被乾淨俐落的刀法斷為兩截了——松永突感不寒而慄，全身動彈不得。

× × ×

在成子坡外的正德寺，原是蓋在一大片瓜田中央的一座小破廟。自古以來，內藤的辣椒，成子的瓜等，都是這一帶聞名遐爾的名產。

「嘻嘻嘻……他的話怎能相信呢？你也未免太單純了吧？施主，你自個兒看看，這座小廟破破爛爛的，香火又不旺，怎麼會有閒錢拿去借人呢？」

在破落的本堂裏，正德寺的住持法玄大師，一面啜著熱騰騰的麥茶，一面發出輕蔑的笑聲對新九郎這麼說道。他口中的牙齒幾已完全脫落，是個年逾八旬的老法師。

廟確實破落不堪，而住持看起來也是那麼寒酸。

「我們這座正德寺只是借給松永大爺一個名義而已，嘻……因為，把自己的錢借給他人，萬

一被倒帳，這純屬私人間的問題，是無法告到官府的，但是，如果以寺廟的名義把錢借給別人，官府就會出面替他要債啦！同時，官定的年利是一分五厘，要是借用寺廟的名義，還可多得一些捐給寺廟的香火錢，和辦理委託狀的手續費呢！這樣就可先扣除較多的利息啦……」

聽了法玄大師的解釋，新九郎猛地呆住了。

「哼！難怪他會住那麼豪華的宅第，眞是可惡，好！我再去找他算帳！他這樣做實在是太剝削窮人啦！」

法玄大師呵呵地大笑數聲後，搖搖手說：

「咳！這是沒有用的！松永是梵天家的保鑣，他怎會有錢拿來放高利貸呢？這樁事的幕後主使是另有其人，不過……到底是誰，目前還沒人知道！」

「什麼？沒人知道？」

這次，新九郎再度睜大眼睛，直楞楞地瞪著法玄。

「嗯……法玄大師，名義上您就是債主吧？」

新九郎略沉吟一會兒，開口問道。

「嗯……也可以這麼說。」

「那麼，能否勞煩您寫張把還債期限延長半個月的紙條給我？這樣一來，松永那個傢伙也沒

話可說了啦！」

法玄大師以他那雙隱藏在層層皺紋裏的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視著新九郎，就好像第一次見到打算以硬碰硬的態度，去對付松永那個傢伙似地，那麼驚訝！

「嗐！你眞是個有血氣的硬漢子！」

法玄大師滿懷感慨地稱讚著新九郎。

「這樣，松永雖然是啞口無言，但是……你必定會遭到報復，因爲，松永是絕不會甘休的！」

「我已經習慣這種事了，有種的就來吧！我新九郎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才不怕什麼『魔鬼松永』！還是勞煩大師您提提筆吧！」

看到新九郎那副討人喜愛的笑容，法玄大師不由得也張開沒有牙齒的嘴巴，呵呵地笑了起來。他把破舊的衣袖捲了一捲，再把文房四寶搬過來……。

七

「嗨！現在就要回去了嗎？」

坐在驛站進門處的十吾，聽到背後響起新九郎爽朗的聲音，連忙回頭去看，原來新九郎正一

面嗑著瓜子，一面微笑著和別人打招呼。十吾悄聲地問：

「聽說你到松永那兒去交涉，結果怎麼樣？我們大夥兒都正在替你躭心呢……」

「你們放心吧！我已經讓正德寺的住持法玄大師，寫了一張同意書，也拿去給松永過目了，我告訴他，債主已完全同意把平助還債的期限延長半個月，松永還能怎麼樣？也只好點頭答應啦……怎樣，你也來一點吧！」

十吾邊嗑著新九郎給他的瓜子，邊暗忖道：

（松永是個很難對付的惡覇，絕不會這麼輕易就罷休，他必定會採取某種手段來報復新九郎的！）

街道上仍是和往常一樣的車水馬龍，在揚起的塵沙中，妖艷的娼妓們也是和平常一樣，膩著嗓音在扯遊客的衣袖。新九郎一眼瞟見，在混雜人羣中的「亘蟒妙子」，便朝她招招手，信步走了過去。

「妙子，謝謝妳昨日讓我大開眼界，拜見了妳身上那條亘蟒！」新九郎嬉皮笑臉地打趣道。

妙子從鼻孔裏輕輕地哼出一聲：

「哼！聽說，昨日有個大夫流落到閻羅長巷，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漢子，我還以爲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呢！原來就是你這個無賴漢啊！」

「嘿！在下自我介紹一下：別人都叫我『拚命新九郎』，請多多包涵！——老實說，我勸妳酒還是少喝爲妙！」

「誰要你多管閒事？我人生唯一的樂趣，就是喝它幾杯，要是不喝，我怎麼活得下去？」

妙子斜睨了新九郎一眼，很不以爲然地說。

「我並不是叫妳滴酒不沾啊？我只不過是叫妳少喝幾杯而已！妳照照鏡子看看，兩隻眼睛都佈滿了血絲，而且，眼白部份都已經變黃了啦！」

「嗄？」妙子乍聽，神色不覺大變。

「這種徵象是表示，妳的肝臟已經有毛病啦！如果再不節制，還是繼續猛灌黃湯，過不了多久，妳就會香消玉殞囉！做妳這種生意，健康的身體不就是最好的本錢嗎？」

妙子默然不語，只是凝望著新九郎。妙子打從十五歲起就被賣到「豐倉屋」來，如今，這軀體也已經出賣十多年了，她因爲心頭鬱悶，常藉酒澆愁，久而久之，便染上了酒癮，變成一日不能無酒啦！就因妙子嗜酒如命，故被人戲稱爲「亘蟒」，她也乾脆大大方方地在自己的胸前刺上一條亘蟒，以「亘蟒妙子」自稱，從此，妙子的聲名因而大噪。但，自從賣身「豐倉屋」後，却從未有人對妙子說過如此關懷的話，難怪她的表情會這麼驚愕了。

「原則上我是不替人看病的，不過，我可替妳煎藥，待會妳自個兒到我那裏去拿吧！」

說畢，新九郎也不理會妙子有何反應，便「喀喀喀」響著木屐，轉身一搖一晃地離去了。

十吾的不安並非是杞人憂天，就在這時候，閻羅長巷口赫然出現了代官所的捕頭新見市兵衞，和數位精悍的捕快，他們守候在新九郎回家的必經之處，打算伺機逮捕他。

女屋主阿金、吉兵衞、平助、治助遠遠地望見新九郎，便蜂擁而上，將他團團圍住。

「大夫，不要進去！」吉兵衞低聲警告道。

「代官（幕府直轄領地的地方官）和松永兩人狼狽爲奸，你一旦被逮進代官所，就甭想活著走出來啦！」

阿金臉色凝重地看著新九郎，這麼說。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啦！……我故意去找那個捕頭打一架，你趁這個機會趕快溜吧！」

吉兵衞自告奮勇地說道，平助和治助也點了點頭，望著新九郎，似在徵求他的同意。在旁的捕頭新見卽以一種猙獰的眼神，直射新九郎，只見他擺好架勢，像是要發號施令似的。新九郎蠻不在乎地看看衆人，然後大笑道：

「哈……謝謝各位的關懷，在下不勝感激，但是，我自認沒有作奸犯科，就是跟他們到代官所也沒啥關係，這件事我們暫時不要去管他啦！……老人家，那頭牛還沒有完全恢復健康之前，

絕不要交給松永那夥人……對了，這張就是法玄大師所寫的同意書，您拿著吧！」

新九郎把紙條交給平助以後，很有禮貌地對新見說：

「大爺！讓您久等啦！我們走吧！」

新見一聽，不覺愕然，本來是想利用武力將新九郎逮走的，殊料，他竟會乖乖地束手就縛，這眞是個怪人！新見茫然地自言自語，隨在新九郎之後離去了。

「喂！不要緊嗎？十吾……」

治助不安地用身子碰了碰十吾。

「嗯……」不安感也同樣覆上了十吾的心頭，雖然他想助新九郎一臂之力，但，對方是捕頭，他也愛莫能助啊！

（如果我是個同心——每當瞧見弱者受人欺侮時，十吾內心便會這樣想著——我一定要尋求合理的方法，來解救這些無辜的良民！）

「十手（捕快逮捕罪犯時專用的鐵器）的功用就在這裏，它不僅可用來捕捉罪犯，同時，也可用來保護那些守法的良民……」

這是父親右十衞門經常對幼小的十吾所說的話。十吾本來已暗下決心，要以自己的父親爲楷模，做一名偉大的同心，但，由於母親聲聲的哀求，他才放棄見習同心的職位，而且，還封刀退

隱，和母親遷到這條長巷來。

雖然身爲驛站的帳房，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可是，在十吾的體內却還流著他父親的血，是相當嚮往仗義行俠的日子的。在母親的面前，十吾一直都極力裝作對目前的生活非常滿足的樣子，不過，現在一看到捕頭强行帶走新九郎，隱藏在十吾體內的某種力量受到了衝擊，已瀕臨爆發的階段了。

「大家都進屋裏去吧！這又不是看熱鬧！」

阿金大聲一喊，圍擠在一旁的人羣，都嚇得縮著脖子，躡手躡脚地回到自己的屋裏去了。十吾一眼瞧見混在人羣中的三田主水，不覺滿心疑惑——難道主水對新九郎的事也產生好奇嗎？——十吾想道。

十吾目送著主水將雙手揷進懷裏，緩步地離去。

主水徹頭徹尾是個滿腹經綸的讀書人，他終日埋首於自身的研究工作，過著獨來獨往的生活，從未曾跟長巷裏的任何一位芳鄰打過照面，雖然大家都很尊敬他這個天文專家，但，他却也給人一種撲朔迷離的印象。

「吃飯囉！十吾——」遠遠傳來母親的喊聲。

十吾一面高聲應著，一面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慢慢地往自己的家走去。

× × ×

代官小栗龍之助是個五短身材的大胖子，經常面露貪婪的神色，是說話極爲粗俗的人，幾可說人見人厭。

「松永元之進到我這兒來控告你，說你到他的宅第去恐嚇、搗亂，是不是有這回事？」

小栗的膝上坐著一隻小花貓。那隻小花貓和牠的主人一樣，有著肥胖的身軀，和一雙貪婪的眼睛，兇惡的眼光和小栗相互輝映，煞是有趣！

小花貓的脾氣可能很焦躁，只見牠不時伸出尖銳的爪子，在小栗的手背上抓了又抓。

「他是那種會被人恐嚇的貨色嗎？」

新九郎以輕蔑的眼神望了望小栗，仰頭哈哈大笑。

「的確，我曾經到松永府上去拜訪過，但是，在他屋內不僅養有一批梵天家殺人不眨眼的殺手，而且，他身邊還佩有一把鋒利無比的長刀，在我尚未請他表演刀術之前，他就露了一手讓我觀賞，這樣，還能算是我恐嚇他嗎？」

「不過，他已經到我這兒告你一狀啦！所以……哎呀！痛啊！小毛！不要胡來……」

小栗突然哀叫一聲，輕拍了一下小花貓的背部。

「牠可能感到很焦躁吧？來，小毛！」

小花貓聽到新九郎親暱的呼聲，「喵」了一聲，然後，從小栗的膝蓋上輕輕躍下，搖搖擺擺地走向新九郎，蹬地跳上他的膝蓋，溫馴地趴在上面。

小栗瞪大了那雙邪惡的小眼睛，很驚訝地說：

「嘻！這眞是難得呀！小毛本來有個怪癖，是絕對不喜歡接近陌生人的，怎麼……」

「喔！原來小毛身上長了跳蚤啊！難怪牠的脾氣會這麼暴躁啦！」新九郎不理會小栗的訝異，低頭審視小花貓片刻後，才抬頭對小栗說。

「喔！是這樣呀！怪不得牠最近老是抓人！」

小栗恍然大悟地答道。

「這隻小貓似乎挺自負的嘛！看，牠那神情就像目中無人一般，聽說貓的個性就和牠的主人一模一樣……」

「你胡說些什麼！」小栗的目光冒了火。

「貓兒這種動物如果過度焦躁不安，有時忍不住便會一頭撞死，因此，應該及早治療牠身上的跳蚤，要不然，一頭撞死那有多可憐呀！哎！可憐的小傢伙！」

「那，能治好嗎？」小栗很緊張地問。

「待會兒你就派個人到我那裏去取藥吧！包管你藥到病除，醫藥費是五兩黃金——不二價

！」

小栗張口結舌地直望著新九郎，半晌後才叫道：

「什麼？五兩黃金！這簡直是敲詐嘛！」

「你不買就算啦！小毛，你就一頭去撞死吧！」

小栗一聽，不覺大爲著慌，連忙伸出右手三隻肥胖的指頭，在新九郎的面前一比，大叫道：

「三兩！三兩！」

「幹嘛！這又不是在大拍賣！」

「三兩，外加撤銷松永的控訴，如何？」

新九郎瞧見小栗那副倉惶的神色，不覺笑了起來，然後，在自己的大腿上一拍，喊道：「賣啦！」

八

就在此時，有個稚童像陣旋風般地捲進了閻羅長巷——那是剛和他爺爺平助，拿著新九郎給他們的紙條回家的長太。只聽得長太一面抽抽答答地哭著，一面喊叫道：

「救命啊！有人要來殺我爺爺啦！嗚——」

聽到了小孩驚恐的哭叫聲，吉兵衞、十吾、主水三人都不約而同地拉開自家的紙門，衝了出來。

「怎麼啦？小鬼，你不是跟爺爺同去了嗎？」

吉兵衞很粗暴地詢問著長太。

「有……有好多好多壞人……要殺我爺爺……」

長太驚魂甫定地結結巴巴說著。

「在什麼地方？——」十吾也焦急地大聲問道。

長太聽了，扭頭就往巷口跑去，他們三人也尾隨其後，想跟去看個究竟。不久，一行四人來到一條兩旁均種滿櫻花的路上，遠遠便可看見平助像一堆破爛般地被丟在路的盡頭，不斷地發出痛苦的呻吟聲。他的衣服已被扯得七零八落，而且，全身也沾滿了鮮血，可能是遭了一頓毒打吧？

「眞不是人！這一定是梵天家所幹的好事！」

吉兵衞一面彎腰抱起平助，一面忿忿地咒罵著。

「不！不是！」主水搖搖頭說道。

「哽？不是……」吉兵衞和十吾都吃了一驚。

「是那個大夫闖的禍！」

主水恨恨地瞪著平助，語重心長地說。

「胡說！這跟大夫有什麼關係？」

吉兵衞忽地一把揪住主水的前襟，扯著喉嚨大吼著，猶如自己被誣蔑般地暴怒不已。

「我絕不是無的放矢！假使，那個魯莽的大夫不去找松永交涉的話，今日就不會發生這種慘劇，換句話說，他要是不好管閒事，這個老頭也不會挨揍啦！」

主水說這番話自有其道理，因爲，他認爲，人必須安守本分，切不可做出僭越之事，否則必會惹禍，如新九郎强裝英雄好漢，愛打抱不平，結果才有這個下場。

十吾見吉兵衞和主水爭得臉紅脖子粗，趕忙側身兩人之間打圓場急急地說：

「不管誰是誰非，都等以後再爭論吧！現在趕快救平助老人家最要緊，再耽擱下去，恐怕就會壞事囉！」

吉兵衞和主水都訕訕地點點頭，不再開口了。於是，他們三人立即找來一塊門板，將平助放置其上，一面安慰著還有抽泣的長太，一面匆匆地回到長巷。

「三田大爺說的沒錯，都是我不好——」

從代官所回來的新九郎，看到傷痕累累的平助，內心有如錐心刺骨般地悲痛，黯然地說了這

句話後，連忙察看平助骨折之處以及傷痕，然後用燒酒洗滌傷口，再仔細地替他敷藥、包紮。

「這都怪我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我是想，就算松永不甘心要來尋仇，也會找到我頭上才對，哎！那裏料得到，他竟會對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老人下毒手？——」

木板床上舖著一條從十吾家借來的棉被，平助就躺在那墊被上，痛苦地呻吟著。主水，吉兵衞，治助和十吾，都很端正地坐在一旁，聚精會神地望著新九郎乾淨俐落的治療技術，果然高明無比，堪稱華陀再世。

「大夫，他的傷要緊嗎？」吉兵衞問。

「沒關係的，只是腹部的傷恐怕要治療一段時間，不過，對生命並不會構成威脅。」

「這樣我們就放心了，這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圍在一旁的衆人不覺鬆了一口氣，綳緊的臉部肌肉也開始和緩下來，但，新九郎的瞳孔中依然燃燒著一股怒火。

（如果老人家因我而死，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自己的！）新九郎的腦中掠過這一絲念頭。

「大夫，你在發什麼呆？」主水問。

「該不會是要去找松永算帳吧？」

吉兵衞和十吾雙雙同時叫喊了起來。

「閉嘴！」新九郎對著他們斜溜了一眼，厲聲喝道：「你們都回去吧！再這麼大聲嚷嚷，老人家和那條牛都會被你們吵醒的！」

正當此時，在「豐倉屋」的大廳內，有一羣人鬧烘烘地在那兒把酒互慶陰謀得逞——原來是代官小栗坐在掛著畫有一隻猛虎的長軸的牆邊，兩旁各陪侍一個娼妓，正以極難看的姿勢喝著酒；小栗的右手處是松永，左手處則坐着梵天大造，依次是他的大徒弟直次郎。他們亦皆左擁右抱，懷中青樓女子不斷地發出浪笑聲。

「嘿，那個混蛋大夫，這下够他瞧了吧?!」

大造色瞇瞇地將毛茸茸的大手，探進身旁娼妓的胸前，一面得意地環視衆人，奸笑道。

這時，突聽得「刷」地一聲，通往後面的紙門赫然被人拉開，「亘蟒」妙子的身影婷婷佇立當兒。

「喔！妙子，妳來啦?」

松永仍以一副冷傲的表情，對著妙子點了點頭。松永幾杯黃湯下肚後，臉色會越變越青，而且，他的酒癖極糟，專愛找女人的麻煩，因此，娼妓們對他總是敬而遠之，縱使被欺凌，由於畏懼他的權勢，也是敢怒不敢言。

「她就是鼎鼎有名的『亘蟒』妙子，你們看！……就是這個樣子……」

松永伸手一扯，妙子的前襟霍然敞了開來，大夥兒定睛一看，妙子的右胸果眞有條巨蟒正昂著頭，吐出又長又紅的舌頭，直盯著衆人，巨蟒的身體就盤在左乳頭的四周。

「啪！」妙子出手打了松永手臂一下，嬌嗔道：

「討厭！這又不是隨意可以讓人參觀的！」

說著，趕忙用兩手攏了攏衣襟。

「妙子，不可造次，代官大人在這裏啊！」

小栗用手勢阻止大造狐假虎威的大喝聲。

「好！好！我就喜歡她這種脾氣，不要怪她……我們現在來談點正經事吧！——松永的宅第是不是需要繼續派人保護？那個貓大夫說不定會去搗亂喔！」

妙子的柳眉抽動了一下，但並沒有人察覺。

「只要他一走出閻羅長巷，馬上就有人來通知我——因爲，我已在那兒設下眼線監視他的行動……」

松永胸有成竹地說。

「不過，那個大夫眞的敢來嗎？」

小栗仰起脖子將手上的酒一口喝光，偏著頭問。

「我若料想得沒錯，他一定會來的……哈哈哈！當他來的時候，一眼瞧見你這位代官大人就在那兒坐鎮，必然會大驚失色，同時，要是他知道放高利貸的眞正幕後主使人就是你，不知他會有什麼感想？哈！我想，他那吃驚的表情一定很好看，哈……」

松永的話使得大造和直次郎大笑不已。

「然後，我們就可在他頭上安個罪名，說他是冒犯了代官，趁機將他圍殺，這麼一來，便可收殺鷄儆猴之效，這一帶就沒有人敢再與我們爲敵了，哈……」

松永越說越得意，笑聲幾乎震響了天花板。

小栗很滿足地從嘴角流露出一抹獰笑。

「可是，別忘囉！送他歸陰之前，要先跟他拿治療小毛身上的跳蚤的藥，因爲，他治病的功夫還眞不錯！」

「所以，我就說嘛！他是個大笨蛋，憑他那身醫術，如果乖乖地替貓看病，也能過着安穩的生活，又何必——」

直次郎帶刺的話，又惹得大夥兒哄堂大笑。

妙子突然放下剛擧到唇邊的酒杯，站起身來，大造覺得很詫異，問：「妙子，妳要上那兒去？」

「哎！不要問嘛！我要去如厠！」

妙子滿臉通紅地附在大造耳邊，悄聲地說着。約莫一炷香後，十吾被「豐倉屋」的保鏢叫出去，帶領着他來到「豐倉屋」的後門，和妙子碰了面。

「妙子，好難得嘛！妳今天怎麼沒喝醉？」

「我那還喝得下酒啊？我剛聽到一個驚人的秘密——」

妙子正一正臉色，開始一五一十地將剛才所聽到的話，告訴十吾。妙子和十吾交頭接耳的情景，讓外人看來，就像一個娼妓和小白臉正在商量如何遠走高飛似的。

「什麼?!要找藉口將大夫殺掉？」

十吾張大了嘴巴，幾乎合不攏來，臉上寫滿驚疑。

「爲什麼代官要幫助放高利貸的壞人呢？」

「這問題還不簡單，因爲，放高利貸眞正的幕後主使人，就是那隻肥豬代官啊！」

聽妙子這麼一說，十吾整個人都怔住了。

浪人松永元之進爲何能在一夜之間，搖身一變成爲暴發戶，住進豪華的宅第，專營高利貸？在這兩、三年間，梵天家爲何能橫行鄉里，與松永狼狽爲奸，欺壓良民？既然有個權大勢大的代官做他們的後盾，這些難解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啦！

哼！眞是一丘之貉——怒火在十吾胸中燃了起來。眞恨不得自己是個捕快，如此便可糾彈這個貪官汚吏啦！但，單憑娼妓的指控，是不足以成立罪證的，因爲，評定所（相當於今日的法院）需要的是眞憑實據，而非道聽塗說，如果就如此莽撞地去鳴鼓申寃，恐怕只會被人一笑置之，說是胡言亂語罷了！

「我特地溜出來告訴你這些事情，目的是要請你轉達給新九郎知道，叫他絕對不要到松永家自投羅網，因爲，他們已設下陷阱，就等他去送死啊！」

妙子壓低嗓門吩咐了十吾這番話後，又急急忙忙地閃入「豐倉屋」內，突然傳來天龍寺報亥時響徹雲霄的鐘聲，十吾像被驚醒般，也匆匆地跑回長巷。

新九郎坐在平助的枕旁，正在替他換藥。

「喔——原來如此，現在我終於明白啦！」

聽完十吾的話，新九郎點點頭，說：

「十吾，那麼，就務煩你代我向妙子大姐說聲謝謝啦！同時，我也很感激你特意來告訴我這些事！」

「那裏，這是應該的……大夫，你要聽我們的話……」十吾再度叮嚀道：「絕對不可以硬闖松永家喔！因爲，妙子已經說過，那裏已佈下天羅地網要等你去啊！」

新九郎笑着對十吾眨了眨右眼，再以手勢指指酣睡中的平助，意思是叫十吾輕聲些，以免驚擾了病人。

於是，十吾便躡手躡脚地離開新九郎的屋子，回到自家的門前，當他正想伸手推開紙門時，一絲疑念突掠過了腦際——妙子爲何要刻意來通知我們呢？

因，自古迄今，窰子皆有項傳統規定，即嚴禁娼妓洩露狎客談話的內容，違者需受嚴厲的處罰。既然如此，那妙子爲何甘冒此種風險，爲他們通風報信呢？

——十吾抬頭望着屋瓦上，斜掛着的一彎殘月。

九

翌日黎明時分，十吾在朦朧之中，聽到新九郎家的紙門被推開的輕微聲響，連忙猛地跳了起來。

十吾早已料着，新九郎必會找松永算帳，而衝入松永家的最佳時機，即是破曉時刻，因此，十吾一整夜都不敢闔眼，待他正迷迷糊糊，剛要進入夢鄉之際，果然響起新九郎採取行動的訊號。

當十吾手忙脚亂地穿好衣服，猛一抬頭時，不覺怔了一怔，因爲，他的母親佐和就端坐在他

的門前，以懍然的眼光直盯着十吾，十吾怯怯地喊了一聲：

「……母親！您怎麼起來啦？……」

「十吾，不准你去！」佐和厲聲阻止道：「我心裏非常明白，你一定是想幫大夫，到那個放高利貸的人家裏去……這一去必然會發生流血事件的！」

(糟糕！一定是昨晚在新九郎家談話時，被母親聽見了……) 十吾咬咬下唇，心裏想道。

「殺人者必得償命，這是恒久不變之理，同樣地，別人身上若濺出鮮血，你的血也會漂流滿地，這是我最不喜歡看見的事……我之所以逼你辭去見習同心的職位，出售同心的權利，爲的就是怕你步你父親的後塵……爲了不值一文的人情義理和面子喪命，這是多可悲啊！」

當十吾發現母親的眼眶蓄滿淚水時，他心裏就相當明白，自己是舉白旗投降啦！

「母親，您放心吧！我不會讓您失望的……」

結果，十吾便和母親約定，只是隨新九郎去觀看情況的變動而已，絕不攜刀前往，佐和見此才肯讓他踏出大門。

「嗄？三田大爺！您……」

十吾瞧見默默佇立街頭的主水，不由得嚇了一跳。

「你也要去嗎？」主水毫無笑容地問。

「我想去看看那個大夫，究竟是怎樣處理這件事，如此而已，並無其他用意……」

十吾急急地解釋道。當他一眼瞟到剛踏出大門的新九郎時，不覺又愕然不已，低呼道：

「三田大爺，你看！那把刀！」

主水抬眼望去，但見新九郎肩扛一把怪異的長刀，緩緩往巷口走去。那把長刀的刀身雖長些，但仍與一般長刀無異，最引人注目的是白木所做的刀柄，竟與刀鞘等長。主水面露訝容，對十吾說：

「嗨！這種怪刀具有掃刀、長刀、槍三種功能，是他爲了和多數人拚鬪時，能以寡擊衆，才將刀柄做得特別長的。我聽說，元祿時代，有個著名的武士赤穗四十七義士，採用堀內源太左衛門的構想，曾經使用這種長柄的武器，可是，這倒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這樣的長刀。」

十吾這時才猛然想起，當新九郎初抵本地時，肩上所扛的用草蓆捲成的細長東西，原來就是這把長刀呀！

正當十吾和主水在討論新九郎的怪刀時，突見吉兵衞慌忙地走過來，十吾趕緊問道。

「喂！吉兵衞！你也要去嗎？」吉兵衞笑而不語，只是隨在新九郎身後，向前疾行，然而，不一會兒，治助也從拐角處閃了出來，跟在吉兵衞後面，三步併作兩步地急急追去。

十吾和主水見狀，也立刻提脚從後跟去。

行至關卡附近，新九郎立定脚步，回頭對他們說：

「你們都回去吧！不要再繼續向前走啦！」

「你明知道松永已設下陷阱，難道還要去送死嗎？」

「哎呀！我又不是去鬧事的，我只不過是想和松永理論，向他討回公道而已！你們不必躭心，趕快回去吧！」

「嘿！我如果沒有趕上這場熱鬧，湊上一脚的話，那我這個好鬪的吉兵衞之名，不就不名副其實了嗎？」

吉兵衞眨眨眼，笑嘻嘻地說着。

「對……對！我這個管……管家，也有責……責任，去看個究竟，不然，女……女主人是……是會罵我的。」

治助一面抖個不停，一面結結巴巴地說着。

十吾在旁，緊接着正容道：

「我受妙子之託，忠人之事，不能不看個究竟！」

主水却以幸災樂禍的語氣說道：

「嘿！我是去看熱鬧的，不看多可惜呀！」

新九郎被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弄得啼笑皆非，只是無言地笑着搖搖頭，轉身又大跨步地往前邁進了。

這時，日間挺喧囂的內藤新宿街道，杳無人影，顯得異常落寞、冷清，天際燦爛的雲霞，宛如火焰般通紅，强風一陣陣覆來時，塵土便在街心打轉。

新九郎、吉兵衞、十吾橫排一列，快步沿着街道向松永的宅第行去，後面則緊跟着治助，再隔一段距離，主水肩扛一把傘，一手揷入懷中，悠哉地隨後跟去。

「你們跟去沒用的，囘去吧！」

新九郎再度停下脚步，扭頭對吉兵衞說。

「不！」吉兵衞倔强地搖頭道。

「何苦呢？囘去吧！」新九郎仍不死心地勸解道。

「我說不就是不！」

「會有人死傷的，你知道嗎？」

「哼！大不了一死，有什麼不得了的！」

新九郎定定地望着吉兵衞，吉兵衞以爲新九郎要以武力趕自己囘去，便擺好架勢，打算迎擊，沒料到，新九郎却突然咧開大嘴，仰頭哈哈大笑，然後向治助招了招手。

「你如果想趕我囘去，那……那是辦不到的！」

治助還是不斷地打寒戰，眼睛往上吊，用力地說着：

「無論如何我都得跟去看個究竟！」

「哈哈！治助，你放心吧！我不是要趕你囘去……」

新九郎笑着拍拍治助的肩膀，繼續說：

「我是要請你幫忙一件事的……」

× × ×

從外觀望去，松永的宅第似仍和往常一樣，毫無動靜，但，宅內各隱蔽處，却已埋伏了六十餘名殺手，個個皆是殺氣騰騰。其中有大造手下的惡棍四十餘名，人人皆是一副短裝打扮；另外，還有代官所的捕頭新見所率領的差役二十名，他們亦都是將外褂的下擺高高撩至腰際，連袖子也都以繩子綁好，顯然是有備而來。

因爲松永知道新九郎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不敢掉以輕心，才佈下這個天羅地網，靜待新九郎自己送上門來。

「那個貓大夫眞的會找上門來嗎？」

在裏間的屋裏，代官小栗這麼問道。

「一定會來的！我為要激怒那個小子，才派人狠狠地修理那個老頭一頓，看到老頭兒被人打得遍體鱗傷，他不會默不作聲，一定會到這兒興師問罪的！」

松永似頗瞭解新九郎的個性，得意洋洋地說道。

這時，突有個大造的手下在前院大聲地嚷叫着。

「不好啦！不好啦！代官所起火啦！」

「嗄？代官所起火?!」

衆人一聽，不覺大驚失色，急忙衝到屋外，翹首往十二社權現寺的方向望去，濃濃的黑煙確實從代官所的位置冒了出來，這下，小栗開始倉惶失措了。

「新見！不行啦！我得回去看看！」

「這麼一來就麻煩啦！」松永連忙拉住小栗的衣袖，說：「如果您老不在這裏，我們就沒有藉口殺掉那個小子啦！而且，剛才已有人來通報，說他已經到這附近來了。」

「喔！是這樣嗎？——」小栗低頭暗忖片刻，然後說：「那我的部下可以不必在此鎮壓，只要我獨自在這兒，就有名目除掉那個貓大夫囉！」

「嗯！這樣也是變通的辦法！」

「新見！你馬上率領捕快回去救火！」

「是，遵命！」新見單膝跪地，恭敬地領命。

於是，新見便率領着那二十名捕快離開松永宅第，快馬加鞭地趕回代官所，待他們定睛一看，才發覺那濃煙根本不是火災，而是治助聽了新九郎的吩咐，故意在代官所的後院燃燒大量的乾樹葉和木柴，所製造出來的傑作。

在此之際，松永的宅第裏也突起變故。

小栗跪坐的前方，有張榻榻米突然被人由下撐起來，吉兵衛的頭從下面冒了出來。

「嘿！找對地方啦！」吉兵衛得意地叫道。

「哼！還是幹木匠的內行——」

隨着聲音的傳來，新九郎也跟着爬上來。

松永被眼前的景象嚇愣了眼，但，旋即又恢復昔日的鎮靜，擺好架勢，厲聲喝道：

「貓大夫！你終於來啦！代官大人也在這裏喔！」

「哎——我老早就知道啦！今天我是來和你們談判的。你得付給平助十兩黃金的醫藥費……」。

新九郎毫不在乎，慢條斯理地說着。

「什麼?!你膽敢獅子大開口，向我敲詐啊！」

松永紫脹着臉，咬牙切齒地怒罵道。

「別急，我還沒說完哪！……當然，以前的債務也就一筆勾銷啦！同時，你還要把所有的借據都燒掉……」

「混帳的傢伙！你是不是不要命啦？」

小栗氣得滿臉通紅，跳着脚怒斥道。

「無禮的狂徒，竟敢在這兒放肆！兄弟們，上吧！」

松永手一揮，一聲令下，四十多名彪形大漢立即蜂湧而上，將新九郎圍得水洩不通。

新九郎眉心一蹙，搖晃着頭說：

「哎！我就是不喜歡以衆擊寡，以强欺弱的事，難道你們這些有權勢的大財閥，都是羣膽小鬼？爲何不敢單打獨鬪，偏要仗着人多勢衆欺負人呢？」

「住口！」松永暴喝一聲，又接着大喊：「上吧！」

「殺——」四十多名大漢一起吶喊着，齊揮手中長刀向新九郎殺過來，一時但見刀光劍影一陣晃動。

新九郎將刀鞘甩開，兩手緊握刀柄，只見寒光一閃，已有數名惡漢立即應聲倒下。新九郎的刀法毫無章法可言，似是端賴過人的膽量而已，並且，他那衝鋒陷陣的氣勢，也像是殺人不眨眼

的惡魔。

「咦？他的殺氣怎麼那麼重？」

在前院觀戰的主水，小聲地在十吾耳邊說着：

「看起來，他像是要把松永一夥人一網打盡喔！」

就在這時，有兩名受傷的彪形大漢，狼狽地從屋內滾了出來，當他們正想爬起來，衝出屋外逃命時，主水忽地一言不發，高舉雨傘，戮向他們的心窩，只聽得悶哼兩聲，他們已倒臥地面，不省人事了。

吉兵衛也在屋內奮戰不懈，他手持鐵鎚，見人迎頭就敲，凡是被他擊中的，莫不應聲而倒。

「哈！就這麼輕輕一敲，不就解決了嗎？」

當吉兵衛正得意忘形地叫着時，松永不知何時已無聲無息地逼近新九郎身後，舉刀以雷霆萬鈞之力橫砍向新九郎的腹部，說時遲，那時快，但見新九郎高高躍起，翻身舉刀一劈，頓時，鮮血四濺，松永已如枯木遭雷劈，「碰」地一聲，倒臥血泊中。幾乎是在同一瞬間，新九郎雙手反握刀柄，往後一刺，小栗也一命嗚呼了。

「哎！好厲害的刀法呀！」

十吾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

「心地那麼善良的人，怎麼……」

「簡直就像陰間鬼王閻羅嘛！……」

主水低聲地在嘴裏嘟噥着。

「吔！還眞像閻羅王哩！雖然平常滿懷慈悲，但是，判罪時却是鐵面無私，大義凜然啊！」

十吾默然地凝視着新九郎，暗自思忖道。

新九郎端坐在橫七豎八的屍體中，慢慢地擦拭着沾滿血漬的刀身，這時，突然從角落裏跑出一隻胖嘟嘟的小貓，「喵！喵！」不斷哀叫着，走到新九郎脚旁。

「喔！原來是小毛呀！」新九郎把小貓抱在懷中，很愛憐地用手順着牠的毛，呵護地說：

「很抱歉喔！我把你的主人殺了，從此，你就是無主的流浪兒啦！我看，你就跟我走吧！」

新九郎剛才面露殺氣的神色已悄然遁隱，眼睛又恢復以往看護動物時，充滿關懷、慈悲的眼神了。

新九郎抱着小貓邁出充滿血腥的屋宇，這時候，天空陡然變色，細雨陣陣地飄了下來。主水默默地撑開雨傘，向新九郎靠過來，四人就這樣，迎着霏霏的細雨回到長巷。

× × ×

當天午後，新九郎赫然出現在驛站內。

他神色自若地將如何擊斃放高利貸，壓詐貧民利息的松永、幕後主使者代官小栗，以及梵天家衆的來龍去脈，向八兵衞詳述一番，同時，也是來自首的。

但，八兵衞似置若罔聞地緊閉雙眼，仍像往常一樣，將下巴擱在算盤上，動也不動地假寐着。

「咳！今天還眞悶熱！」

新九郎把袖子往上挽了挽，自言自語道。

牛車隊所捲起的塵沙，在亮麗的陽光下，描繪成游絲般的弧線，向着驛站的門內瀉了進來。

「做個人還眞不錯，天氣熱了，只要把衣服脫掉，就涼快多了，可是牛兒就很可憐，牠們總不能把皮剝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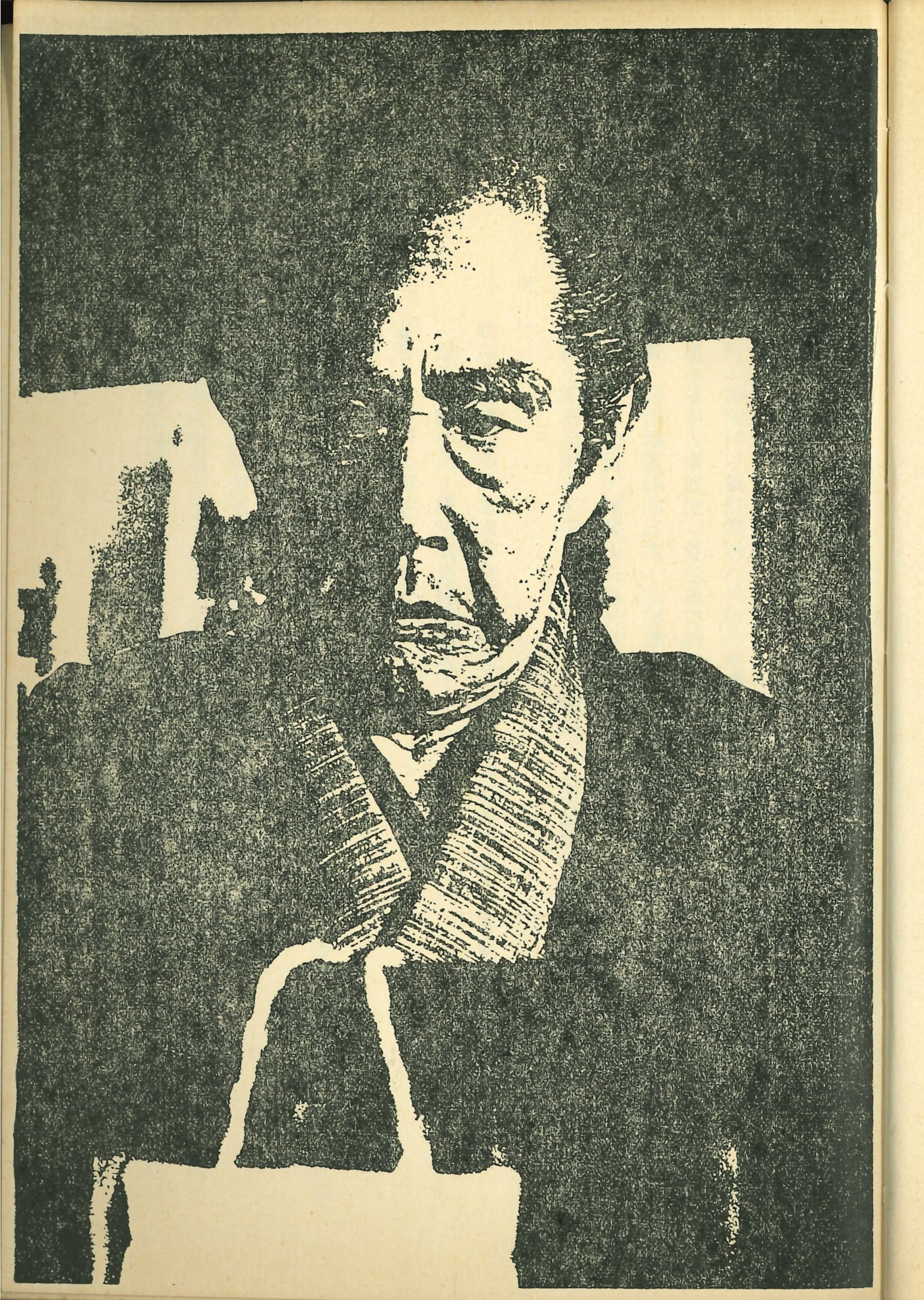
雖然新九郎輕鬆地自我解嘲着，但，十吾却憂心如焚地瞪着八兵衞，靜待八兵衞的反應。

「掌櫃的，您趕快做個決定吧！無論如何，您老人家也是官府委派，維持此地治安的人員啊！發生這樁大事後，您得立刻決定，到底要不要把大夫逮捕歸案呢？」

聽到這句話，八兵衞猛然睜開烱烱有神的雙眼，逼視新九郎道：「你做錯事了嗎？」

「不！一點也不！」新九郎斷然否認道。

「那麼，你就不要在這兒囉嗦啦！」



八兵衞厭惡地說着，又閉上了眼睛。

「這樣行得通嗎？就算您放大夫一馬，可是，勘定奉行所（相當今日的警務處）也不會放過他呀！不管什麼理由都是說不通的，因爲，再怎麼說，代官確實是死在大夫手中呀！您老人家認爲怎樣？」

「現正在調查中——」八兵衞頭也不抬地回答。

「什麼？」十吾提高聲音問道。

「你這個聾子！我說正在調查中，你沒聽見呀？」

八兵衞霍然睜開眼睛，怒視十吾大罵道。

「可是，要調查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水落石出的時候爲止呀！」

八兵衞重閉上雙眼，輕聲地答道。十吾心中的大石塊終於落地了，他暗自竊喜道：

（老人家一定是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可是，新九郎却怔怔地衝着八兵衞說：

「您老人家這樣算是維護治安嗎？」

靠在算盤上的八兵衞像是已進入夢鄉，對新九郎的指責充耳不聞。十吾笑着對新九郎搖了搖

頭，這時，新九郎才頓然領悟八兵衛的意圖，嘴角不禁浮現一抹笑意，說：

「嘿！這老人家眞像一隻老狐狸啊！」

說着，他擦擦額頭的汗水，站起身來，又接着說：

「哎！既然如此，我該回去睡午覺囉！」

當新九郎提起脚步，正想離去時，突然聽到八兵衛似夢囈般地在後面叮嚀一句：「不要着涼喔！」

新九郎狐疑地回頭望望仍沉睡中的八兵衛，感到莫名其妙，十吾則若無其事地笑着說：

「他是在說夢話，經常都是這樣的啦！」

說着，便將新九郎送出驛站大門。

× × ×

大約五天後的一個早上，平助和長太拉着牛車走出閻羅長巷，吉兵衛笑瞇瞇地向平助打招呼。

「平助，沒想到你這麼快就復原啦！恭喜囉！」

「我的年歲雖然大了，不過，因爲我是個莊稼漢，平日做慣粗活，身體也鍛鍊得變強健的，所以，才會復原得這麼快……」平助略頓了頓，轉身向肩上放着小貓的新九郎，必恭必敬地鞠個

躬，謝道：

「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得歸功於大夫的醫術高明，不僅治好我的傷，也治好我的太郎……」

「我替您看病可是偷偷摸摸的喔！因爲，我已經一再聲明，絕對不替人看病的，如果您叫得太大聲，讓別人聽見了，可就砸掉我的招牌囉！」

新九郎惡作劇地在那條牛太郎的頭上拍了拍。

「叔叔，以後我能不能到這兒找你玩？」

長太天眞地膩着童稚的聲音，抱住新九郎問。

「當然可以，隨時都歡迎你到這裏來玩！」

「那麼，各位再見啦！嘿！太郎！我們走囉——」

長太接過爺爺遞給他的牛繩，用力一拉，可是說也奇怪，牛兒却似釘在地上，動也不動。阿金、治助、吉兵衞都很躭心地望着剛痊癒的牛。

「奇怪？我明明已把牠的病治好啦！——」

新九郎把臉湊近，想用放大鏡檢查牛的眼睛，這時，牛突然伸出溫熱的舌頭，在新九郎的頰上舔了一舔。

「哇！原來牠還是母的呀！」

新九郎猛地喊叫道，却惹得衆人捧腹大笑，在爆笑聲中，牛兒仍是我行我素地舔着新九郎的臉。

× × ×

「殺人者必償命」——母親所說的話，確實是有理！直至今日，我仍相信這句話是眞理，可是，今日凌晨，我却毫無罪惡感，也毫無厭惡地，不！……我甚至以一種快慰的心理，來觀看一場血腥的殺人場面，在這場殺戮中，只令人感到「裁決」的嚴厲，而無殺人的殘忍。

這究竟是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呢？

同是殺人，有正當的殺人，亦有違法的殺人——不！決非如此一分爲二地簡單！以往，我亦曾目睹捕快或同心捕殺兇惡的罪犯，當執法者擊斃罪犯時，姑且不論是非曲直，我只覺得生命被扼殺，那是個悲慘的場面！我當時曾經想過，縱使對方犯了滔天大罪，也未必需置他於死地呀！然而，今日却迥然不同，眼見大夫殺死那些劊子手，心中的快感竟油然而生，這種心理又該如何解釋呢？

我想，這樁命案最後可能是以松永爲殺死代官的兇手來結案，因爲，掌櫃八兵衞在報告書是這麼寫着，而代官所的捕頭新見，因怕代官放高利貸的不法行爲暴露，牽連到己身，便將驛站所呈上的報告書，順手推舟地呈給勘定奉行所加以裁定啦！

自從梵天一家銷聲匿跡之後，這裏的人們個個額手稱慶，認爲以後地方上將獲得安寧了。而大夫新九郎仍和昔時一樣，每天都替一些小魚、小鳥治病，安分地過日子。有趣的是，他治病的收費標準常因人而異，譬如，富家太太帶著寵物小狗或小鳥來看病，他會索取兩朱銀或一兩黃金作爲醫藥費；然而，如前日按摩師助市的女兒抱著瀉肚子的小貓，來請他治療，他却分文未取，反而送給那個小姑娘三個飯糰。這是因爲，大夫知道助市近因脚疾行動不便，已兩、三天未能外出工作，出自一片惻隱之心，他只能略盡棉薄之力，以這種方法幫助對方啦！

在他關愛別人的心底，究竟還隱藏著些什麼呢？……他那種殺人時所產生的恐怖力道，到底是湧自何處呢？……又，他殺人時，爲何會令人產生快感呢？……我實在很想去探索這個謎底，認識這個謎樣的人物……。

第二章 以牙還牙

一

現距薄暮時分尚有一段時間，有兩頂大轎匆匆地通過四谷關卡的舊跡。

關卡被封閉是在寬政四年那年，直到天保初年，那兒就只剩下殘垣斷壁供人憑弔，發思古之幽情。

關卡被廢除的原因，雖說是因當時已是天下盛平，無需關卡才廢棄，然而，也是由於龐大的維護費用，由當地居民平均分担，造成擾民的因素，故才積極廢棄的。

當這兩頂大轎一進入客棧街，不久便在一家名叫「阿多子屋」的澡堂前停了下來。從後面那頂大轎內下來的，是一個胖得像汽油桶，行動極爲困難，約五十開外的男子，他就是和官府訂有契約的油商，「時津屋」掌櫃清兵衛。

「大人，已經到啦！」清兵衛謙卑地喊著。

前面那頂轎子的竹簾被人掀開，出來的是一個紅光滿面，臉呈四方型的武士，他卽是居於芝愛宕下，俸祿三千五百石的大旗本山名外記，也就是當今紅遍半邊天的若年寄永井肥前守，最得意的屬下。

「清兵衛，我可不是爲了泡澡堂，才特意跑到新宿來的喔！」外記一本正經地對清兵衛說。

「暫時還是請您下轎吧！這家澡堂是新宿最著名、最好玩的地方耶！」清兵衛陪著笑臉說。

外記露出不以爲然的神情，搖了搖頭，但是，他仍下了轎屋隨清兵衛走入澡堂。外記並沒有帶著隨從，不消說，這次他是微服外出啦！

「啊！時津屋的掌櫃來啦！失迎！失迎！」

「阿多子屋」的掌櫃一見清兵衛駕臨，立刻搓著雙手，笑嘻嘻地迎了出來。

在錢瓶橋一帶，直至天正十九年多才有澡堂的設立，而澡堂內的女侍却大多兼營賣笑的勾當。

因此，「阿多子屋」表面上雖是澡堂，但，裏面却暗藏春色，擁有三十餘名娼妓，暗營不法勾當，同時還備有各種趣味性的節目，供客人遊樂。

「那麼，衣物就託你保管啦！」

「阿多子屋」的掌櫃笑著對清兵衛點點頭。

「是的，是的，那麼，兩位大爺今天要以什麼取樂呢？」

「大人，您打算化妝成什麼呢？」

「化妝？」外記睜圓了兩隻原本細小的眼睛。

「這家妝堂替客人準備了許多衣服和面具，隨客人的喜好，選擇自己所要穿的衣服和面具，化妝成另一個人，可是，那娼妓却一眼就能識破客人的身分，您說，這遊戲是不是很有趣？」清兵衛解釋道。

「喔？原來是這麼好玩啊！那你說，要化妝成什麼樣身分比較刺激、好玩呢？……」

外記的四方臉上浮現了一抹微笑。

清兵衛也回他一絲耐人尋味的笑容。

於是，兩人便隨澡堂的掌櫃進入更衣堂。當時，在內藤新宿一帶，像這樣可將化妝用的衣物出借給客人的澡堂僅有兩家，「阿多子屋」卽是其中一家，鄰近關卡舊跡。

片刻後，他們均頭纏頭巾、身穿黃色大褂，一副俳偕（日本古詩的一種）師徒的打扮。然後，信步來到「豐倉屋」前，不住地觀望著。

「武士郎，過來坐坐吧！」

站在屋前拉客的，就是「巨蟒」妙子。

「別胡說，妳睜大眼睛看個清楚吧！他明明是一副俳偕大師的裝扮啊！怎麼會是武士呢？」

清兵衞佯怒地質問著「巨蟒」妙子。

「哼！」妙子從鼻孔輕哼一聲，嗤笑道：

「哎！客倌！你看看自己吧！你的左肩顯然比右肩高嘛！因爲平常佩慣了長刀，現在一旦解下，左肩很自然地就高聳上去啦！」

外記呆若木雞地張著大口，半晌後才慨歎道：

「哎！好厲害的眼光啊！這女人眞不簡單！」

「嘻！她在床上的功夫也很厲害喔！」

當妙子扯著外記的衣袖，想拉他入「豐倉屋」內時，一抬眼，突然發現街上有個十七、八歲的姑娘，拉著一輛車子很吃力地走過。車上坐著一個像是她父親模樣的中年男子，臉龐瘦削而蒼白，身上緊緊裹著一條破棉被，在他的脚旁有隻小白鴨，露出好奇的眼光，滴溜溜地望著四周，還不時伸長頸子「呱！呱！」地叫著。

「噢！好可愛喔！」妙子甩掉外記的衣袖，趕忙跑近車旁，伸手撫摸著小白鴨的頭，愛憐地說著。

「叫什麼名字呀？」

「我？我叫染子。」小姑娘羞紅著臉答道。

「不！我不是問妳，是問這隻小白鴨！」

「喔——牠呀！牠叫五郎！」

小姑娘任由額上的汗水一滴滴地淌下，並沒有伸手拭去，就連忙回答妙子的問話。她穿著一件樸素的棉布衣裳，頭髮鬆鬆地挽成一個髻，用簪子插住，雖然已滿佈汗水和塵沙，但她那黑白分明，靈活亮麗的雙眸、弧型優美的嘴唇，以及銀鈴般悅耳的聲音，都予人一種健美的印象。

「我們趕緊進去吧！」

清兵衞偏頭去，像是怕被人發現身分似地，很匆忙地拉著外記的衣袖，壓低嗓門催促道。

「咦？你怎麼啦？」外記滿心狐疑地問。

「他就是佐野屋的掌櫃呀！……」

清兵衞以眼神瞄向坐在車上的中年男子，向外記示意，同時，還悄聲地附在外記耳旁，說：

「拉著車子的就是他的女兒染子，坐在身上的是他本人佐野屋掌櫃正助。他可能是被官府驅逐出深川，現在要遷到新宿落籍吧？」

外記撇了一撇嘴角，陰險地笑道：

「喔！原來就是那個因失火罪而吃上官司的佐野屋啊！哎呀！蠻可憐的嘛！不過，嘿嘿……

我們可是撈到好處了……」

「但是，看起來也是怪可憐的……」

清兵衛像是極力要縮小自己肥胖的身軀似的，躲在外記背後，從縫隙中斜覷著那輛車子。

「哼！你眞是不中用！現在我們都已經要到這兒來尋歡作樂了，你還躭心這些幹嘛？……我們雖然是賴債不還，但是，其他人也一樣呀！何況，也並不單是我們的關係，他的佐野屋才宣告破產的呀！」

「嗯，說的也是……」清兵衛魂不守舍地應道。

外記一眼瞥見清兵衛神色倉惶，不覺滿腹狐疑，便以犀利目光逼視對方，低聲問道。

「清兵衛！是不是其中另有隱情呢？」

清兵衛慌亂地搖動雙手，答道：

「不！不！這怎麼可能呢？我只是想到，像佐野屋這樣的大商賈，也有今日的窮途末路，實在是令人不寒而慄——僅是如此而已，哈哈哈……」

二

清兵衛像要掩飾自己的失態，乾笑數聲後，就急忙地催著外記閃入「豐倉屋」的布簾內。

「不要這麼兇悍嘛！就算我是來催房錢的，也不要對我不友善啊！哎呀！痛死我啦！請原諒我吧！」

在暖烘烘的陽光所灑佈的井邊，那些閻羅長巷內的婦人們，並排著她們圓胖的臀部，低著頭洗蘿蔔。而，治助亦如往常般，在她們的周圍穿梭著，躲閃吉兵衛的拳頭。

「哼！我肯住在這種長巷破屋子裏，你就該感到無上的光榮、無限的感激啦！竟還敢來收房錢？」

追打著治助的吉兵衛，也和平時一樣，還是重複著這句話。他望著躲躲閃閃的治助，大罵道：

「你這個膽小鬼，不要一直躲在女人背後說對不起，有膽，你也該回頭和我較量較量啊！」

當吉兵衛一把揪住治助的前襟，正想重重賞他一拳時，突聽得耳邊響起一陣打雷似的狗吠聲，吉兵衛冷不防手中一鬆，治助便如倒栽葱般地跌倒地面，痛得哇哇大叫。

吉兵衛扭頭一瞧，不覺看傻了眼，原來，出現在他面前的，竟是一隻壯如小牛般的洋犬。

「哇！這是什麼怪物啊！——」

那些婦女們嚇得紛紛拋掉手中的蘿蔔，乍然站起身來，直瞪著那隻來意不善的巨犬。

這隻壯碩的洋犬原來就是聖伯納狗。

也難怪吉兵衛等人會如此大驚小怪，因爲，當時一般人所豢養的愛犬，大多是中小體型的秋

田犬，雖然將軍府中有較大型的土佐犬或紀州犬，但，平常百姓卻不易見到，因此，他們首次見到體型龐大的聖伯納狗，其驚嚇的程度是不難想見的。

「好傢伙，你想跟我打架嗎?好，來吧!」

吉兵衛睜著銅鈴般大的眼睛，緊握雙拳，怒視著不斷低吼的聖伯納狗，忿忿地罵著，替自己壯膽，然而，他的雙腿卻不住地打顫，看來，他並不是那隻狗的對手。

就在人狗僵持之際，突見新九郎匆匆地從巷口走進來，大聲地喝止道：

「吉兵衛，你要敢欺負牠，我就叫你吃不完兜著走。」

「欺負?!喂!到底是誰欺負誰?」

吉兵衛發出怯憐的聲音，有氣無力地說著，剛才追打治助的那股氣燄，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踪。

「這隻聖伯納狗是荷蘭商舘長所豢養的愛犬，你可不能傷牠一根汗毛!……我先警告你，你最好不要惹牠生氣，牠一發怒就會把你的鼻子咬下來的!」

「嗄?!開什麼玩笑!鼻子怎麼可以……」

吉兵衛說著，連忙用手緊緊護住自己的鼻子，好像眞深恐被那隻巨犬一口咬下似的。

「因爲，我的鼻子攏攏總總也只有這一個呀!」

「如果牠眞把你的鼻子吃下去，恐怕就會消化不良囉!」新九郎笑著摸摸那隻聖伯納狗，只

見壯如小牛的巨犬，竟然馴良地坐了下來，舔舔新九郎的手臂。

「早啊!」衆人循聲望去，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原來是女屋主阿金款擺柳腰地從巷口走了進來。今早，她的妝扮有些異樣，但見她雲髻高挽，淡抹胭脂，身著淡藍小花的外衫，和她的氣質非常相稱。

最近幾天，阿金似乎越變越婀娜多姿了——這是閻羅長巷內所有主婦的一致看法。有人說，她因與夫婿個性不合，已告仳離；而另一說法是，其夫婿已經過世了。究竟那個說法正確，並沒有人知悉，同時，她平常又不喜接近男人——事實上，也未傳出有關她的羅曼史，因此，其裝扮一向樸素，甚至有點不加修飾。然而，自從新九郎搬進長巷後，阿金的打扮顯著地改變了，這可能和新九郎有關吧?

跟在阿金身後的是染子，她一面注意著水溝上的蓋板，一面拉著車子進入長巷。

「這對父女從今天開始，就要搬進以前新九郎所住的那間屋子……」阿金環視衆人，指著染子父女大聲宣佈：

「以後，你們可得好好對待他們喔!染子的父親生病了，只有她一個女孩兒家能賺錢維持家計!」

「以後請各位多多照顧、多多指教!」

染子像男人般地抱拳向衆人打招呼。

「治助，你幫他們卸卸行李吧！」

吉兵衞斜溜著眼望著將行李卸下的染子，嚥了一口水說：「嗯！看起來蠻好吃的嘛！」

「你在胡扯些什麽！對你來說，她太年輕啦！」

新九郎用肘部狠狠地撞了撞吉兵衞。

「哎——我不是說那個小姑娘啦！我指的是那隻鴨子，大阪鴨是以色白、肉嫩出名的耶！」

「眞是混帳！那個小姑娘把那隻小白鴨當作寶貝一樣地養著，你怎麽可以作這種非分之想？要是你再敢輕舉妄動，打那隻鴨子的主意，小心你的鼻子！」

吉兵衞聽到新九郎的警告後，下意識地用手掩住自己的鼻子，不懷好意地直瞪著脚旁那隻聖伯納狗。

× × ×

第二天早晨，在驛站裏，十吾一手拿著帳簿，口中不斷地點著圍聚在他周圍的工人。

因，玉川河的隄防被上個月的傾盆大雨沖得有些鬆垮，爲修護長約四百公尺的石牆，十吾才召集五十名工人來工作。現在，他就是要將每個工人的特徵和年齡，一一記在帳簿上，以免收工後發工錢時發生錯誤。

「好，下一個……」

十吾一眼瞧見出現在面前的工人時，不覺怔了怔。這個工人和其他人的裝扮並無兩樣，也是身著短褂、緊身袴，頭紮布巾，外表看似一個男人，但，實際上，「他」却是昨日剛搬進閻羅長巷的染子。

「染子，妳不是姑娘家嗎？」

十吾沈吟半晌後，抬頭問道。

「是呀！我是女孩子呀！」染子挺著胸答道。

「姑娘家可是不能參與這個工作的喲！」

「咦？姑娘家就不准做工嗎？」

染子理直氣壯地反問道。

「當然並沒有這項規定，只是傳統上女孩子是不做這種粗活的，何況，一個姑娘家混在一羣粗暴的男人當中，遲早總會出問題的，妳還是回去吧！」

「但是……掌櫃的說可以呀！」

「掌櫃說的？」十吾皺了皺眉問。

染子望著眉心糾結在一起的十吾懇求道：

「眞的啦！因爲我父親生病，需要很多很多的錢，我到處打聽，在這一帶，惟有驛站的工人工錢最多，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拜託掌櫃，他已經答應讓我工作了……」

「工錢多就是表示工作很辛苦的意思，妳知道嗎？一個女人，尤其像妳身體這麼單薄，一定無法吃這種苦的。」

十吾苦口婆心地勸著染子，希望她能量力而爲。

「我一定做得了，讓我試試看吧！……我實在是需要那些錢啊！」染子仍不死心地央求道。

十吾深深地歎口氣，很難過地望著孝心可嘉的染子，他想，兩人彼此這麼爭論，永無法獲得結果的，不如再去請示掌櫃，看他老人家的意思再予定奪吧！於是，他說：

「染子，妳在這兒稍等會兒吧……」

十吾說畢，連忙走到櫃枱，問道：

「掌櫃的，您是不是僱了個姑娘來工作？」

八兵衞仍將他的下顎抵在算盤上，閉著雙眼，像座雕像般，坐在櫃抬內假寐著，對十吾的問話毫不理會。

「那個姑娘不可能會做那種粗活的，而且，讓她混雜在裏面，也會影響其他人的工作情緒呀！我是不是可以叫她回去？」十吾小心翼翼地問道。

「不可以！」八兵衞突然發出一聲低吼。

「噢？」十吾被八兵衞這聲斷然的回答，嚇楞了眼只是急急地辯答道：「爲什麼？她是個姑娘家呀！」

但，再也聽不見八兵衞的聲音了，似乎剛才那句突兀的答話是囈語。不久，八兵衞又發出沈沈的鼾聲睡著啦！

「嗐！眞拿他沒辦法，每次一提到他不喜歡的事，就要假裝入睡，迴避答話——」

因此，十吾只好悻悻然地回到染子等候的地方，把她的名字登記在帳簿上，心中不住地頂撞著八兵衞：

（哼！老頑固！明知不可爲之事，偏要勉强去做，眞是莫名其妙！……還有，妳這個不自量力的小姑娘，我已經警告過妳啦！忠言逆耳，愛聽不聽，萬一不支倒了下來，那也不是我害妳的！好自爲之吧！）

昨夜，當治助帶領染子挨家挨戶地去打招呼，來過十吾家後，十吾的母親佐和憐憫的口吻說：

「哎！眞可憐！那個姑娘大概做夢也沒想到，有日她會落魄到住在這種長巷裏吧？」

「爲什麼呢？母親……」十吾對母親無由的喟歎，感到不解，支著頤問道。

「咦?你注意到那個小姑娘的一雙纖纖玉手嗎?她的穿著雖然樸素，但一看那雙手，就可知道以前必是個富家千家，從來沒做過粗重的工作，是朵溫室的花朵呀!」

「我需要錢!」十吾的腦際突然閃過染子說這句話時，兩眼所露出毅然不移的眼神。

吃過午飯後，十吾便上堤防查看，堤岸兩旁所栽種的櫻花，有小鳥在枝頭上跳躍著，而成羣的蜻蜓亦無憂無慮地在萬里無雲的秋空中飛舞著。

當十吾走到這兒時，娼妓們的喧鬧聲、街上趕牛車的吆喝聲，都已聽不見了；暖洋洋的午後秋陽照射在運河的河面上，發出粼粼波光，閃耀在十吾的眼底。

玉川河是在承應二年，由玉川兄弟疏濬而成的。他們在羽村町導入多摩川的河水，流經小金井、井之頭、代田橋，直到四谷的關卡。總長約四十公里。

玉川河疏濬完成的翌年，因發生了著名的明曆大火，官方紀錄均付之一炬，所以，有關有河工事方面的正確紀錄並無人知曉。但，遠在四百年前，不借外國的工業技術，而能獨立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實屬難能可貴!

玉川河自關卡以下，就導以石製或木製的地下水管，埋設在甲州街道的地下，如此，江戶的西南一帶，便可普獲飲水的配給，換言之，內藤新宿的所有居民，無人不享受到此條水道的恩惠。同時，人們也在堤防上栽種兩排櫻花，每至開春時節，等於是提供了遊客們賞花的最佳去

處!

——喔!他們正在埋頭苦幹呢?——

十吾以手遮住耀眼的陽光，遠眺對岸的堤防上。他一眼便瞧見染子嬌小的身軀，她混在一羣粗壯的男人當中，肩挑笨重的石塊，吃力地行走的模樣，實在令人憐愛!

——她大概也只能支撐過今天吧?到了明天，她就會全身痠痛，無法起床啦!唉!雖然她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我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

十吾想著，心裏好不悵然，便踽踽行至驛站。

夕陽一西沈，堤岸上的工人就收工，魚貫回到驛站。他們有的一拿到工資，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附近的娼館去尋樂，有的則飽以老酒，雖然行樂的方式不一，但，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哲學，却是頗耐人尋味的。

十吾看到最後露臉的染子，不覺浮現一絲苦笑。

染子佝僂著背脊，雙手緊緊抓住自己的小腿，那種姿勢猶如西洋木偶一般，她正以一種奇怪的步伐，跨過驛站的門檻，吃力地向十吾走過來。看她那痛苦萬分的神情，似乎若不用兩手去抬動她的腿，就無法向前邁進半步啦!

「……妳還好吧?」十吾關切地問。

「唔！還好！」染子一面接過十吾遞給她的四百五十文工資，一面有氣無力地答道。

「妳說謊！那種工作就算是身强體健的男人，第一天也會直喊吃不消，妳只不過是個弱女子，怎麼捱得過呢？不要逞强啦！要是搞壞了身子，那可就糟啦！」

「我說沒問題就是沒問題，你不要在旁囉哩囉嗦，我不想和你說話了……」染子吐了一口氣，不耐煩地說。

十吾聽了，只有銜著染子苦笑，不知該說些什麼好，看情形，染子可能是累得連答話的力量都沒啦！他暗忖道：回家後一定得請母親替他們父女做些吃的東西送過去，因爲，看她這副可憐兮兮的模樣，根本就不可能動手燒飯給她父親吃啊！這樣他們豈不是要挨餓嗎？

十吾將染子送回長巷的住處，當他們行至巷口時，突然從空中飛來一隻男人的木屐，正不偏不倚地擊中染子的膝蓋，只聽得染子「哎呀」慘叫一聲，已倒在地上了。

「哎！染子，妳怎麼啦？」十吾急忙彎腰查看。

「糟糕！糟糕！是不是傷到人了……」

隨著聲音的傳出，主水也慌慌張張地跑過來。

「對不起！平時很少有這種不幸事故發生的！……不要緊吧！小姑娘！」

因公儀膳部方（幕府內的膳房）又派人來詢問明日的天氣預測，所以，主水便依慣例，將木屐甩至街心，詎料，這次竟會傷及路過的染子。

染子雖然搖了搖頭，但她却全身乏力，跌坐地上再也站不起來了。正蹲在井旁淘米的治助見狀，趕緊跑去通知新九郎。不久，新九郎也匆忙趕來了。

「有沒有什麼甜的東西？……」

新九郎用手扳了扳染子的下顎，審視她的臉色，然後，環顧衆人說：「餅乾、甜豆都可以，只要是甜的東西都可以救急，你們趕快去拿來吧！」

「甜蔴藷可以嗎？……如果可以的話，剛才那個客人送來了一包，我可以去拿來……」

聽到這話，治助便三步併作兩步衝進主水的屋子，將放置在玄關處的那包用竹皮包裹的東西，拿來給新九郎。新九郎打開一看，裏面果然是甜蔴藷，於是，他就拿了一塊放在染子的唇邊，說：

「吃吧！染子……」

「我沒辦法吃……」染子搖搖頭，輕輕吐出這句話。

「非吃不可！要消除疲勞，吃這個最有效！」

新九郎斬釘截鐵地說，染子不得已，只好勉强呑下一個蔴薯。主水在旁拍拍胸脯，鬆了一口氣，說：

「是疲勞過度，不是我的木屐害的呀?」

「那當然，你的木屐又不是鐵做的，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威力?」新九郎面露揶揄的笑容，答道。

這時，有個身著紫色外褂的武士，推開人牆，擠到主水身旁，陪著笑臉問道：「明日的天氣究竟如何?」

「刮强風，早晴，午後轉多雲!」

主水面無表情，像唸經般地回答。

「確實沒錯嗎?……因爲，侍候大人食用喜愛的菜餚，是我們御膳房的責任，假使明日果眞多雲的話，那……」

「少囉嗦!不相信就不要來問我好啦!」

主水很不耐煩地揮一揮手，大聲吼道。

武士沒料到主水會這麼暴躁，連忙慌亂地哈腰道歉，然後自懷中掏出一兩黃金，塞入主水的袖中，頭也不回地走了。主水望著他的背影，仍喃喃咒罵著。

「我已經好啦!謝謝你!大夫!」

染子這時已恢復體力，她向新九郎道謝後，便站起身來，搖搖擺擺地走回自己的屋內。

「唉!剛才眞嚇我一跳!因爲，我不喜歡那個來詢問天氣預測的傢伙，所以，一怒之下便忘形地踢出木屐……我還以爲是我的木屐闖禍了呢!」

「看起來好像不是一般疲倦嘛!到底是怎麼回事?」

治助滿心疑惑地問呆在一旁的十吾。

「她今天一整天都在挑石子呀!」

這下，主水不禁呆住了，他訝異地問道：

「做工?她那種身體承受得了嗎?」

「我也一直勸阻她，可是，她非常倔强……」

「不是倔强，是因爲她不得不如此做……」

新九郎以低沉的嗓音，從旁解釋道。

「不得不?你怎麼知道?……」

「一個沒有挨過餓，受過凍的人，是無法瞭解的……」

十吾猛地抬起了臉，直視著新九郎。這句話聽起來雖是如此平靜，但却在十吾的心湖激起了無數的漣漪。

「一個女人只要出賣肉體，就可很輕鬆地賺進大把大把的銀子，尤其是在這樣的一條街上，

更是易受影響，但是，她若抵死也不肯出賣自己的靈魂，而且又亟需一大筆銀子時，就只有出賣勞力，去賺血汗錢啦！……爲了侍奉生病的老父，不辭辛勞地賣命，她眞是個好女孩！」

新九郎邊說邊搖著頭，無限慨嘆道。

在這刹那間，十吾終於頓悟了。

——掌櫃的一定也是這麼想——

十吾突然覺得自己就像不知人間憂愁的頑童，頓時羞愧滿面，簡直是無地自容。就在略透寒意的晚風中，十吾聳著肩，勾著脖子，悄然地回到自己的家。

三

詎料，十吾的預想錯啦！翌日清晨，染子又開始起來打點，準備到驛站上工了。聽到窸窣的聲響，正助直起上半身，以沙啞的聲音，無限心疼地問道：

「妳還要去上工嗎?」正助望著染子瘦削的背影，很痛苦地說：「昨晚，我聽到妳在床上輾轉了一整夜，還不斷地呻吟著，這樣，妳今天還可以支持嗎?……」

「不要緊的，他們都說，只要三天就習慣了。」

染子一面做著飯糰，一面笑著回答。昨夜，佐和送了一些飯菜給他們，所以，她現在正利用

昨晚沒吃完的菜，做些飯糰，當作自己和父親的中飯。

事實上，染子現在只要稍微一動，全身的骨頭就像會發出聲響般地痛徹心扉，而就算輕輕吸一口氣，背部也會痠痛不已，這種情形就像全身背負著重石，連抬起一根手指頭，都覺得力不從心，痛苦萬分。

僅僅一個月前，她還是深川最著名的油類批發商「佐野屋」的掌上明珠。當時，她天天均以習練常盤津（日本古典舞蹈之一）和中國國畫打發日子，可說是不知人世憂愁的溫室花朵。就在一月前，有個刮強風的夜晚裏，祝融肆虐卻成了她生命的轉捩點……。

那晚，「佐野屋」的儲油倉庫突莫名其妙地燃燒了起來，由於強勁的風力所致，火勢頓時變得熾烈而不可收拾，在轉眼間，已波及隔鄰的雜貨商店和民宅，成了一片火海。雖然鄰人並無傷亡，但，「佐野屋」的獨子，也就是染子唯一的哥哥久太郎卻葬身火窟——在火勢被撲滅之後，救火員在起火的儲油倉庫內，發現了他已被燒焦的屍體。

因爲「佐野屋」是火首，而且，他還使附近鄰居蒙受其害，並燒死自己的獨子，依照當時的法律，是要被判離開原來居住之地的，換句話說，「佐野屋」全家需離開江戶，不可在品川、板橋、千住、本所、深川、四谷等地居住。

「染子，都是爹不好，如果以前借給別人的錢，可以要回一半……不！只要追回十分之一的

話，就不必讓妳去吃這種苦，而可過著舒服的日子啦！」

染子對著滿懷歉疚的父親，露出開朗的笑容，說：

「爹，您不要老是對我感到抱歉，女兒怎麼消受得起呢？……我們家本來就不是專營高利貸的，追不回來的債款也就算了，何況，所有的借據也都在那場大火中，統統燒毀了，所以，您還是看開點，不要再想了吧！」

說著，染子用飯盆盛些飯菜，上罩一塊潔淨的紗布，放在正助的枕旁，笑瞇瞇地安慰道：

「爹，這是您的中飯，我給您擱在這兒吧！……哎！不要再想那些無用的事了，只要您的身體能早日康復，也就謝天謝地囉！……對啦！爹，小心看著五郎，不要讓牠溜到外面去喔！因爲，隔壁那個木匠，每次望著五郎時，眼神總是有點怪異……那，我走啦！」

染子吩咐完畢，便跛著脚，一拐一拐地走出家門，正助望著女兒逐漸遠去的背影，不禁老淚縱橫，喃喃道：

「一千兩！……只要有一千兩！……不！有一百兩也就够了，一百兩也就够了……」

正助抬頭看了看滿佈污點的天花板，自言自語著，他的眼神突閃過一抹光芒，像是在想什麼心事似的。

「伯伯！……伯伯！……」

隨著童音傳來，紙門也被推開了，進來的是住在斜對面，一個年約七歲，名叫三太的孩童。

「伯伯，五郎借給我，好不好？」

「鴨子？你要借鴨子幹嘛？」

「我要帶牠到河裏去游水，牠一定會高興得呱呱叫！伯伯，讓我帶五郎去玩玩水，好不好？」

「不過，這隻鴨子是姊姊的寶貝……」

「喔——不行啊？」三太童稚的臉上透出一絲失望。

「三太，實在很抱歉！」

「我從來沒有看過鴨子游水，所以，才想來跟伯伯借五郎，如果伯伯肯把五郎借給我，我什麼都願意做！」

三太背後跟著三個小遊伴，每張小臉都露出渴望的表情，熱切的眼神不斷地注視著正助。

「你眞的什麼事都願意幫我做嗎？」

正助的嘴角抽了一下，急急地問三太。

「是的！伯伯，只要您肯讓我帶五郎去河邊玩！」

「三太，你會不會拉車？」

「當然會囉！你們說，是不是？」

「那麼，伯伯就坐在屋簷下的那輛車子上，麻煩你幫伯伯拉到堀留，好嗎？不過，不能告訴姊姊喔！」

「好啊！」三太很興奮地點頭答應。

於是，正助拄著拐杖，吃力地站起來。他是因中風以致半身不遂，雖然走動時不會有什麼疼痛感，但，行動異常不便，每每心裏乾著急，四肢却不聽使喚。

那幾個孩童像發現了有趣的遊戲似的，七手八脚地把車子拉到門口，扶著正助坐上車，然後將車子拉到堀留。

「就是這裏，可以讓我下車了！」

當車子走到掛著「官方特約油商時津屋」招牌的店舖前時，正助低聲地跟三太說道。

三太順從地停下了車，讓正助一手扶著他的肩膀，一手拄著拐杖，移動著不聽使喚的身體，緩慢地走進店內。

正坐在櫃枱內撥弄算盤的清兵衛，一抬眼瞧見正助來訪，不覺臉色大變。在那瞬間，他像是要拔腿遁逃般地匆匆起身，但，一會兒後，他又恢復鎮靜，扮著一副不自然的笑臉，向正助迎了上去……。

「嗨！原來是佐野屋的掌櫃來啦！失迎！失迎！」

清兵衛招呼著，扭頭叫店裏的小夥計拿來一張坐墊，讓正助坐在櫃枱旁，兩人好交談。

「唉！眞是飛來的橫禍啊！我本來很早就想去探望您的，可是，實在是忙得無法分身……」

清兵衛先聲奪人般地滔滔解釋道，然而，正助却揮揮手，示意清兵衛不必再繼續說明理由了。

「時津屋！今日我來訪，不爲別的，只是希望你能將以前的借款還我……我要不是遭此變故，迫不得已，實在是拉不下這張臉，登門向你要債……」

正助訕訕地說著，不覺低下了頭。

「要債？——要什麼債啊？」

清兵衛佯裝不知情，瞪大眼睛反問。

「總共是三千兩黃金，你若不願一次還，分期還也可以……一次要五百兩，或一百兩都可以……」

清兵衛的嘴角突掠過一絲狡猾的笑意。

「哎呀！你這個佐野屋的老掌櫃啊！怎麼這樣貴人多忘事呢？是不是年紀太大，腦筋不管用啦！那三千兩黃金明明早就還你了，怎麼會再來向我要債呢？」

「胡說！你什麼時候還我債款了？」

「那，你把借據拿出來我看看吧！」

正助瘦削的臉龐，因過度憤怒，而變得一陣青，一陣白，握住拐杖的手也不斷地顫抖著。

「時津屋！你當然也知道，由於那場天災，使得我家破人亡，那些借據也隨著大火變成一堆灰燼了……」

「你的兒子葬身火窟，固然值得人一掬同情之淚，但是，沒能及時將借據搶出來，對一個生意人而言，實在是莫大的錯誤！你總不能把自己的錯誤，加諸別人身上啊！這種作風實在要不得呀！」

「不！有證人！當我要把三千兩黃金借給你時，你們時津屋的帳房也在場，不然可找他來對質！」

正助像發現一線曙光般，興奮得叫起來。

「可是，很不湊巧地，我還債時帳房並不在場呀！」

清兵衛眼中閃過一抹詭譎的笑意。

正助猶如五雷轟頂般，頓時楞在原地，半晌都說不出話來。當他回過神時，眼睛像要噴出怒火似地直瞪著清兵衛，身子不停地顫慄著。

「哎呀！不要生氣嘛！會氣壞身子的！如果你缺零錢花，那不成問題的啦！我可以……」

清兵衛說著，便從錢袋裏掏出一朱銀，丟在櫃枱上。

「三千兩黃金只換得一朱銀？」

正助氣吁吁地一拍櫃枱，把那錠銀子震得「碰碰」亂跳，指著清兵衛的鼻子低吼著。

「你不要？嘿！那就算啦！我還可省下這一朱銀子哪！……對了，前些日子，山名大人一見你那位俏麗的女兒，驚爲天人，想收她爲偏房，要我問問你的意思如何——怎樣？關於這問題，你要不要考慮考慮？」

正助再也無法忍下這口氣了，他氣沖沖地站起身來，舉杖就想照著清兵衛的臉打下，一來蹌踉，身子便歪扭了兩下，著著實實地跌坐地上。

「伯伯，您不要緊吧？……」

三太和三個遊伴在外見到正助跌坐地面，嚇一大跳，連忙衝進屋內將正助扶起。正助因過分激動，牙齒不住地打顫，身體也不停地抖著，被這些孩童扶出「時津屋」外。

「我想要休息一會兒，讓我下來吧！」

當車子行至玉川河畔時，正助喚著長太，這麼說。

「三太，你帶鴨子去游水吧！」

孩子們一聽要讓小白鴨到河裏去游水，都高興得手舞足蹈，大聲地嚷叫著，然後，一羣人呼嘯而去，只留下正助一人獨自待在河畔。正助見孩子們的背影消失後，便歪歪倒倒地走上堤岸，但，一個不注意，他的脚却被底下的石塊絆倒，整個人都摔在堤岸上，於是，他就匍匐著，緩緩爬向河水滾滾的玉川河畔。

——染子，爹眞對不起妳！爲了不使爹成爲妳的包袱，也只有這條路可走了！——

正助在心裏默默地向染子惜別後，就像倒栽葱般，「撲通」一聲，直墜河中。

「啊——糟糕！有人掉進河裏啦！」

這時，恰巧治助替阿金外出辦事，路經此地，一眼瞟見正助墜入河裏，不由得驚呼一聲。

治助無論做什麼事，總是搞砸，唯獨游水最拿手，因爲，他是在千葉鴨川土生土長的，所以，其游水技術相當高明，閻羅長巷裏幾無人望其項背。

治助迅速地脫下衣衫，也跟做「撲通」一聲跳進河裏，抓住正要沉入河底的正助的後衣領，將他拖上了岸。

× × ×

「還好天氣這麼暖和，要是河水稍冷些，他早就凍僵啦！他的心臟非常衰弱，實在好險……」

新九郎檢查被抬進家裏已奄奄一息的正助後，這麼說。

清醒後的正助，不勝唏噓地說：

「哎！救我幹嘛呢！像我這種一無是處的老頭，如果死了倒可省點麻煩，就不會成爲染子的累贅啦……」

對著兩眼茫然望著天花板的正助，新九郎啐道：

「就是這樣，我才不喜歡替人看病！就連小牲畜都有求生的意志，何況是人呢？你怎可說出這麼喪氣的話！」

「我並不是說喪氣話，我是眞有這個打算……」

正助收回茫然的眼神，囁嚅道。

聽了正助的話，新九郎不由得怒火中燒，便破口大罵：

「您知道嗎？您的命可不是能由自己隨意擺佈的……」

治助在旁聽到新九郎的咆哮，像是自己挨了罵似的，嚇得跳起來，離地約有一尺之高。

「如果沒有染子，您的命就完蛋了，就因有染子的悉心照顧，您才能活到今日，您說對不對？……所以，您的命是染子賜給您的，您捫心自問，如果沒有得到主人的允許，是不是可以隨便把命送掉呢？」

從正助無神的眼睛裏，撲簌簌地淌下無數滴清淚。

「染子為了奉養您這個唯一的親人，不惜在外拋頭露面，和一羣粗暴的男人並肩工作，每天挑著幾乎可把脊椎骨壓斷的石頭，就為賺那幾百文工錢，您不覺得染子很可愛、很孝順嗎？……她是因重視您的生命，才肯那樣犧牲自己呀！而您這個不明事理的老頭，竟然會做出這種傻事，您不覺得可恥嗎？……」

就在新太郎一語甫畢時，紙門「唰」地被人用力推開，但見十吾和染子一前一後，匆匆地衝了進來──這是治助打發三太去通知十吾的。

「爹──您怎會做出這種傻事呢？好傻，好傻喔！」

染子「碰」地猛然趴在正助的身上，兩手像鼓棒般，不停地捶打著他的胸膛。

「染子妳就原諒爹吧！是爹不好！」

染子看到父親滿臉淚痕，陡地扭過頭來，不分青紅皂白，便衝著新九郎嚷叫起來：

「大夫！你這是什麼意思？……」

新九郎被她這突如其來的轉變嚇了一跳，呆愣愣地不知自己究竟是得罪她什麼，只有不解地望著她。

「一個大夫應克盡己職，替人看病，你怎麼反倒跑來這裏胡言亂語，欺負我爹呢？」

染子氣勢洶洶地質問新九郎。

治助急忙挺身為新九郎抱不平，說：

「染子，妳錯啦！剛才大夫才救了妳爹一命呢！」

「救他的命，却傷他的心，這又有什麼用？……在不久之前，我父親還是江戶首屈一指的大油商，在深川一帶擁有八間儲油庫，傭僕少說也有五十人，那時，他就像是天之驕子，可是，就在那一夜之間，由於無情的祝融來襲，把我父親一生辛苦的血汗統統焚毀，連我哥哥久太郎也送掉了一條寶貴的生命……」

染子哽咽著說，說到傷心處，不由得聲淚俱下。

「你無法瞭解父親突然遭到此種變故的心情，你這樣責罵他，等於是在揭他心靈上的瘡疤，你這麼做還能算是妙手回春，普濟世人的大夫嗎？」

她並不在意從外褂下擺所露出的雪白膝蓋，呈現在睽睽衆目之下，只是圓睜杏眼瞪著新九郎。

「染子，妳怎麼可以這樣說大夫……」

「爹，您的身體還很虛弱，最好不要說話……大夫，請你回去！那些貓啊！狗啊，用你的方法或許可以治癒，但是，却會置人於死地的，我討厭你，回去吧！」

正助正想開口阻止，可是染子却似發瘋般地吼叫道：

「回去！回去！」

新九郎像隻鬪敗的公鷄，垂頭喪氣地望著怒不可抑的染子，眨了眨眼，提起藥箱便默默地離去。

「大夫！……大夫！……」

新九郎以平靜的口吻，對從後面跟出來的十吾說：

「染子太傷心，僅是如此而已！」

他朝十吾眨一眨眼，像是示意十吾不必躭心似的。

「在這廣濶的世上，實有太多的傷心事，只是你我不知道而已。哎！我們不談這些了……我屋裏熬著一壺糖水，過去我那兒坐坐、聊聊吧！」

十吾略寬下心，便點頭應好，隨新九郎來到他的屋子。當紙門被推開的那一瞬間，十吾不由得驚呼一聲。

以木板舖成的大統間，即是住院患者的病房。在那擁擠的病房內，有一隻前腿裹著紗布的小狗、一隻耳朵脫了皮的小白兎、一隻即將臨盆的狐狸、還有一隻折斷翅膀的斑鳩，牠們都很安靜地各枕一個小枕頭，沉沉睡著。

牠們之所以能和平共處，不相互爭鬪，打得鷄飛狗跳的，大概是那隻聖伯納狗在旁監視的原因吧？

「哇——眞是天下奇觀！」

十吾一面跨過玄關，一面嘖嘖讚歎道。

「你如果認爲人和動物彼此無法溝通意志，那就錯啦！這些小傢伙只要耐著性子，慢慢勸說，牠們都很溫馴的……我常對牠們說：『小乖乖，你們要安靜，不要吵架，我很快就會把你們治好的！』牠們通常都很聽話的！」

新九郎從爐上提起茶壺，笑着對十吾說。

十吾在狐狸和斑鳩的病床間，找出一處空位，落了座後接過新九郎遞給他的茶杯。

「啊——」糖水的甜味在嘴裏緩緩地擴散，十吾舒適地深深吐出一口氣。

「三田大爺說的不錯，雲量已經漸漸多起來了……」

新九郎從窗口探頭出去，抬眼觀望蒼穹。

「大夫——」十吾換了另一種口氣，問：「我記得昨日，大夫知道染子的遭遇後，曾經語重心長地告訴我，沒有挨餓受凍的經驗，是無法體會她的心境和立場的，恍似大夫對此種境況有相當深刻的瞭解，那麼，我要冒昧地請問你，在你落脚這個小鎭之前，究竟住在什麼地方？做過什

麼事？爲何要遷到此地定居？」

「哈哈哈……」新九郎低聲笑了起來。

「爲混口飯吃，啥事都幹過啦！」

「你這麼含糊其詞，我……」

十吾滿頭霧水地望著新九郎。他對新九郎如此避重就輕的答語，感到非常困擾，因爲，在他的心目中，新九郎是個深不可測且令人仰慕的人物。

據聞，新九郎出身於貧苦的旗本（江戶時代武士的一個階級）之家，排行第三。及長，曾至長崎隨荷蘭人學醫，爾後，又到某藩當獸醫，但因與目付（江戶時代的官績，負責監督武士行爲者）發生衝突，無法在那兒立足，從此便浪跡天涯，四處行醫了。也有人傳言，謂新九郎是某御醫與妾所生之子。

自從新九郎搬進閻羅長巷，迄今已逾兩月，由於他的醫術高明，猶如華陀再世，其聲名已不脛而走，許多人都慕名遠從目黑、高井戶一帶求醫。長巷裏的每個居民，對這個桀驁不馴的異鄉人皆感到很好奇，因而對他的一舉一動，以至生活習慣，平時嗜好都瞭若指掌，譬如，新九郎平日好喝兩杯，對姑娘有憐香惜玉之情，喜歡吃蕪薯、餡餅；沒有患者時，喜閱讀荷蘭書籍。但，有件事所有人卻都矇在鼓裏，那就是，一旦需拔刀相助時，新九郎卽會搖身一變，從仁心仁術的

大夫變成殺人不眨眼的劍術高手，這個秘密唯有十吾和主水知悉。

至於新九郎謎樣的過去，則一直都是十吾極力想探知的答案，因此，他仍不死心地繼續追問。

「至少得請你告訴我，你是在那兒出生的？」

當十吾剛問出口，紙門上突有一黑影映了上來。

「大夫在家嗎？」門外響起了嘹亮的銀鈴聲。

「喔——請進來吧！」

染子抱著小白鴨的身影出現在門口。她可能在井邊淨了臉，在她的前額還沾有數滴水珠。

染子單手按在木板上，向新九郎鞠了個躬：

「大夫，剛才實在非常抱歉——」

「沒關係，妳不必放在心上……妳把心中的悶氣發洩出來後，是不是覺得舒暢些啦？」

「嗯，是好多了。」染子羞慚地答道。

新九郎和十吾見狀，不覺相視而笑，染子也靦覥地笑了起來，她懷中的白鴨不明究裏也跟著「呱呱」叫個不停。

「……後來我被父親責罵了一頓，父親說，他是因心頭鬱悶，一時想不開才……」

「喔——原來是這樣啊！」新九郎恍然大悟道。

「如果我們的店舖沒有被燒毀、哥哥沒有葬身火窟，所有的借據沒有被燒成灰燼……哎！這些都已是明日黃花，想它又有什麼用？但，我父親却仍念念不忘，還是一味追尋著過去的夢……他說，這就是心病的癥結。」

「喔！像這種病在任何一本醫書上都沒有記載哪！這倒眞是難得一聞的疑難雜症，哈哈哈……」

新九郎故作輕鬆狀，灑落地仰天大笑。

「父親還說，剛才被大夫曉以大義，狠狠地訓誡一頓之後，心情頓時豁然開朗，心病已不藥而癒了。」

「嘿！我的話竟然也會發揮如此大的效用啊！」

「父親卸下心頭的重擔後，打算重整旗鼓，東山再起呢！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等他身體康健之後，就要開始挑油出去賣，直到在新宿開一家油舖爲止，否則絕不罷休！」

「那太好啦！這樣，妳的努力也就有代價囉！」

「剛才實在很抱歉，我眞該好好謝你才是！」

「哎呀！何必這麼婆婆媽媽的……你也要喝嗎？」

新九郎說著，倒了一杯糖水餵五郎。

「咳！這隻小白鴨養多久啦？」

「五郎本來是我哥哥飼養的……原是一個專爲我們送菜籽油的農人，要送給我們吃的，可是哥哥不忍心吃……」

「你哥哥一定是個心地善良的青年……」

「大火撲滅之後，父親站在已被燒成灰燼的廢墟中，傷心垂淚。望着他老人家佝僂的背脊，和一夜之間頓成風燭殘年的蒼老形貌，我眞想把父親給殺了，然後自殺謝罪，免得我們父女留在這世上，飽嚐人間疾苦……但，就在這轉念之間，突然看到這隻鴨子灰頭灰腦地，從角落裏『呱呱呱』地跑出來，在這剎那，我覺得像是哥哥顯靈，回來鼓勵我，要我勇敢地活下去，接受生活的挑戰！」

染子無限感慨似地，緊摟一下懷中的小白鴨。

「我認爲牠就是我哥哥的化身！」

說這句話時的染子，神情是那麼的清純、神聖。

四

同在此際——時津屋清兵衞正跪伏在愛宕下山名外記的宅第內，聆聽着外記得意忘形的炫耀。

「清兵衞，我已經被任命爲長崎奉行，長崎奉行了嘿！」

外記那張本是油光滿面的臉，此時顯得更爲油亮，只見他手舞足蹈地向跪伏在面前的清兵衞說着。

「今日，若年寄永井肥前守大人下了一道任命，指派我去當長崎奉行，你說，這豈不是天大的好消息？」

「眞的呀！那眞是太恭喜您啦！大人！」

「嘿，這下子，出人頭地的時刻果眞來臨啦！當上長崎奉行之後，只要我稍使點法子，便可平步青雲，直上江戶町奉行、勘定奉行、若年寄，如此一來，老中的寶座就在我的眼前囉！清兵衞，你說，這不是很值得大事慶賀的事嗎？」

見外記得意地撥着如意算盤，清兵衞的眼中突掠過一抹曖昧的神色，但見他涎着笑臉，卑恭屈膝地說：

「大人彰顯的日子，也就是我出頭的日子，現在聽到這大好的消息，我當然也按捺不住興奮之情，但……」

「怎麼？有什麼問題嗎？……」

「是的，可能會有人來阻礙大人的前途……」

「是誰膽大包天，敢來破壞我的好事？」

清兵衞鬼祟地掃了四周一眼，然後，緩慢地膝行至外記身旁，悄聲說道：「是佐野屋的正助！」

「佐野屋？你不要危言聳聽啦！那個糟老頭會有啥能耐？」外記雙眉一揚，繼而嘴角一撇，不屑地說。

「他今天到我那兒去要債了！」

「嗄？要債？他不是沒有借據嗎？」

「是呀！但，他那種落魄的模樣，可能會引起別人的同情，這對我們非常不利的呀！」

「嗯！」外記頗爲贊同地點點頭。

清兵衞清清喉嚨，以老奸巨滑的語氣分析道：

「您想想看，如果佐野屋天天都以那副可憐的姿態，到這兒來找您，您該如何應付？假使你讓他吃閉門羹，他很可能就在屋外叫嚷，攪得你無法安寧，同時，這樣也會引起各種不利於我們的流言……」

外記一聽清兵衞的剖析，不覺着慌了。

「哇！這才糟糕咧！倘若這種醜事傳到永井大人的耳裏，我們也甭想出人頭地啦！說不定還會陰溝裏翻船，招來殺身之禍哪！」

清兵衞爲趁此煽搖，就壓低嗓門，强調道：

「現在的佐野屋想錢都快想瘋了，要是他想豁出老命和我們放手一搏，那麼，可能就會鬧得滿城風雨，而不可收拾啦！萬一別人懷疑我們的行徑，那……所以，我們必須有所行動，而且是刻不容緩——」

「嗯！」外記雙臂環抱胸前，重重地點了下頭，他的眼睛突然閃爍着狡獪的光芒，嘴角也漾出得意的笑紋。

× × ×

吉兵衞蹲在染子家屋簷下的陰影處，不知是在對誰說話，只見他嘴裏低聲地喃喃道——吉兵衞這個莽撞的漢子，從未曾如此悄聲和人交談過，更何況，他似有所畏懼地緊捏住自己的鼻子，以低姿勢跟對方說話。

「嘿！吃吧！這個荷蘭肉丸味道可是很棒喔！」

原來吉兵衞說話的對象，就是那隻他平時視爲剋星的聖伯納狗力庫，後者正以詫異的眼神，

擺出防衞的架勢，目光烱烱地直望着一改常態的吉兵衞。

「哎呀！沒什麼啦！裏面眞的沒有毒藥或安眠藥啦！你放心地吃吧！……哪！這個比較大……」

吉兵衞日日垂涎着那隻白白胖胖的鴨子，前些日子，他處心積慮地設下陷阱，想引那隻鴨子上鈎，但是，不幸得很，却被新九郎撞見，這麼一來，不僅鬼計沒有得逞，反被新九郎臭罵一頓。自此以後，新九郎便派遣吉兵衞的剋星——力庫，日夜看守染子屋前，使吉兵衞心生膽怯，不敢越雷池一步。

力庫把鼻子貼在地面上，使勁地嗅了嗅荷蘭肉丸的味道，像在鑑定肉丸是否卽是欲誘牠上當的餌似的。

「哎！吃啦！這是我特定做來孝敬你的哪！」

力庫抬眼望了望不斷獻殷勤的吉兵衞，終忍不住肉丸香味的誘惑，搖搖尾巴之後，便狼吞虎嚥地把肉丸一口吃進肚子裏啦！吉兵衞見狀，喜孜孜地低喊道：

「對！對！就是這樣！再吃一個吧……」

難怪吉兵衞會喜形於色，因爲，他確實在肉丸裏摻了安眠藥——這是昔日他和一位江湖郎中，因細故大打出手，吉兵衞將對方打得落花流水後所得的戰利品——眼見力庫卽將解除警備，肥

鴨就可得手，他怎會不雀躍呢？

力庫仍不知情地吃着吉兵衞拱手孝敬牠的肉丸，待牠吃下五個肉丸後，便很滿足地伸出扇葉般大的舌頭，舔舔沾滿肉屑和洋溢肉香的嘴巴四周。

「哼！終於下肚了吧！嘿！這下好戲在後頭囉！」

這時，吉兵衞的腦中不禁浮現一隻烤得香噴噴的肥鴨，他不由得也伸出舌頭舔了舔嘴唇。

力庫吃飽後，站起來往前走兩、三步，突一個踉蹌，只聽得「碰」一聲，力庫已倒在地上，未幾，就發出沉沉的鼾聲，進入夢鄉了。

「嘿！我終於可得遂心願啦！」

吉兵衞樂得心花怒放，得意忘形地跳了起來，然，旋即，他又急忙掩住自己的嘴巴，環顧漆黑的四周，然後躡手躡脚地溜到門口，探頭張望了一下。

「糟糕！他們還沒有入睡……」

屋內的燈火雖然熄了，但仍可聽到染子的說話聲：

「五郎，今晚爹早早就上床了，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太疲累了，哎！好可憐喔！可是，這樣反倒好，他現在忙得再也沒心思去想傷心事，也不會一直念着過去啦！……從今以後，我們的生活就可逐漸改善了！……所以啊！人家說，好死不如賴活，這句話還眞有道理哪！看到我們能這

麼平安地過日子，哥哥在九泉之下也該瞑目了。」

那隻鴨子像是聽懂主人的話似的，不斷地「呱呱」回應着，這時，吉兵衞突覺得自己的眼眶似有點異樣。

「咳！眞不湊巧，怎會聽到這種話呢？」粗魯的吉兵衞喜歡滋事，也很好吃，但另一面，當他聽到或見到感人的話語與場面，就會像個軟心腸的婦人，被感動得涕泗縱橫，這是吉兵衞的天性。

他儘量壓低聲音，用手臂擦擦鼻子，然後眨眨眼睛。

「這個小姑娘爲什麼要對鴨子說這種無聊話呢？眞是莫名其妙！尤其是對那隻令人垂涎三尺的肥鴨……唉！算了，今晚還是鳴金收兵，改日再下手吧！」

思及此，吉兵衞便用他那粗壯的手臂，揉揉眼睛，再捏捏鼻涕，當他正想站起來時——

吉兵衞一瞟眼，瞧見三個身着黑色勁裝的幪面武士，摸黑從長巷口閃了進來。這三人並未發現躲在木材堆後的吉兵衞，但見他們互使一個眼色後，便紛紛拔出長刀，無聲無息地逼進染子家前。其中一個幪面武士用刀柄插進木板門縫內，想將大門撬開。

吉兵衞見大事不妙，立即如飛矢般衝出來，手持粗木柴，一棒便朝那個企圖撬開大門的幪面武士打了下去，打着他眼冒金星，踉蹌數步，「碰」地跌坐地面。

另兩個蒙面武士見狀，倏地轉身，舉刀便向吉兵衞劈過來，吉兵衞身形一移，然後扯開喉嚨嚷叫起來：

「你們想幹什麼？……大家快出來喲！大夫！三田大爺！快來喔！……有强盜！殺人哪！……
…」

長巷裏每家住戶的紙門，「刷」地齊響一聲，全都打開來。新九郎一馬當先，旋風般地衝出家門，其他壯丁也都各執掃帚、竹竿、木棒當作武器，氣咻咻地隨後衝出。

「大夫！快點！是染子家！……」

染子驚恐的叫聲劃破寂寂夜空，觸目驚心的慘慘刀光，在一片闇黑中，顯得特別令人心寒。

只聽得裏面一陣騷動，不久，這三個蒙面武士已被鄰人七手八脚地捆綁起來，安置在井旁。

他們均約莫三十來歲，面貌强悍，可見是來意不善。

「正助他不要緊吧？」佐和很躭心地問。

「不要緊的，只是受了點驚嚇而已！——他的棉被被利刃劃成兩半，要是那傢伙功力再深點的話，早就沒命啦！」

聽新九郎這麼一說，衆人均以燭光映照那三名惡徒的臉，再以仇視的眼光定定地瞪着他們。

「咦？奇怪——」主水偏着頭思忖了半刻，不解地問，「瞧他們的裝扮是相當不錯，而且他

們所佩戴的兵器也相當名貴，應不是宵小之流，那，他們爲什麼要到這條如此貧困的閻羅長巷來搶刼呢？」

「大夫！他們一來就顯得殺氣騰騰，而且，也是看準目標下手的，可見他們是來殺人，不是來搶刼啦！」

吉兵衞急急地在旁說明道。

「喔！他們的動機是爲尋仇，而非錢財呀！」

有個斜眼像是首領模樣的武士，忽然向地面吐了一口飛痰，滿不在乎地說：

「你們趕快把我們送去代官所法辦吧！待在這兒臭氣沖天，我們都快被熏昏啦！」

「你這個不知死活的傢伙！」

吉兵衞聽到這種侮蔑的話，實忍無可忍，便忿忿地向斜眼的傢伙揮了一拳，並破口大駡。

「哼！你少威風，以後你就會後悔！」

斜眼的傢伙咬牙切齒地警告吉兵衞。

「嗄？三更半夜摸着黑來殺人的兇手，還敢這麼氣勢淩人？你別欺人太甚，看我修不修理你！」

說着，吉兵衞又握緊拳頭，準備對怒目以視的入侵者飽以老拳，但，新九郎突挺身擋住，

說：

「慢着！吉兵衞，你單是揍他也無濟於事……喂！你們爲什麼要來暗殺正助？從實招來！」

但是，那些入侵者却一齊撤過頭去，不予理會，只是氣勢洶洶地吼道：「把代官叫來吧！」

「喔？你們不喜歡我的質問，是不是？」

新九郎突「嗶」地一聲吹了下口哨。

「快！力庫！過來！……」

但見那隻聖伯納狗搖搖擺擺地從人牆中擠出來。

「奇怪？你怎麼啦？是不是吃了安眠藥啦！」

新九郎並未瞥見吉兵衞愀然色變的神情，就轉身對那些仍呲牙裂嘴的惡漢冷笑道：

「哼！這麼一來，我明白啦！你們必定是事先均已調查得一清二楚，知悉這兒尚有一隻巨犬看守着……那麼，我就更想知道你們殺人的動機爲何啦！」

三個被捆綁在井邊的蒙面武士，已被衆人揭去黑色蒙面巾。當他們瞧見兇猛壯碩有如小牛般的力庫時，本是目露兇光，滿臉不在乎的神色，頓時變得大汗淋漓，忐忑不安，可是，爲了逞強，他們仍是虛張聲勢地叫道：

「……那隻怪物是什麼？……不管你叫什麼來，使什麼法寶，我們都不在乎，反正只有一句

話，不知道！」

「力庫！他們罵你是怪物，你能忍受這種侮辱嗎？……去！去咬掉他們的鼻子，呑吃下肚，待會兒我再給你一些胃藥吃，以免消化不良！」

聽到新九郎的命令，那三個歹徒霎時嚇呆了，他們爲躲閃那隻巨大聖伯納狗即將湊近來的鼻尖，都不斷地扭動着身子掙扎、後退。

「哎！力庫，甭對他們客氣啦！他們不但餵你安眠藥，使你英雄無用武之地，而且，還罵你是怪物，所以啊！你就該狠狠地咬他們一口！」

力庫先對新九郎搖搖尾巴，表示領命，然後再衝着那三個已嚇破膽的蒙面武士，粗暴地咆哮數聲。

「慢着，慢着！我說——我們是來試斬的！」

其中一個武士臉色驟變，一面顫抖着，一面這麼喊道。

（籌好一口刀後，爲斷其刀鋒之快鈍，需行試斬。）

「哼！胡扯，那有千挑萬選地闖進良民屋裏試斬的？你當我新九郎是何等人物？……力庫！上吧！」

力庫一聽新九郎的命令，低吼了一聲後，忽地將兩隻粗壯的前脚踏上那個武士的雙肩。

「好！我說，我說，我什麼都說——」

那個武士因過度驚恐，便將眞相一五一十全抖了出來。原來，他們是受愛宕下旗本山名外記所雇，前來刺殺正助的，然而，眞正的背後唆使人，則是時津屋的掌櫃清兵衞，同時他們還供出，外記和清兵衞曾一再告誡，無論如何必得完成使命，否則不准回去覆命。

五

天色微明時，新九郎、主水、十吾、吉兵衞等人，皆齊聚在染子家，圍坐在正助的枕房。

「喔！原來他們是受山名大人指使的呀！……不錯！我的確曾借給他二千兩黃金，至今尚未要回哪！」

正助恍然大悟後，再以肯定的口氣說道。坐在一旁的染子卻氣得滿臉漲紅，忿忿罵道。

「我們已決心不再向他們追回那筆債了，爲何他們還不肯放過我們這對無依無靠的父女？這天下還有公理嗎？」

「越是有財勢的人，越是膽小、卑鄙，這似乎是不變的道理，不過，時津屋的作法也實在太過分了。」

新九郎說着，主水亦頷首附和道：

「我也是這麼想，這並非單純的債務問題……」

「嗯！他們可能害怕正助老爹揭發他們的瘡疤吧？因爲，心存恐懼的人才會做出不合理的事啊！」

十吾偏頭思忖一會兒後，很愼重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會是什麼事呢？……比三千兩債款還重要的事，究竟是什麼呢？——」新九郎喃喃自語道。

大夥兒一時都沉默了下來。這本是一樁已失去借據的債務，且時日已久，債主又是身體有殘障、無錢無勢的老頭，按常理而言，對方應可高枕無憂，放心地賴帳才對，爲何還需雇用殺手來殺人滅口？這其中的因由何在呢？

「比黃金更重要的就是生命……譬如，爲了要逃避死罪，這好像也不太可能吧？像時津屋那的生意人，不可能犯下滔天大罪，需被判死罪的呀！……」

新九郎聽到吉兵衞低聲的自言自語，眼睛不禁亮了起來，他急急問道：

「染子，妳家油庫發生大火時，有無可疑之處？」

「嗯！大有可疑……」染子急忙答道：「因爲我家是油行，所以對火燭都特別小心、敏感，而且，我和哥哥自幼就一直被叮嚀，該如何小心處理火燭，因此，我哥哥是不可能拿着火燭到油

庫去的，那豈不是自尋死路嗎？」

「嗄？油庫？」大夥兒都瞪大了眼睛。

「是的！哥哥的屍體就是在油庫裏被發現的！」

「有沒有人目擊妳哥哥進入油庫？」

「沒有！他當時是代爹外出辦事，至於他是什麼時候回來也沒人知道，所以，並無人見他進入油庫！」

「他當時是到什麼地方去辦事？」

「嗯……是到時津屋去催討債款——啊！」

染子突若有所悟地驚叫一聲，衆人似也有所感地叫起來，而，正助亦猛地直起了上半身。

「對！一定是時津屋惱羞成怒，失手將他殺掉了……對，一定是這樣，大夫，你認爲如何？」

十吾興奮地推論着，主水接言道：

「然後將屍體移至油庫，再點上一把火……」

吉兵衞緊握拳頭，用力捶打一下自己的大腿，大聲說：

「喔——原來他們是爲避免奉行所調查債務問題時，牽扯出這椿命案，才派人來殺人滅口呀

！」

「殺人犯和縱火者，都需遊街示衆，再處以極刑，這並非普通的死刑，難怪他會不擇手段置你於死地啦！」

新九郎說了這句話後，大夥兒皆目露憐憫的眼光，直楞楞地凝視着正助。但見正助很激動地將已有皤皤白髮的頭，深深地埋入棉被裏，雙肩不住地顫慄着，似很痛苦地强忍着滿腹辛酸和怨氣，暗自飲泣。

「哼！這種氣叫人怎嚥得下肚呢？你們看，剛才我們送到代官所法辦的那三個傢伙，要是眞有三千五百名的旗本替他們撐腰的話，那，代官也奈何不了他們啊！在强權的壓迫下，勢必得開釋他們的。呸！我若不搞他個天翻地覆，心裏這股鳥氣怎能消下去？」

吉兵衞張牙舞爪地怒罵道。他將兩手的指頭關節扳得「劈哩啪啦」響，還不停地跳脚、咆哮。

新九郎默默地起身，以眼神暗示吉兵衞到屋外去。

「大夫，怎麼啦？看你神色這麼凝重！」

一到巷口，吉兵衞便迫不及待地問。

「嘿！傻瓜！這還用擺明嗎？」

主水壓低嗓門，嘲笑着尙未頓悟的吉兵衞。

「那麼，我們當如何行動呢?」

十吾也神秘兮兮，單手遮臉，唯恐洩露風聲似地說着。

「哼!這還用說嗎?……」

三人似乎都沒料到新九郎竟會下此決心，不覺瞠目結舌地望着他，但見後者從牙縫中，一字一字地迸出：

「以火攻火!一命抵一命!」

十吾不由得抖了一下，雖然新九郎只吐出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並未作任何說明，但從他的神情和話語，却可深深地感覺出，其中充滿了無比的殺氣。

主水抬頭望了望天空，說：「今夜最適宜!」

「爲什麼?」十吾和吉兵衞異口同聲問道。

「過了午後就會開始下毛毛雨，而且無風，這樣，我們就可不必躭心火勢會蔓延到隔鄰，傷及無辜啦!」

三人聽了皆面露喜色，不住地點頭稱是。

「好，吉兵衞，今夜你扮演個賣水的小販!」

新九郎拍拍吉兵衞的肩膀，如此吩咐道。

「什麼?賣水的小販?」吉兵衞大惑不解地問。

「對!在水裏你必須放進大量給力庫吃的那種安眠藥!」新九郎以似笑非笑的眼神直盯着吉兵衞。

「開……開什麼玩笑……我爲什麼要給力庫吃……安眠藥……」吉兵衞立即漲紅了臉，結巴地辯駁道。

「嗄?給力庫吃安眠藥的不是那三個壞蛋嗎?」

十吾看了看新九郎和吉兵衞，急忙問道。

「如果是歹徒的話，絕會下毒藥，讓力庫立刻斃命的!就是這個貪吃的傢伙，日夜覬覦着染子養的那隻大白鴨，挑個黃道吉日所幹出來的好事呀!」

「不!不!不……」

吉兵衞窘得說不出話，只能一疊聲地說「不」。

「要不要我帶力庫來指證一下?」

新九郎說着，打算吹口哨召力庫來。吉兵衞見狀不妙，只好舉白旗投降，坦認不諱。

「哎呀!不要這麼愼重其事嘛!我承認是我幹的，這總可以了吧?反正我聽你的話，到時候

把安眠藥摻進水裏就是了……萬一眞把我這麼俊挺的鼻子咬掉，那我這個美男子不就完蛋了嗎？……」

吉兵衞愁眉苦臉地說完後，又急急地以手護住鼻子。

大夥兒看到吉兵衞這股滑稽相，不覺哄堂大笑。然後，四人再竊語一番，便各自回家睡覺。

薄暮時分，吉兵衞挑着水桶行至堀留。

「賣水！賣水呀！有人要買水嗎？」

走至時津屋的膳房後門時，吉兵衞故意扯着喉嚨吆喝數聲，並探頭向內觀望一番。

「哎呀！水還有啦！……不要嚕囌了！」

裏面一個年輕的女僕很不耐煩地揮手答道。

膳房內的竈火正旺，有三、四個女僕手忙脚亂地準備晚飯，陣陣的菜香撲鼻，吉兵衞不禁嚥下一口口水。

「這水很清涼、甘甜哩！——」

吉兵衞仍不死心地向那個女僕推銷。

「說不要就不要，你還在這兒死纏人幹嘛！不信你到水缸那裏去看看，剛才有人挑好了，可以吃到後天中午。」

女僕頭也不抬地用手指指角落裏的水缸。

「喔！原來水缸的水已經滿啦？」

吉兵衞佯揭開水缸蓋查看，他一溜眼發覺並無人注意他的行動，便迅速地將懷中的安眠藥粉末取出，全部灑入水缸內，然後再若無其事地向女僕道聲叨擾，掉頭走出去。

同在此時、新九郎、主水和十吾一行三人到「山多子屋」去，和他們相商借三套救火服。不久，很順利地獲得對方首肯，三人連忙換上小褂，外罩皮製的大褂，然後再纏上頭巾，手持救火用的長柄大鐵鈎，如此便儼似一副救火員的裝扮了。

「嘿！怎樣？如果我們這副打扮衝進娼館裏，料必那些粉頭們必會嚇得鷄貓子喊叫的！」

吉兵衞拍拍胸脯，戲謔地說道。三人笑着離開救火隊，在一片煙霧般的小雨中，他們快步地走向堀留。

「咦？大夫，今天你好像沒有佩刀？」

走到行人坡時，主水突然開口問新九郎。

「我今天又不是要去和對方厮殺，只不過想讓時津屋重寫一張借條，承認向正助借過款子而已，爲什麼要佩刀呢？」新九郎微微一笑地答道。

「我們快走吧！要是關卡關起來了，那就麻煩囉！」

十吾舉踵眺望前方，不安地催促道。

江戶每條街道均設有關卡，以晚間酉時的鐘聲爲訊號，看守關卡的守衞立卽將柵門放下，禁止通行。像新九郎他們三個作如此奇異的裝扮，若想通過已關閉的關卡，必會受到守衞的盤問，故十吾方有此慮。

「臨出門時，你怎麼對你娘說？」

新九郎知佐和若曉得十吾此次眞正的目的，必不會輕易讓他出門，因此才這麼問道。

「我向母親稟報，今夜掌櫃家有重要的集會，我需列席參加，母親不疑有他，便讓我出門啦！——三田大爺，您今晚也是來看熱鬧的嗎？」

「嘿！小孩子怎可開大人的玩笑？」

主水佯怒，低聲地罵著十吾，三人不禁又笑了起來。

剛過尾張町時，一輪紅艷的夕陽已完全隱入黑色的羣山懷抱裏了。可能是因他們三人皆著救火服的緣故，所以，途中並未遭到捕快的詢問，一路通行無阻來到堀留。

「大夫！」吉兵衞從時津屋放置救火用的大水桶旁閃了出來，低聲埋怨道：「你們來得太慢啦！」

「你的任務完成了嗎？」新九郎問。

「大概沒問題，從用過晚膳後，屋內就靜悄悄的，毫無聲響，我想，可能已經產生藥效了吧？」

那隻壯碩無比的聖伯納狗只吃了五個荷蘭肉丸，就倒地不起，那麼，食用摻有藥效如此强烈的安眠藥的水之後，當然也會睡得不省人事啦！

「救火鐘那邊，你安排得怎樣了？」

「都已經安排妥當了，那個膽小如鼠的傢伙，花了我不少時間哪！」吉兵衞得意洋洋道。

原來，吉兵衞是聽新九郎的吩咐，將治助帶到附近裝有救火鐘的瞭望臺，要他爬上高達數丈的臺上，權充守望員。要將站在二樓窗口都會嚇得昏過去的治助推上瞭望臺，確實需費九牛二虎之力方能達到目的。

「我也告訴治助了，過一炷香的時刻後，就得敲響救火鐘來配合我們的行動。」

新九郎聽著，默默地點頭，然後手一揮，主水、十吾和吉兵衞便尾隨其後，溜到了時津屋的側門。新九郎命吉兵衞撬開側門，四人悄悄地潛入宅第內。

「啊——這是啥玩意兒？」

吉兵衞脚下一個踉蹌，差點向前仆倒，待他定睛一看，原來是踢到躺在門檻內睡著的小夥計。

在偌大的店舖內，四處都擺滿一桶桶的油。已經用草包捆好的，可能是要運到外地去銷售；而塗上黑漆的油桶，則可能即是要送到官府的。

在膳房的門檻上、櫃枱上、地面……到處都橫七豎八地躺著人，每人均呼呼地打著鼾，睡得相當沈。

「全屋子都搜索一遍！大家快點動手將所有的人和牲畜抬到外面的庭院去！」

新九郎一聲令下，十吾、主水等人默默地點頭，各自將帳房、夥計、女僕等扛在肩上，抬到庭院安置妥當。

在後進的屋內，躺著一個衣著華麗，神容肅然，看似不易親近的中年女子——這可能是清兵衛的髮妻，她的身旁還倒著三個胖嘟嘟，面貌酷似清兵衛的少女。

「嘿！我們要找的人都在這兒——」

主水站在房門口，向大夥兒招了招手。

清兵衛本人則坐在飯桌前，身子靠在床柱上睡著了。新九郎見狀，嘴角泛出一絲冷笑後，便對衆人說：

「好，各位辛苦了，剩下的事就由我來辦吧！」

主水三人點點頭，轉身邁出屋外，守自已的崗位去了。

新九郎將清兵衛牢牢地捆在柱子上，然後左右開弓地賞他幾記耳光，說道：「喂！醒來吧！」

清兵衛頓然驚醒過來，問道：

「嗄？怎麼同事——」

當他發覺自已被捆綁在柱子上時，嚇出一身冷汗，問：

「你們是盜賊嗎？……我的妻兒怎麼啦？」

「不必窮緊張，她們都安然無事，已被我扛出屋外啦！現在留在屋內的只有我和你兩人！」

「扛出屋外？爲什麼？……」

清兵衛心中疑雲大起，睜大細小的眼睛問道。

「待會兒救火鐘大作，這裏就要發生大火囉！」

「嗄？火？……你的意思是什麼？」

清兵衛扭動著身軀，想掙脫繩索站起來。

「雖然事情發生的過程有些本末倒置，但這也無傷大雅，因爲，這麼做比較不會波及隔鄰，傷到無辜，而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將你的店舖和你本人燒毀而已！」

「不！不！你要多少銀子我都可以給你，但是，你不能這麼殘忍……」清兵衛嚇得臉色發靑

，直嚷道。

「什麼殘忍?我只不過是將你加諸佐野屋身上的事，同樣地在你這兒重演一次罷了!」

清兵衞多肉的臉頓時扭曲了。

「喔!原來你是被佐野屋買通的喲!」

「不!」新九郎緩緩地搖了搖頭。

「不是?那你是受誰的指使?」

「是大公無私的閻羅王派遣我來的!他一向不喜歡不公平的事，因此，要我代他到這兒向你討同公道!」

清兵衞不斷地掙扎，想掙脫繩子，但捆在他肥胖肚皮上的繩索却越勒越緊。

「如果你不願在這兒像烤豬般地被活活燒死，那麼，我們可以來談條件——只要你肯招出以往所犯的過錯，坦認殺人、放火，並重新寫下一張借條，我就放你一條生路……怎樣?這樣公平吧?」

「混帳!我時津屋豈是能受你威脅的?」

「我並不是恐嚇你，你仔細聽聽，那是什麼聲音?」

清兵衞側耳傾聽，果然，清脆的鐘聲劃破冷雨霏霏的夜空，清晰地傳入他的耳中。新九郎突

擧起右腿，踢倒在他身旁的一桶油，然後，拿起飯桌上的一盞油燈，丢到漫得滿地皆是油的地面。只聽得「轟」地一聲，屋內已陷入一片火海。

「啊——」清兵衞驚恐得眼珠都快暴出來了。

屋內被熊熊的火焰照得如同白晝般地亮。這時，火舌已吞噬了一扇扇的紙門，眼見就將蔓延到天花板了。屏風上一隻用金泥描繪而成的展翼白鶴，像是萬分痛苦地掙扎著，不久，整座屏風亦燃燒起來，碰然倒下。

「救命啊!——我給你一千兩黃金!不!三千!……不!五千!五千兩黃金……」

清兵衞嚇得魂魄出竅，高聲地哀叫著。

「你就拜託你的黃金來救你出險吧!」

「你——你也同樣會葬身火海啊!」

「沒關係，人遲早總是要到陰曹地府去報到的呀!」

清兵衞望著坦然自在的新九郎，心中不禁暗暗叫苦，他相當明白，這仗自己是輸了，而且還輸得很慘!

「燙死人啦!救命喔——」

「佐野屋的失火事件，你願招出眞相嗎?」

「願意！願意！久太郎的確是我殺的！我不是故意的，在拉拉扯扯中，我不經心地推他一把，他跌倒在地，頭撞到了後院的大石頭，就……」

「然後你就將他的屍體移到佐野屋的油庫裏，點上一把火，想來個移花接木，殺人毀屍，是嗎？」

「是的！是的！」清兵衞嚇得忙不迭地點頭承認。

在滿屋的濃煙中，新九郎切斷捆住清兵衞的繩子，從懷裏取出紙筆，遞給清兵衞說：

「寫下來吧！就像剛才你所說的那樣，一字不漏地全寫下來，寫完後再劃押……」

這時，熊熊烈火像春風野火般，很迅速地蔓延到床柱，火焰不斷發出「轟轟」的燃燒聲，令人聽了不覺心驚肉跳，而熱浪亦不斷襲來，使人呼吸困難。

「我們到外面再寫吧！逃命要緊啊！」

清兵衞喘著氣說。

「先寫好，然後再逃命！」

新九郎不為所動，鎮靜地催促著。

「我給你黃金五千兩，就放在這屋裏……」

清兵衞說著，急忙轉身推開在他背後，一尊瓷器做成，咧開大嘴笑嘻嘻的彌勒佛像，然後翻

開下面的木板。清兵衞蹲下身子，吃力地搬出一箱箱的千兩箱（可裝一千塊一兩黃金的木箱）。

「嗄？一千兩！……」

當新九郎被眼前黃澄澄的千兩黃金分了神之際，清兵衞趁機探手伸進床下，待他伸出手時，手中已握住一把精巧的外國手槍。清兵衞急忙扣下扳機，但見新九郎身形一矮，已避開那一槍；新九郎移動身形的同時，也自懷中抽出一把短刀，「咻！」地射向正想扣第二下扳機的清兵衞。只聽得「啊」慘叫一聲，清兵衞雙手壓住胸部，搖晃了數下，便「碰」地倒在熾烈的火焰中。

新九郎以憐憫的眼神望著倒臥火海中的清兵衞，知道已無法搶救，便轉身大跨步地走出屋外。

六

「時津屋」那場大火實在是個謎！

當時由於救火鐘「噹噹」地響個不停，雖然看不見有冒煙的跡象，救火隊的人員仍是十萬火急地趕出去。待他們至屋外一瞧，始見時津屋油舖冒出了濃濃的黑煙，那時，幸好無風，同時亦下著濛濛細雨，因此，火勢並沒有擴大，而且，不久就被控制住，只燒毀了時津屋油舖一間屋子。

清兵衛的家族以及夥計們，無人知道究竟是如何發生大火，而自已又是如何逃出火場的？大家均安然無恙，連毛髮也沒燒到一根，唯有主人清兵衛未能及時逃出，身陷火窟，被活活地燒死——據衆人的臆測，清兵衛極可能是過度肥胖，行動不易，才未能及時逃命的。

× × ×

翌日清晨。山名外記騎馬經過芝愛宕下的一條小徑，往增上寺的方向奔馳而去。昨夜那場雨雖已停歇，但，晨霧仍然很濃，丈外的景物就已朦朧不清了。

增上寺雄偉的建築亦籠在乳色的濃霧中。

外記後面隨著十名侍衛，緩緩而行。他是因已正式奉命出任長崎奉行，今日要送禮至若年寄永井肥前守府邸去致謝的，因而見他滿臉掩不住的喜意，昂首前進。

突然，外記的坐騎昂首長嘶一聲，止步不前，外記大驚，定睛一看，原來是，在濛濛的霧中，有隻小牛般壯碩的洋犬擋住去路。外記長鞭一揮，怒罵道：

「哼！你這可惡的畜牲，人家說好狗不擋路……」

隨在那隻巨犬身後出現的，是全身救火員裝束的新九郎。

外記一看對方來意不善，不覺怒火中燒，破口罵道：

「何方來的野小子，竟敢擋住本大人的去路？快快滾到一邊去，否則甭怪本大人手下無情

！」

新九郎面無懼色，雙手左右平舉，鏗然話語落地：

「此路不通！」

「胡說，你是何人，快報上名來！」

「我是閻羅王的使者，特來拘你回地府的！」

新九郎今日手中提著一把白鞘的長刀。

隨在外記後面的侍從，見狀紛紛下馬，立即將新九郎團團圍住，並抽出腰際的長刀，頓時寒光閃閃。

「像你這種人渣，怎能存留人世？」

新九郎暴喝一聲，用手刀劈向率先攻來的侍從，只聽得「啊」一聲哀叫，對方已應聲倒地，接著，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不一會兒的功夫，已是屍陳遍地了。

外記嚇得面無血色，立刻調轉馬頭，想溜之大吉；但，他胯下的坐騎却被力庫兇悍的吠聲嚇呆，定定地待在原地，動也不敢動。外記無奈，只好下馬，拔出長刀，與新九郎對峙。外記氣咻咻地怒吼一聲：

「混帳傢伙！竟敢來破壞我的好事！」

外記這時已是孤注一擲，全部豁出去了。他想，今日好不容易鑽得一條門路，獲得升官的大好機會，却被這個來歷不明的男子擋住去路，這實在是太晦氣啦！

就在新九郎全神貫注地凝視外記時，有個尚未斷氣的侍從，搖搖擺擺地舉刀，從背後劈向新九郎的右肩。

——嘿！這是大好時機！——

外記不由得大喜過望，迅速地提刀往新九郎的腹部橫向砍去，然而，他萬萬也沒料到，新九郎却以迅雷疾風的手法，先反握長刀，往後一刺，將那個偷襲的侍從擊斃後，再舉刀向空中劃出一個半圓的弧線，在外記的刀鋒尚未觸及新九郎之前，已一刀將外記的首級砍了下來。

「怎麼？大功告成了嗎？……」

主水的聲音從增上寺的牆角傳了出來，而，十吾和吉兵衞的身影也在霧中出現了，他們都是清一色的救火員裝扮。吉兵衞無限欽佩地讚歎道：

「哎！眞是嚇人！大夫，原本我以爲你需要幫手，所以才躱在一旁觀看，打算適時助你一臂之力的，沒料到你的功夫如此高明，我們簡直插不上手嘛！」

新九郎望著手握鐵鎚的吉兵衞，露齒一笑。他的呼吸仍是那麼調和、均勻，只見他若無其事地擦拭著刀鋒上的斑斑血跡，然後，以平穩的語調說：

「我的肚子餓了，我們快點回去吧！而且，這身救火服也實在是熱得令人難受！」

留下遍地的累累死屍和難聞的血腥味，他們四人的背影就像融化般地消失在晨霧中。

七

「你不能這樣不聞不問的呀！」

在只能旋身的驛站櫃枱前，北町奉行所的同心平岡左平次的聲音顯得特別地洪亮。

這是「時津屋」失火四日後，傍晚所發生的事。

「據說，闖入時津屋以及刺殺山名大人的幾個男人，都是一身救火員的裝束，還用防火頭巾包住了整個臉部……在這一帶專門出借救火服裝的，只有新宿這家澡堂而已，由此研判，就可知道兇手必定是匿身在內藤新宿！」

正在記帳的十吾，偷偷地斜溜了掌櫃八兵衞一眼。後者仍和平常一樣，以讓人猜不透是睡著還是醒著的神情，將下巴擱在算盤上，如尊木雕般，動也不動地坐在櫃枱內。至於平岡的雷吼聲，對他而言可能只如蚊蚋的叫聲吧？

「還好，這場火由於天助，才沒有波及隔鄰，也未造成慘重的損失。但是，時津屋油舖已全燬，掌櫃清兵衞葬身火海，而且，山名大人和他的侍從也全部被刺殺身亡，這可說是兩椿驚天動

地的殺人案呀！」

路人、轎伕和驛站一些年輕的差役，都圍擠在門口看熱鬧——這都由於平岡的吼聲所招引過來的。

「你明知兇手就藏匿在這兒，為何還袖手不管，故意讓兇手逍遙法外，你這還配算是維持治安的人嗎？」

八兵衞的眼睛突瞪得滾圓，衝著平岡大吼一聲：

「誰說我袖手不管？是證據不足！」

平岡楞了半晌，似乎不知該以什麼適當的話語接腔，只是骨碌碌地轉動眼珠子。

十吾的嘴邊不禁浮現一朵笑意，他暗自思忖：

(嘿！這老掌櫃果眞有一手哪！)

圍擠在門外的人羣見到這突變的一幕，好像也都强忍著笑意，個個將嘴唇撇成一線，更是興致盎然地繼續觀看這齣活生生的戲，因為，好奇的人們都想知道結局為何。

八兵衞又回復原來的姿勢，閉上眼睛，不理會怒目以視的平岡，這時，平岡才發覺對這個高深莫測的老頭兒大聲吼叫，於已只是徒增不利而已。於是，他便找下臺階，說：

「我的工作非常繁忙，不能在此窮磨蹭，我現要回奉行所——不過，我要叮嚀你一句，你必

須立刻逮住兇手，否則我還會再來的！」

說畢，便率領部屬匆忙地轉回奉行所了。

「白晝似乎越來越短了……」

十吾明知不會得到回答，仍自言自語道：

「怎樣？是不是該點燈啦？……」

人羣逐漸散去後，從門檻的一個角落處，響起蟋蟀聒噪的鳴叫聲。街上搭坐著遊客的大轎漸漸多起來，而行人亦摩肩擦踵而過，拉客的粉頭却顯得異常熱絡。

在暮色蒼茫中，拂面的寒風也不由得要叫人打哆嗦。十吾一手拿起火石，一手攏了攏衣襟，他轉臉凝望著一直坐著不動的八兵衞的背影，突然想起已去世的父親。

當父親還在世時，也經常以這種姿勢看書，每當寒意侵入時，母親總要拿出外衣從後為他披上。

——您冷嗎？——

因八兵衞的影是如此慈祥、親切，十吾在心中不禁這麼問道。他實在很想拿件外衣披在八兵衞瘦削的肩上，但，八兵衞平日冷峻的面容陡然浮在十吾的腦海中……

× × ×

「以火攻火，一命抵一命！」這是多麼令人心顫的一句話，如果這僅是口頭上的一句話倒也無妨，但是，大夫他這個人言出必行，此話就具有無限的撼人力量啦！

那些三步併作兩步，急忙跑到火災現場的救火人員，面露的驚異神情，猶如被狡猾的狐狸所騙似的，這種可笑的表情，落入我們的眼裏，著實有些不忍，不過，我們也是情非得已呀！而他們這種訝異的反應是理所當然的，因等他們抵達現場的那一瞬間，火舌才開始自時津屋油舖的後進屋子吐了出來；而且，時津屋裏所有的人，不！連掌櫃夫人最喜愛的那隻小貓，以及小夥計瞞著主人偷偷飼養的野狗，也都安然無恙地躺在後院睡大覺，燒毀的僅是油舖和掌櫃清兵衛而已，難怪他們要如此大驚失色囉！

後來，雖然衆說紛紜，但，總括一個結論，那就是：由於佐野屋一案是清兵衛所爲，故清兵衛可能是畏罪自殺！因除此解釋較合理外，實無法解釋這樁奇異案件了。

而，山名外記的離奇死亡，也被認爲是綠林大盜所爲，這眞是天大的笑話！朗朗乾坤，那有強盜敢明目張膽，截殺十名騎馬的武士和大官呢？

這個世界大概就是這麼不可思議吧？人們經常將思維範圍裏所無法解答的難題，强按上一個既知的答案，如果這樣還是行不通的話，就把這燙手的山芋交給老天，以各種迷信來解釋啦！

他——新九郎就經常輕易地做出常理無法解釋的事情來，令人百思不解。而他身處危境時，

則因反常理而行，故常能化險爲夷，這種獨具的能力，在這次時津屋事件裏亦可證明。當然，我們無法瞭解大夫要下手做某件事情時，是否已胸有成竹？但是，你如果問他，他却會坦然地笑笑，說：「我要是不掃蕩羣魔，放手去幹這件事，我會覺得渾身不舒服！」而一筆帶過我們想知道的答案。

我並不喜歡「降魔寶劍」或「閻羅王的使者」這類話語，因爲，在這些字眼裏，總給人一種邪氣的感覺，而大夫他却是如此的磊落光明，無一絲一毫的邪氣可言，他的行爲擧止就像流水般自然。至於他爲何能如此自然地置人於死地，這個問題我也無法瞭解。

第三章 地獄之門

一

刺骨的寒風已連續刮了兩天，過一個下著冷雨的夜晚後，街道似乎已進入眞正的冬季啦！

大宗寺的庭院裏，那棵柿樹的綠葉已全部脫離枝椏，墜下地面休憩；然紅色的山茶花仍盛開著，在業已掉光樹葉的銀杏樹梢上，每日清晨仍可聽見小鳥婉囀的啼唱。

很不尋常地，力庫一大清早便在長巷裏狂吠不停。一般而言，家犬吠叫都帶有示警之意，或心存恐懼，換言之，也就是將自己無法處理的情況通知主人的意思。因此，像力庫這麼雄健的聖伯納狗是很少狂吠不已的，然今早牠却一反常態，如發瘋般地以前脚猛抓新九郎屋前的門板，並大聲吠叫，就像已臨世界末日般的可怕。

「哎！到底是怎麼同事？吵死人啦！」

新九郎滿臉不悅地從吊床上翻身跳下，一面嘀咕著。昨夜十二社的農人送來一隻難產的母山

羊，新九郎權充接生婆忙碌了一整夜，剛才闔上眼想好好休息一番，沒想到却被力庫的吠聲驚擾，難怪他要咒駡不已啦！

「如果不讓那隻山羊好好地靜養，可能會影響到產後的健康啊！……力庫眞該修理修理，怎麼可以擾人清夢呢？」新九郎一面望著正在酣睡的山羊母子，一面推開紙門。

「早啊！大夫！」

在他的屋前，吉兵衞、治助、主水，以及長巷裏數個婦人向他打招呼，然後又扭頭看著井上的小屋簷。

「到底怎麼回事呀？」

新九郎抬頭望去，發現井上的小屋簷有隻小猴子——可能是懼怕力庫的吠聲吧？正蹲在那兒不住地抖著。牠本來是可以很輕易地躍下溜走的，但因脖子上拴著一條鐵鍊，使牠失去行動的自由，只有無助地在屋簷上顫慄著。

「這隻猴子是誰帶來的？」新九郎問道。

「是十吾家一個客人帶來的，他還在裏頭說話呢！」

治助比手劃脚地解釋著，新九郎一聽，便跳著脚，大聲地斥駡正在猛吠不已的力庫：

「閉嘴！那隻小猴子那麼瘦小，而你却這麼强壯，你還這樣狂吠，嚇唬小猴子，不覺得慚愧

嗎？」

力庫被新九郎這麼一駡，似頗爲羞慚地夾著尾巴，低吼一聲，便躲進新九郎的屋內。

當新九郎想伸手撫慰那隻被嚇壞的小猴子時，突然從十吾家傳來佐和異常的叫嚷聲。

「回去！你給我回去！我不歡迎你這種客人！」

站在井旁的人們不禁面面相覷，因爲，佐和平素不僅不會如此大聲說話，就連她的擧止也顯得優雅有致，今日聽她這麼憤怒地吼叫，當然是頗不尋常，且事出有因囉！此時，十吾已至驛站工作，佐和的喊聲必是針對那位來訪的客人而發的，究竟那位客人是什麼人呀？爲何會惹佐和發這麼大的脾氣，連平日的素養也棄之不顧地大駡呢？

「你殺了我的丈夫，現在還要來陷害我的兒子嗎？」

佐和聲色俱厲地指控著來客。

「不！不是這個意思！十吾雖然已經辭去見習同心的職位，但，他現在已經長大成人，我想，父子連心，在他的心裏必然很想替他父親報仇——」

「十吾現在已不是武士，而是個安分守己的小市民了，我就是因爲厭惡武士所謂的義理，才將同心的權利出售，搬到這條與世無爭的長巷裏！」

佐和的聲音高亢而尖銳，她似想藉此蓋過對方的聲浪，讓來者知難而退，不再打擾她們母子

的平靜。

「但是……」來客躊躇了半晌，像在找藉口。

「我說什麼也不能答應你，總歸一句話，我絕不能眼睜睜地見十吾去送死……現在請你回去吧！」

十吾家中恢復了短暫的寂靜，可能是那位訪客正低聲地向佐和道歉吧？爾後，就在衆人眼睛羣聚的焦點中，十吾家的紙門被人用力地推了開來。

踏出門外的是一個四十開外的矮小男人，但見他微微駝著背，斜著肩，一眼望去便可知道他是個辦事細心，但却不果決的人。他對著新九郎衆人露出個無奈的笑容，說：

「很抱歉！打擾你們啦！……」

說著，又移動蹣跚的脚步走到井旁，說：

「讓你久等啦！弁慶！乖乖到我這兒來！」

聽到主人這麼招呼，小猴子吱吱地跳著。男人將猴子頸上的鐵鍊解開，然後將牠放在自己的肩上，轉身向衆人輕輕點個頭，便拖著沈重的脚步走出巷口。

「哼！原來是南町那個膽小的傢伙！呸！」

吉兵衞忿忿地朝地面吐了一口水，很不屑地說道。

「他叫什麼名字？」新九郎好奇地問。

「他叫加屋正太郎，現在是高積巡廻。」

治助在旁答腔：「十吾的爹也太可憐了，他就是因爲這個膽小鬼的連累，才白白送掉一條寶貴的性命呀！」

「事情的經過究竟如何啊？」

「在這裏不方便談，大夫，我家正燒著一鍋海鮮粥，到我那兒去，我們一邊吃一邊談吧！」

吉兵衞見新九郎興致頗濃，便這麼說道。

「不會躭擱你的工作嗎？」

「昨晚下了一場雨，所有的木材都濕透了，不管如何，總要等到午後才能開始工作的！」

——新九郎瞥了佐和家一眼，就尾隨吉兵衞之後走去。

微弱的冬陽，懶洋洋地將光芒投射在走過長巷口賣火柴的小販身上。

佐和送走加屋後，仍然沒有改變剛才的姿勢，端正地跪坐在榻榻米上。經過這段時間的緩衝，她的怒火已稍稍平息些，現心裏正懊悔著，方才似不該如此失態，無論如何，對方總是客人，怎可吼著趕走客人呢？

——這樣也好，反正我絕不能讓他再將我唯一的兒子十吾，誘去送命，否則我將來要依靠誰

呢？——

佐和自言自語地說著。這時，她又想起六年前，在一個夏夜裏，她的丈夫全身血淋淋地躺在一張門板上，被人抬進家門的情景，那是多麼令人難忘、傷心的一夜呵！

——哼！都是那個加屋害的！要不是他用花言巧言來拐騙責任感重、工作認眞的丈夫，今日我怎會成爲寡婦，十吾怎會成爲一個沒爹的孩子呢？——

就在那天早上，加屋一面拭著額頭上的汗水，一面跳進十右衞門的屋裏。十右衞門和加屋是中條流劍道道館裏，時常併肩練劍的舊友，兩人皆承襲父職，成爲定町的巡迴同心，因而又是同事。

巡迴此一職位在同心的範疇裏，是屬工作較爲繁重的一環，但報酬也因此較爲豐厚。十右衞門爲人處世，態度十分懇切，同時也稍具才氣，所以，在同僚之間處得相當不錯；然而，加屋却因個性優柔寡斷，逢事退却不前，因此，同僚對他的風評不佳，均以爲他是個怕事的傢伙。

「喂！看吧！正太郎，這是你送我的種子種出來的牽牛花，開得還蠻不錯的吧？」

十右衞門指著庭院裏攀附在花架上的牽牛花，笑著想請加屋入內，加屋却搖搖手，氣急敗壞地說：

「我現在那有心情欣賞牽牛花……」

他喘口氣，略頓了頓，又接著說：

「我已經查出仁藏今晚下手之處了！」

「嗄？眞的？在什麼地方……」

十右衞門不覺站起來，急急說道：

「糟糕！若不立刻著手部署，仁藏又要成漏網之魚……」

「等等，別急，我應該說，根據我的研判，這應是八九不離十的事，雖然我本人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在尙未掌握到充分的證據之前，奉行所是否肯……」

加屋一如往常，仍很懦弱地阻止了十右衞門。

自從開春以來，江戶城內無聲無息地出現了一個名叫仁藏的盜匪，他如同一股强勁旋風般地襲捲各處商舖。這夥盜匪以仁藏爲首，共五名，他們的行蹤詭異，出沒無常，官府對他亦感束手無策。

仁藏一夥的做案手法細膩而大膽，當他們選中下手的商家後，必派一名手下扮成老實人，至那商家應徵傭工臥底；經過一番仔細的調查，查明此商家置款之處、家中人數、宅第結構等，爾後再等適當時機下手搶刼。

他們做案殘忍，每次均將所有被害人予以滅口，因而迄今，仍無人見過他們的盧山眞面目。

雖然奉行所集中全力加以追緝，同時亦加強夜間巡邏，但，這夥盜匪極有默契，武功亦頗爲高强，所以，常成爲漏網之魚，再逃至他處重起爐灶，使得奉行所亦對之無可奈何。

加屋很想緝捕仁藏歸案，立下大功以誇示朋儕，因此，他首先在心底盤算好，在他所負責的區域範圍內，究竟有那幾家最可能成爲仁藏襲擊的目標，然後日夜加緊監視。

現在他發覺麻布市兵衞町內，有家老字招牌的批發米舖「米平」，最近經由「專門介紹傭工所」的介紹，僱進一位新傭工，名叫梅吉。梅吉此人工作賣力、頭腦靈活，同時，又因他會算帳、寫字，因此頗得掌櫃器重，時常幫忙掌櫃記帳。然，加屋從梅吉的一舉一動中，可感覺出他並非泛泛之輩，於是，加屋便向介紹所調閱有關梅吉的資料，想從中查出端倪。根據資料上的記載，梅吉是川越在人，因性不喜莊稼生活，故至江戶來打天下。

「昨日，那個梅吉奉掌櫃之命到牛遷去辦事，途中，當他經過堀割時，却和一個賣蔴薯湯的小販，躲在隱蔽處竊竊私語了老半天，你說他行跡豈不是可疑？」

「可是，單是這樣，怎足以判斷……」

「起先我也是不敢妄加推斷，但是，那個小販我從未見過，很像外地人，我心裏就覺得可疑，經過一盞茶的功夫，那個小販就像一陣煙似地消失了……我向附近的居民打聽，他們也都異口同聲地說從來沒見過那人……既然如此，他們必然都是仁藏的手下，約定昨日交換信息的！」

「嗯……」十右衞門略沈吟了一會兒，點點頭表示同意加屋的看法，因爲，此事果眞有蹊蹺。

「我們還是趕緊先通知筆頭同心（負責管理同心之職）大人吧！」十右衞門突然開口說道。

「……可是，萬一我的硏判錯誤，那豈不弄巧成拙？對你宗方而言，當然沒什麼打緊，但是，我一向表現平平，筆頭同心大人不把我罵得狗血淋頭才怪呢！……」

「……」十右衞門心裏相當明白，加屋心中這層顧慮是其來有自的，因，加屋本身並無什麼才能，只是承襲父職，方能任同心之位，而如今，加屋外殼所鍍的那層金粉，也開始逐漸斑斑剝落了，換言之，加屋不能再犯絲毫的錯誤，否則他的職位就足堪虞慮啦！

「我們還是先不要向奉行所報告，由我們兩人暫時打頭陣，監視『米平』的動靜吧！你看如何？」

「可是，我今日並沒有值勤啊！」

「什麼？沒值勤就不能抓盜賊嗎？」

「哎！話不是這麼說，我必須遵守規定……」

「那你就跟我來吧！……仁藏那夥無法無天的盜匪，在這半年來，已殘殺無辜達數十人，所有江戶的商家及其家族、夥計，日日提心弔膽，徹夜難眠……」

結果，十右衞門的心被說動了，他想，如果監視的結果，發現梅吉僅是一名普通傭工，那於己也無任何損失啊！反之，要是梅吉果是仁藏派在「米平」臥底的手下，那就可趁機將這夥盜匪一網打盡，既可立功又可幫助同僚舊友，何樂而不爲呢？

但，加屋的推斷不幸屬實——

當晚，十右衞門、加屋和加屋一名手下松助，藏身在「米平」放置天水桶（按，日本一地皆是木造房屋，易遭祝融侵襲，故，當時幕府規定，每戶人家均需備置數個以至數十個盛滿水的水桶，以爲不時之需，此稱爲天水桶）的陰暗處。到夜深人靜時，仁藏那夥盜匪果真乘著小舟，搖著櫓，靜悄悄地沿著掘割的小運河溯水而上。

十右衞門本想鳴警笛，召來援兵，但又怕打草驚蛇，因此，只好與加屋、松助暗中監視對方的行動，待摸清對方的實力之後，再決定如何採取行動。

當仁藏一夥魚貫行至「米平」大門時，十石衞門暗中一數，對方共是四人，而已方則有三人，雙方實力相當，要一舉擒獲對方，應不致有太大的問題。

「上！」十右衞門反身對加屋、松助打聲暗號，不待他們兩人的反應，便率先衝出。

「仁藏！放下武器！乖乖束手就縛吧！」

十右衞門高擧長刀，正氣凜然地怒喝道。

「哼！要我就縛，夢想！弟兄們，放手幹吧！」

盜匪紛紛拔出長刀，目露兇光，蓄勢以待。

松助瞄準仁藏的頭部，忽地拋出長達數尺的捕繩，欲套中對方，然仁藏却像條泥鰍般地滑溜，身子一扭便脫離繩索的套捕。十右衞門奮勇衝殺，過手數招後，已有兩名盜匪應聲倒臥血泊中。

由於十右衞門深信加屋會在背後掩護他，因而僅是注意前方的來敵，而無暇顧及背後。就在他解決掉兩名盜匪，戒心較爲鬆懈之際，梅吉竟悄悄溜至他的背後，予以偸襲。

「啊——」梅吉的短刀無情地揷入十右衞門的背部，當他想回身反擊時，仁藏的長刀又照面劈向他的肩膀，只見一股鮮血從傷處迸出，噴得到處都是觸目的斑斑血花，十右衞門無力地抽搐數下，便軟綿綿地倒下了。

松助的手腕亦被仁藏砍傷，一個踉蹌，倒栽蔥似地跌進運河裏，在那兒載沈載浮。就在他們廝殺成一團的時候，加屋却臨陣退怯，一直躲在天水桶裏打哆嗦，他並非刻意想保護自己的生命，而是，由於天性膽怯，當他看到一片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情景時，早就全身發軟、無法動彈了。

加屋之所以劍術遲滯不進，在其崗位上一直無良好表現，也均是他這種天生不喜血腥和暴力

行爲的個性所使然。

每人都有弱點，譬如，一個劍術高超的武士，可能會懼怕一隻微不足道的靑蛙；或一名柔道高手，見到小狗時，也會嚇得兩脚發軟。同樣地，加屋最懼怕的卽是殺戮和血腥，當他看到鮮血時，就會嚇得面無血色、全身打顫，頓時喪失所有的判斷力與思考力。

整個事情的全部經過，後來經由差點喪命的松助口中說出，他非常憤慨地指責加屋見死不救，因此才使自己掛彩、十右衞門喪生、仁藏得逞。三日後，加屋卽被撤去定町巡迴之職，轉調高積巡迴。

所謂高積巡迴之職，卽是負責看守堆積在河岸的木材，防其崩塌之職。對於專賴河川運輸作爲交通大動脈的江戶而言，此一職務是必要的，然而，對負責此一工作的同心來說，却有點學非所用之感，換言之，卽是個閒職。

自從那日後，仁藏的形踪頓時銷聲匿跡，不久，據說他又在京都一帶復出，重施故技騷擾良民。

佐和對加屋眞是恨之入骨，因，事發當天，她躲在裏邊的屋裏，隔著一層紙門，將加屋和十右衞門之間的談話，一字不漏地全偸聽了去，所以，她覺得丈夫的寃死，宛如加屋以花言巧語將他的生命出賣給仁藏似的。

剛才加屋來訪時，神情頗爲懇摯地說：

「佐和嫂！這六年來，我的良心一直遭受苛責，我爲彌補自己所犯的過錯，日夜都在打聽仁藏的下落，一直想爲宗方兄復仇！因此，我託大阪西町奉行所時時留意，一旦有仁藏一黨的任何消息，就立刻通知我。就在昨夜，大阪西町奉行所派人來告訴我，仁藏又在京都消失了……我想，仁藏必定還會捲土重來，回到江戶作案，妳說，這豈不是讓十吾替父報仇，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我再也不會上你的當了！——

佐和內心思潮澎湃，這麼反駁著加屋。

（我和十吾在這條長巷裏，過著相依爲命的平靜生活已有數載了，雖然十吾當個驛站的小帳房，將來不會有什麼出人頭地的機會，也不能得到顯赫的地位，只是庸庸碌碌地過一生，但，也不致惹來殺身之禍，有日血淋淋地被人用門板抬進來啊！……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我還可替十吾娶房溫柔嫻靜的媳婦，購置較大的屋宇，然後，媳婦再替宗方家添個白白胖胖的小娃娃，我就可過著含飴弄孫、三代同堂的恬靜、幸福生活了，這是多麼美好啊！這才是我和十吾應該尋求的，你想想，縱然是報了仇，又當如何呢？死者已矣，來者不可追啊！）

——不！我絕不願再爲那些事牽腸掛肚，提心吊膽了！丈夫已離我遠去，我怎能再讓唯一的

兒子去送命呢?——

佐和不由得打了個寒顫，她抬眼望了望身旁神龕上的神主牌位，然後站起來，開始準備午飯。

二

新九郎將十二社的農人夫婦送到了街上。

「如果出乳量發生問題，隨時帶來給我看喔!」

新九郎摸摸山羊的背部，這麼對農人叮嚀道。山羊溫馴地朝新九郎「咩」地叫了一聲。

「大夫，這次多虧你幫忙，要不然我眞不知該怎麼辦才好?」農人敦厚、多皺紋的臉上，綻出了懇切的笑容。

「那裏，那裏，這是我們做大夫的職責呀!」

農人把山羊背起來，而他的妻子則將剛出生的小山羊摟在懷裏，兩夫婦又彎腰又點頭地向新九郎道謝，然後，彎過嬌聲喧嘩的娼館屋角，不久就消失了。

從四谷關卡舊跡，作一直線延伸的甲州街道上，有座理性寺和水番所（相當今日之水利局）對峙，再走幾步，就是所謂的下町、中町、上町等地的娼館。

白天娼妓們即以往來這條街道的行人爲營業對象，待上燈時分後，則以乘坐大轎的江戶武士和生意人，爲主要營業對象。在文化五年，此處客棧總數是五十家，而娼館則逾八十餘家，由此可見當時燈紅酒綠的繁華景象。

新九郎送走農人夫婦後，信步往回走，當他行至大宗寺附近的麵店「龜屋」前時，不覺停下脚步，因他一瞟眼，瞧見店內有個用大海碗喝酒的男子背影，頗酷似十吾，所以，他乾脆入內去瞧個究竟。

「嗨!果眞是你，到底怎麼啦?」

「喔!大夫，沒……沒什麼!」

十吾以充滿血絲的眼睛，凝視著落座在對面的新九郎，並用不太靈光的舌頭招呼著。

「你怎麼這樣子牛飲?一點也不像你!」

新九郎笑著打趣道，然後轉臉對出來招呼客人的老頭兒，點了一盤蕃薯片和一瓶酒。

「蕃薯片的味道固然不錯，但是，大夫，偶爾吃藥進補也不錯啊!」老頭兒笑顏逐開地說道。

「喔!已經到了進補的時令啊?」

原來，在江戶時代，人們管吃鹿肉叫「吃藥」。每到寒風凜冽的季節，鹿肉就特別鮮美可口

，同時又可進補，因此，才稱為「吃藥」——然，亦可能因人們對食用四腳動物感到愧疚，因而才以此名稱避諱吧？——久而久之，連食用豬肉、牛肉、兎肉也一概稱為「吃藥」。

「不過，我還是想吃蕃薯片哪！由於工作上的關係，我總覺得吃那些動物的肉，實有點不忍心！」

老頭兒一聽新九郎的解釋，頓時張大嘴巴，以不可置信的眼神瞪著他，然後才忙不迭地向新九郎表示歉意，羞紅滿臉，扭頭走回屋後。

所謂的蕃薯片，即是蕎麥中摻入野生蕃薯，拌成一道家常下酒菜。江戶人喜吃蕎麥，在享保中葉，街上販賣蕎麥的店舖，有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這也是因蕎麥價廉物美之故。通常，一碗蒸蕎麥約賣六、七文，而新九郎所點的蕃薯片，一盤則賣二十文左右。

新九郎醉眼惺忪、結結巴巴地說。

「我完全向母親屈服了……母親她……知道我的弱點……她還……數落了我一頓……」

「她是不是禁止你插手管盜匪的事？」

「咦？你……你怎麼知道？」

「怎會不知道？平素那麼典雅嫻靜的婦人，竟然如此失態地尖聲叱叫，大夥兒早就知道啦！」

新九郎一面斟酒，一面笑著說。

「因為我娘生性不喜歡暴力，所以，當她要下嫁給任職同心的爹時，著實考慮得相當久。她想，這份職務是以維持治安為職責，一般而言，同心們皆會守望相助，因此，罕有同心身喪盜賊手中，如此一轉念，她便答應宗方家的求親了……可是，自從爹慘死後，娘的這份信念就逐漸動搖，甚至不准我任見習同心之職！」

十吾悲傷的眼神眺望著渺不可及的遠方，這時，他的腦海中又浮起，六年前，母親如失去理智般地撲在父親滿是鮮血的屍體上，呼天搶地的那一幕。

「可能這樁慘劇對她的打擊太大，心靈受創過深，因此，待辦完爹的後事，立刻就將同心的權利出售，同時搬到閻羅長巷居住，還不准我佩刀哪！」

「這種心情我能體會，一個人只要能平安無事地活在這世上，就是無限的幸福。」

蕃薯片已經上桌了，蔥和柚片的濃濃香味，很暖和地將新九郎和十吾的心圍繞住。

「大夫，我實在得想替父親報仇，每當我想起仁藏還在逍遙法外，為非作歹時，就覺心中有股怒火要燃燒起來……你說，我怎能過得安逸、平靜？」

十吾憂憤地說著，又猛灌了一大口酒，以衣袖擦擦滿是酒漬的嘴角，逼視著新九郎。

「你這種為人子的心情，我也能瞭解，不過，你若是單為父仇，我奉勸你還是不要插手的好

。」

「為什麼?」十吾的酒意頓時醒了一大半。

「俗語說，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那些無法無天的盜匪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

「可是，這樣——」

十吾一急，剛想開口辯駁時，竹之助從外走進來。

「大夫，怎麼你也在這兒?」

竹之助滿臉盎然笑意地向新九郎打招呼。

「那有夥計對客倌說『你也在這兒』的?」

竹之助不好意思地搔搔頭，只好直衝著新九郎傻笑。雖然竹之助已扮成男裝，但，十八歲少女雪白豐腴的肌膚，還是無法隱住；換言之，儘管她的舉止已儘量男性化，然而，她那以白紗布緊緊纏住的胸部，和短袴下所露出的圓嫩小腿，著實會引人遐思。

「剛才我路過長巷，看到有患者上門找你，是番衆町那家當舖的老掌櫃，所飼養的文鳥拉肚子啦！」

「喔！那我該回去啦！」

新九郎將碗裏所殘餘的蕎麥一掃而空，然後抹抹嘴，起身走向櫃抬，笑著對掌櫃說：

「嘿！掌櫃的，眞不好意思，又要跟你賒帳囉！」

掌櫃哈著腰，疊聲說：「說那兒的話，說那兒的話。」

「哼！怎麼又要賒帳嘛——」

竹之助插著腰，噘起嘴說：

「該收的治療費，你也甭客氣，收下來吧！同樣的，我這兒該還的帳，你也不能再拖了！」

「知道啦！知道啦！這麼婆婆媽媽的！」

新九郎回頭瞟了瞟已酩酊大醉的十吾一眼，然後，大跨步地走出「龜屋」，往閻羅長巷邁去。

翌晨，空氣似乎更加地凍寒。新九郎不住地搓著雙手，放在嘴邊哈著熱氣，往南町奉行所的方向，一路迤邐而去。當他行至業平橋畔時，和扮作販賣金盞花的加屋擦身而過。這個滿臉老態，微駝著背的中年男子，以扁擔挑著數盆含苞待放的金盞花，蹣跚地走向街上。

「弁慶，一年容易，又即將是新春了。」

加屋喃喃地對蹲在肩上的小猴兒這麼說著。

不久，賣鮮花的小販也出現了，遠處還可聽見小販叫賣風箏的吆喝聲；待會兒還會有小販叫賣，新春時掛在屋簷下以稻草編結而成的裝飾品。

加屋深深地歎口氣，心想，一晃眼，六年就這麼無聲無息地溜過去了，無論如何，這次必得替十右衛門復仇，以慰好友在天之靈，也才對得起他的遺族。

——但願這次能順利地將仁藏逮捕歸案，否則不知他又要濫殺多少無辜？騷擾良民至何時？——

加屋多紋的臉上浮現一絲堅毅的神色。

當他經過奉行所的時候，略略躊躇一會後，便提起脚步走進筆頭同心涉川傳兵衛的屋裏去。

「嘿！加屋，你啥時候會算八卦啦？」

當涉川聆聽過加屋的推論，認爲仁藏極可能已潛回江戶，而且，還可能會再度襲擊「米平」後，露出揶揄的笑容，如此取笑一向優柔寡斷的加屋。

涉川是個未及四十歲即當上筆頭同心之職，顯得幹練而精明的人，他的體格非常强壯，一張油紅紅的臉，令人覺得他是個嗜酒如命，並喜好漁色之人。

「大阪西町奉行所的通知我已經看過了，上面說仁藏的行踪已在京都消失了，可是，它並未載明他會潛回江戶啊？」涉川炯炯的眼神直射向加屋。

「可是……像仁藏這般盜匪，他如果不是挑大阪，就是選像江戶這種大地方作案……」

加屋仍然一味强調自己的觀點。

「就算仁藏會潛回江戶，也不一定會去偸襲『米平』啊？你怎能如此肯定……」

「『米平』是仁藏在江戶最後的目標，所以……」

在那個無星的夜晚，殺死同心十右衛門的仁藏一黨，可能覺得自身岌岌可危，因此，才趁官方尙亂成一團時，離開江戶，逃匿無踪，當然，梅吉也從「米平」消失啦！

「……你現在又不是定町巡迴，也不是受人重託的密探，這麼做豈不是有些僭越職分了嗎？……」

「這我當然知道，可是……」

「沒什麼可是不可是啦！你只要每日都到河邊去看守堆積的木材，就已算是盡忠職守囉！……你最好不要多管閒事，要不然，可能又會像六年前一樣，平白叫別人爲你送掉老命，使得我們南町的面子掃地，如果眞是如此，今後你可是自身難保喔！……」

涉川丟下這句話後，不待加屋有何辯解，便自顧自地扭頭走出奉行所，獨留加屋一人怔在原地。

半晌後，加屋才滿懷著失望離開奉行所。

自從六年前發生那樁慘劇後，他的糟糠妻不屑他的作爲，一氣之下便下堂求去了，而，那些同僚亦皆對他敬而遠之。如今他是孑然一身，無親無故，這隻小猴子弁慶就是他唯一傾訴心聲的

對象，當時眼睜睜地看著好友被殺，而不敢挺身助一臂之力的事實，對他而言，可說是一個致命性的打擊，換句話說，等於是扭轉他生命歷程的轉捩點。

對目前的加屋來說，要他放棄弁慶這隻小猴子，不啻是將他推下孤獨的無底深淵般地痛苦。

× × ×

加屋的脚很自然地便朝四谷的方向邁去。

現雖是晌午時分，但濃密的烏雲罩住極力想掙脫出來的太陽，天色顯得黯然、灰澀。

驛站在午後有段休息時間，因此，驛站裏擠滿照顧馬匹的馬伕、牛郎，以及來往的商旅，使得驛站人潮洶湧，熱鬧非常。加屋瞪大眼睛，直望著擠在人潮中，一面扯著嗓門將所有駐足驛站的人作各種妥善的安排，一面又低頭記帳的青年，心中突興無限慨歎……

——哎！太像了……簡直就像同一模子印出來似的——

六年前還留著瀏海的十吾，現已長大成人，英挺煥發，面貌酷似十右衞門，頗有乃父之風。

加屋一直站在屋簷下，凝望著十吾的側臉。

可能簽收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了，當這羣人散去後，加屋才開腔和十吾打招呼。

「嗨！十吾，工作很忙碌嗎？」

「喔！加屋大人！那裏，現在可清閒一陣子啦！」

「你長大囉！看起來就像是個大男人。」

「那裏，那裏。」十吾白晰的臉龐霎時抹上一片紅暈。

「你知道我的來意是什麼嗎？」

「您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大盜仁藏又捲土重來，潛回江戶啦！他這次必定還會再度搶劫『米平』，一定的！」

方才還浮現在十吾臉上的笑意，頓然消失得無影無踪，換上的是驚愕和激動的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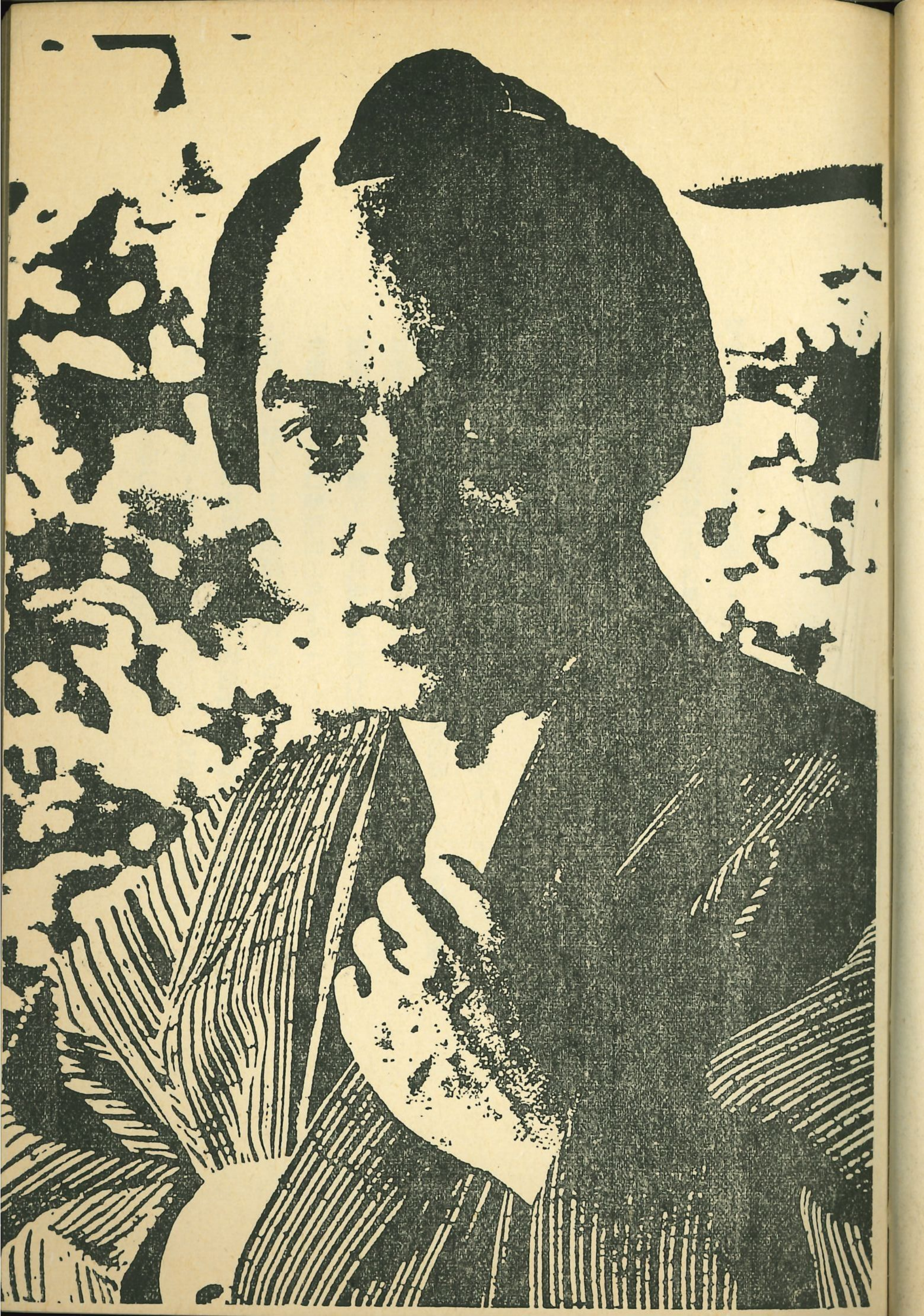
「那傢伙非常聰明、狡猾，俗語常說，雷電不會劈同地兩次，他就是利用這種常理，趁警戒鬆懈時，再度復擊『米平』，人們定會措手不及，這樣他便得逞啦！」

「你握有什麼線索嗎？……聽說，以前他是派一名叫做梅吉的手下，到『米平』去當內線……」

「不！這次還沒有新夥計加入『米平』……」

加屋將身子靠過來，低聲對十吾說：

「『米平』裏有個老婦人名叫久子，她一直都在『米平』裏幫傭。前些日子，她常常跟一個小廝去賭錢，賭得上癮了，竟將所有的私房錢都輸光，還到處舉債，說也奇怪，她最近却將所有債務還清了……」



「您的意思是？——」

「必定是仁藏以重金買通她，要她在約好的時刻裏，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後門門栓打開，一定是如此！」

「……加屋大人！……」十吾欲言又止。

加屋繼續說：「只要我們日以繼夜地監視『米平』！仁藏不久就會原形畢露，乖乖落網的！」

「不要說了，加屋大人，您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爲什麼不到奉行所去報告呢？……」

「我早就去報告啦！可是，他們都不肯置信！」

加屋的眼睛閃過一抹痛苦的眼神，說著，他又激動地搖晃著十吾的雙肩，無助地說：

「我現在已是勢單力孤，所以才來找你——」

「加屋大人，憑什麼別人不肯相信的事，一定要我相信呢？難道我有這個義務背叛慈愛的母親，來聽您的話嗎？——是不是？」

抓住十吾雙肩的手，無力地垂了下來。

「……當然不是，有義務的人是我！雖然我想彌補已鑄成大錯，但，我總得先要使別人相信我的話呀！」

可能有些貨物卽將運進驛站，因此，這時有四、五個牽著馬的旅人湧進了驛站。

「旣然如此，那我就不再打擾了！」

加屋黯然的臉色寫滿失望的情愫，他道聲叨擾，便轉身離去，在他肩上的小猴子弁慶回頭望著十吾，牠那悲傷、無助的眼神，就如同牠的主人，那麼令人心酸，十吾不由得向前追了兩、三步，凝神地目送加屋的背影逐漸遠去。

「十吾！」蒼勁的聲音從十吾背後傳來。

十吾轉身一看，原是掌櫃八兵衞從代官所回來了。

「那是南町的加屋吧?」八兵衞亦盯著加屋的背影，不經意地問道。

「是呀！」十吾隨口答道。

「他來這兒幹什麼?」八兵衞的雙眉打了個結。

「他來告訴我，仁藏潛回江戶了。」

「什麼?!仁藏?……仁藏潛回江戶?」

由於八兵衞震驚的表情過於誇張，因而十吾也被嚇一跳，因爲，一向都是垂搭著眼皮的八兵衞，乍聽仁藏之名時，竟眦目而視，張口結舌，此幅景象非比尋常。

「掌櫃的，您和仁藏有什麼瓜葛嗎?」

十吾感到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便怯怯地問。

「混帳東西！你在胡說些什麼？」

八兵衞狠狠地瞪了十吾一眼，然後匆忙轉身入內，空留十吾滿腹疑雲，待在原地支頤暗忖：

（這究竟怎麼回事？掌櫃和仁藏……）

十吾一面想著，一面拿起帳簿開始工作。

× × ×

一入夜，冷颼刺骨的寒風便在淒清落寞的街道，孤寂地刮了起來。番町的藥種批發店「相模屋」內，帳房和夥計們圍著掌櫃，將今日營業所收的帳目登記好後，便一齊數著銀子。一個小廝雖然又在火爐上添加一塊木炭，但，在這空曠的屋裏，似有無限的寒意。

「這是什麼鬼天氣，手都快凍僵啦！」

掌櫃多平哈著氣，不斷搓著手這麼說。

「叫代子再提一壺茶來吧！」

這時，街上突傳來熟悉的吆喝聲。

「烏龍麵……烏龍麵……」

夥計們不約而同地齊轉臉望著多平，臉上露出祈望的表情，多平搖著頭，苦笑一下，說：

「嘿！這老頭來得眞湊巧！與助，你替他們每人叫一碗烏龍麵來吃吧！」

「是的！」與助興奮地應著，立刻起身將大門打開，但，在這瞬間，他却像迎面碰到一股强勁旋風似的，又被捲了進來，大夥兒定睛一看，原來他被一蒙面武士反扭著手，押了進來。與助痛苦得不斷呻吟著。

多平和其他四個夥計見狀，全嚇得突地站了起來，他們不住地打哆嗦，舌頭就像打結般，一句話也吐不出來。

那股黑旋風，原來是一羣臉罩黑色蒙面巾，全身黑色勁裝打扮，手提長刀的盜匪。

「不要出聲，我們不會傷害無辜的！」

爲首的仁藏低喝一聲，警告著衆人。

「你的親人是不是只有一位夫人和兩個女兒？」

多平嚇得噤若寒蟬，只是忙不迭地點頭。

兩個蒙面人手脚俐落地將所有打寒顫的夥計，以及多平，五花大綁似地捆起來，另兩個蒙面人則從後進屋裏，押出三個身著睡袍，嚇得臉色發青的女人。

「今日收到的銀子只有這些？其餘的放在那裏？」

「全部……全部只有這些……」

多平一面抖著，一面搖搖頭答道。

「眞的嗎？——」仁藏隱在蒙面裏的眼睛，突閃出狡獪的光芒，他邊問道，邊探手伸向多平十五歲大的女兒胸前。「唰」一聲，同時伴著一聲驚叫，她的前襟頓時被撕成兩片，雪白的胸部全坦露在衆目睽睽之下。

「我求求你，把銀子給他們吧！」

多平的妻子嚇得魂不附體，以近乎嘶喊的聲音向多平求道，多平咬咬牙，嚥了一口水後，說：

「銀子……銀子就在藥草房裏，最角落的櫥櫃內——我求你行行好，放了我女兒吧！……」

仁藏的手下在首領眼色的示意下，立刻到藥草房將一箱箱的銀子搬出，像座小山似地堆在前廳。

「雖然只是一顆尙未成熟的青杏，不過……嘿嘿嘿……江戶的女人還眞是夠味呢！」

仁藏又以色瞇瞇的眼光，緊盯著半裸的少女，涎著臉這麼調戲道。旋即，他一手推倒像秋風中的落葉那般無助的少女後，便迫不及待地用力扳開她的雙腿。

「娘——救救我！救救我呀！……」

多平的妻子猛地撲向仁藏，想解救自己的女兒，仁藏却毫不客氣地向她揮去一拳，並順勢踢

去一脚，可憐的母親便在地上滾了滾，暈死過去。

「首領，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搜出來啦！」

一個蒙面手下搬完最後一箱銀子後，向仁藏報告。

「好！」說著，仁藏把腰際的長刀拔出，毫不猶豫地，一刀便朝躺在他脚邊的少女的心窩刺去，「噗」，鮮血如泉湧般迸出，少女還未及發出任何呻吟，已香消玉殞了。接著，仁藏又揮刀，如電光石火般，將掌櫃、帳房、夥計們一一斬殺——這一連串動作，是如此地迅速，就像在一眨眼間，而且未發出任何聲響。

同時，他的刀法非常準確，刀刀均命中要害，一刀斃命，胸前所噴出的鮮血，絲毫也沒濺到他身上——這一切顯得如此乾淨俐落，由此可知他們是多麼熟練。

地面遍佈了數具屍體，血流幾可漂杵，但，揮動著長刀的仁藏和手下，眼光却是那麼淡漠，無情。

人靜夜更深，遠處響起寅時的鐘聲——

加屋的身影在「米平」附近出現了。

雖然涉川警告他不要揷手的話聲，至今尙迴盪在耳旁，但，熬不住良知的驅使，他一直是食不下嚥，夜不安寢，總覺想若不將仁藏逮捕歸案，簡直比殺了他還難受，因此，他想，摸著黑去

監視「米平」，碰碰運氣也好。

——只要能發現久子與仁藏一夥所約定碰頭的地方，我就可馬上去通知奉行所，將他們一網打盡，這樣，我不僅可不必參加血鬪，還能將功折罪哪！

——在凜冽的寒風中，加屋縮著脖子，在「米平」四周踅了一圈。已經緊緊關上大門的店舖，人聲已息，毫無動靜。欅木做成的大招牌上面的金字，在夜色中仍閃爍著耀眼的光芒，似在嘲笑着孤獨的加屋。

加屋打算鎮夜守在那兒監視「米平」，所以，就將凍得直發抖的小猴兒揣在懷裏，然後坐在屋簷下的陰暗處，眼睛一霎不霎地瞪着「米平」四周。

就在這時，屋宇旁的一個側門突被人從裏邊打開，肩上扛着千兩箱的黑影，不聲不響地一個個閃了出來。

加屋懊惱不已，自己來遲一步，仁藏已得逞了！

——如果現在有只哨子，那該多好！——

高積巡廻的職位不似一般捕快有哨子，但，縱使他有哨子，是否膽敢鳴哨示警，他倒沒這份自信。

「辛苦妳囉！」最後閃出的黑影回頭說道。

接着，門邊露出一個女人的臉，她就是內應的久子。

「首領，按我們以前的約定——」

久子以顫抖的聲音，望著仁藏，畏縮地說。

她的臉上皺紋縱橫，黑斑遍佈，看來已垂垂老矣。剛才，她眼睜睜地看着主人、家族以及夥計們慘死刀下，那幕至死也難以忘懷的影像，仍浮現在她眼前。這時她的顫抖，不僅因刺骨寒風的拂面，也因過度驚懼所致。

「放心吧！我不會虧待妳的——」

仁藏示意身旁一名手下，那名蒙面人右手探入懷中，但，拿出來的却非財寶，而是一把白晃晃的匕首，在久子尚未看清究竟是怎回事之前，那柄匕首已從久子的耳下，劃至胸前，頓時鮮血四濺，久子應聲倒下。

「走吧！」仁藏低聲喝令道，四名蒙面人均默默點頭。不久，五條黑影一閃，就消失在轉角處了。

前些時候，他們覺得在「相模屋」所洗刼的財物過少，很不滿足，故在稍事休憩片刻後，又再度洗刼「米平」。

待那些黑影消失後，加屋才像狗一般，悄悄地從屋簷下爬到側門，當他看到久子的死狀時，

不覺倒抽一口冷氣，但見久子睜大一雙微凸的眼睛，無言地瞪著夜空，倒在血泊中，似乎死得頗不瞑目。加屋的兩脚直發軟，怎樣也站不起來，他對如此不中用的自己，實在無法原諒。六年前好友慘死在他面前，他却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今日，他又眼見盜匪肆虐，同樣地見死不救，這樣的膽小鬼苟活至今又有何意義呢？——他趴在地面，不停地捶打地面，還低聲地嚶嚶啜泣着。

三

翌晨，「相模屋」和「米平」全家大小被殺的慘案，已傳得滿城風雨。這兩樁血案猶如五雷轟頂，震得人們日日杯弓蛇影，夜夜無法安眠，每人的笑容如春陽中的溶雪，已消失得無影無踪，掛上的則是驚懼、恐怖的表情。

那日午後，十吾到驛站後才聽到這則消息，竹之助還拿一張行旅送她的快報給十吾過目。

傍晚，十吾又進「龜屋」喝悶酒。

「哇！十吾，難得呀！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喝悶酒。」

主水和治助經過「龜屋」，發現十吾一人坐在桌前，仰起脖子猛灌酒，覺得很納悶，便在他面前落座，打趣道。

「你這樣牛飲，你母親看了不嚇破膽才怪呢！……停停吧！不要這樣喝啦！會傷身體的！」

「我娘那兒我自己會去說，你們不要攔我！」

治助一邊吃著餡餅，一邊啜着酒，一副自得其樂的神情。治助這人有個小小的嗜好，那就是，當他喝酒時，總喜歡佐以餡餅和羊羹。

這時，不知新九郎和吉兵衞從何處冒了出來，也走過來湊熱鬧，新九郎在主水面前落座，吉兵衞則坐在旁邊。

「你不要管他，隨他去吧！一個昂長七尺的男子漢，有時也會借酒澆愁，喝他個爛醉如泥的！」

新九郎對主水使個眼色，豪邁地說道。

吉兵衞則輕輕扯着主水的衣袖，悄聲說：

「他是因仁藏那個盜匪的事，感到心頭鬱悶，才到這兒借酒澆愁的，大爺，您不記得嗎？就是那個——」

「喔！原來是爲殺父的仇人心煩啊！」

主水輕聲地點頭道，又無限同情地望著十吾。

就在此時，身旁突響起劈哩啪啦，紙門傾倒的聲音，待大夥兒仔細一瞧，原來是有個醉得東倒西歪的醉漢，撞倒紙門，整個人像要摔倒般地跌撞進來。

「快……快把酒……酒拿來！……」

醉漢口齒不清地吆喝著。

「喔……原來……是加屋……大人哪！」

十吾抬起惺忪的醉眼，亦含糊不清地招呼道。

一旁的治助連忙伸手扶着加屋坐穩。

「這隻小猴兒還眞像牠的主人哪！」

那隻小猴子被大夥兒直拿著眼睛瞧，心覺害怕，死命地纏著加屋的脖子，吉兵衞見狀，頗感好笑，便這麼說道。

「你說得一點兒也不錯！……」

突然，加屋很清楚地一字一字答道。雖然他已經醉得無法坐穩，但，他的思路却仍有條不紊，異常清晰。

「因爲他缺乏勇氣，所以才會眼睜睜地看著無辜者喪命在惡徒手中，而無法動彈一步，是個名副其實的膽小鬼。」

加屋說着，將放置他面前的酒盅拿起，一口飲盡，然後趴在桌上，開始低低啜泣著。

「我實在沒辦法……只要一聞到血腥味，我的腦子就會突然變得混亂，而失去所有思考和判

斷的能力，同時，全身肌肉也會變得僵硬而無法動彈……我眞想一死了之，免得繼續丟人現眼，就像這隻小猴子……」

大夥兒均屛息凝視着激動自剖的加屋。

「就由於我的不中用，現已變成衆叛親離，孑然一身了，只有這隻小猴子是我唯一的伴侶，所以，我想，最起碼這隻猴子也該比我有膽量才行，爲此，我才替牠取名字弁慶（日本童話故事中頗具神威的大力士），但——」

弁慶從剛才就一直模倣着主人，不斷地垂淚。

「我並不是想立什麼功，只是想到，如果不遏阻即將發生的慘劇，於心何忍呀！……我一心一意只想將那羣無惡不作的殺人兇手繩之以法，如此罷了……涉川大人，您竟和這隻猴子一樣……我不是說得很明白嗎？『米平』危在旦夕……結果，不是被我言中了嗎？但，我……我還是無法加以阻止，慘劇仍然發生啦！」

加屋抬起枯瘦的手臂，緊握拳頭，用力地捶打桌面。

「我並不打緊，猴子也沒啥關係，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不管別人怎麼說……有人要枉死刀下，是無辜的人們要被殺，你們知道嗎？……你們怎麼可以袖手不管？怎麼可以不聞不問？你們這樣對嗎？……」

十吾霍地站了起來，在他蒼白的臉上，凹陷的大眼閃爍着異樣的光芒。

「對！我們不能再坐以待斃，應有積極的行動才對！」

新九郎無言地瞟了瞟十吾一眼。

「不錯！這麼做是違反人道的，可是，我也愛莫能助啊——」加屋說到激動處，索性趴在桌上嚎啕大哭，片刻後即轉爲低低的抽泣聲，不久就趨於平靜了——大概是剛才灌下的烈酒已經發生效用了吧？

「大夫！」十吾沉聲喊道——或許是加屋剛才那席話的影響吧？十吾的醉酒似已醒一大半。

「看情形還眞不能放手不管咧！」

新九郎很平靜地望着十吾答道。

「但，要幫個膽小鬼，實在不想幹！」

吉兵衞似極不情願地端起酒杯，舔舔已經變冷的酒。

「他並不是個膽小鬼！」新九郎正色道。

「咦？此話怎說？」吉兵衞不解地問道。

「你想想，一個貪生怕死的人敢去監視『米平』嗎？」

新九郎望着吉兵衞，後者無言地點點頭，新九郎又接着說：「同時，一個膽小如鼠的人，能

將自己嚇得無法動彈的醜事，以及本身的弱點，皆一字不漏地剖析給別人聽嗎？這都需要極大的勇氣才能做到的呀！」

「可是，我也是不想插手，因爲，幫助他就等於是幫助奉行所哪！這我就不想幹！」

看情形，主水似乎也不熱中。

「好吧！這種事情是勉强不得的，凡是心甘情願插手此事的人，再跟我一起行動吧！——不過，十吾，我再叮嚀一句，你必須明白，這絕不是代父報仇的私人行動，而是爲維護天理，伸張正義之擧，懂嚒？」

新九郎鄭重地對十吾强調道。

「是的，我明白！」十吾神情凝重地頷首答道。

「那從明天起，我們就開始着手進行吧！爲了避免別人起疑，今晚就談到此，我們各自離去吧！」

說畢，新九郎彎腰，一把扛起已經爛醉如泥的加屋，率先大跨步地走出「龜屋」。

「十吾，回來啦？」佐和推開紙門，扶着酩酊大醉的十吾，一面跨入屋內，一面憂心如焚地問道：

「孩子，怎麼喝得醉醺醺的呢？」

她慈愛地輕撫十吾的面頰，然後幫他解開外褂的衣帶，擰了一條濕毛巾遞給他，柔聲問道：

「到底是什麼事讓你心頭鬱悶，非藉酒澆愁不可呢？難道……難道是仁藏的事嗎？」

十吾抬眼瞧見母親憂焚的神情，一陣心酸，實不忍啓齒，只有怔怔地望着母親清澄如水的雙眸。

「孩子，我很瞭解你的心情，雖說父仇是不共戴天，但是，你也應體諒爲娘的立場，我完全是爲你好啊！……孩子，我求求你，就依我這一次吧！」

「娘，我求您不要這麼說……」

十吾的眸子閃過一抹痛苦的神色，低喃著。

「人是不可信賴的，因爲你涉世不深，本性純良，很容易受騙，所以，我寧可你不要相信別人的話，也不願見你插手管閒事，惹禍上身，讓我們平靜地度過一生，好嗎？」

——眼睜睜地看着無辜者走上死亡之路，而坐視不管，這豈不是違反人道嗎？——

十吾剛想脫口說出這句話，可是，轉念一想，又嚥了回去，因爲，他料想得到，母親必然會反駁，這是奉行所的職責，無需市井小民僭越插手——是的，母親必定會這麼回答的。十吾緊緊抿著嘴唇，凝望着佐和。

「孩子，你現在就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好嗎？」

十吾瞧見母親滿臉淚痕，在黯淡的燭光中益形憔悴的神情，心中無限痛楚，只有喑啞着嗓音答道：

「娘，我答應您就是了……」

四

翌日清晨，新九郎踩着碎霜，意態悠閑地出現在玉川河畔，那隻猛犬力庫，就在新九郎的脚邊竄來竄去，還有小花貓、小白兎、斑鳩，顯得熱鬧非常。

「嗨！早！」新九郎精神抖擻地招呼着。

「嗨！早！」十吾亦點頭招呼道。

兩人口中吐出來的氣，在晨曦中形成一片白霧。

「怎麼無精打釆的？昨晚沒睡好？」

「嗯！昨晚一踏進家門，娘已經在等着我了……」

「哦！是不是鼓起極大的勇氣，瞞了你娘？」

新九郎滿懷關切，壓低著嗓門問道。

「是的，雖然我不願撒謊，傷娘的心，可是……」

十吾咬着下唇，幽幽答道。

「撒謊眞是那麽困難嗎?哈……」

新九郎朗聲笑道，然後小心翼翼地將懷中的貓放下。

「嗯?」十吾霎霎眼，以疑惑的目光注視着新九郎。

「你必須瞭解一事，善意的撒謊可是具有關懷的涵意喔!這和損人利己的撒謊是全然不同的。」

新九郎清清喉嚨，一本正經地解釋道：

「照實敍說詳情是何其容易的事，不坦白說話，而故意撒謊，這其中必有緣故，就因爲我們不願傷到對方，所以寧可撒謊來掩飾實情，這種謊就挺有價值哩!」

十吾睜大滾圓而清澈的雙眸，定定地凝視着新九郎，待他思忖片刻後，臉上陰霾的神情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輕鬆而愉悅的笑容。

「嗨!大夫，我們來遲了!」

加屋、吉兵衞、治助也同樣嘴裏哈着白色的煙，從河的那端結伴踱過來，齊聲向新九郎打招呼。

「昨晚眞是抱歉，我實在是醉得不省人事了……」

「咳!都是自己人，何需這麽客套呢?」

新九郎打斷加屋的話，環視衆人後，繼續說：

「我昨晚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一直在思索仁藏爲何作惡多端，橫行許久，還能逍遙法外的原因。」

「嗯……我只能說，仁藏那黨每次都能很巧妙地突破奉行所防備最薄弱之處，恣意橫行——」

加屋略略沉吟後，說出了他的看法。

「喔!原來如此——換句話說，在奉行所裏也有匪徒在那兒臥底囉!」新九郎恍然大悟道。

嗄?!——衆人皆失聲驚叫，面面相覷。

「怎……怎麽可能呢?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不管怎麽說，奉行所的官爺們也不該和匪徒勾結啊!」

十吾瞪大雙眼，訝異得結結巴巴地說。

「嘿!這就是仁藏精明的地方，他利用人們這種心理，與官爺狼狽爲奸，以利脫身，別人怎麽想也不會想到這點——首先最值得懷疑的，就是那個筆頭同心!」

「嗄?你說的是那個涉川大人?」

「你們想想，加屋屢次建議他派人到『米平』去埋伏，監視那兒的動靜，他却不予理會，反而訓斥加屋多管閒事，並警告加屋不可蠢動，單是這點，他的行徑就頗爲可疑啦！——吉兵衞，你和治助兩人，從現在起嚴密監視涉川的動靜，看是不是能查出線索。」

新九郎解析一番後，轉身吩咐着吉兵衞和治助。

「對了，還有一件事——」加屋說着，探手懷中取出一張地圖，將地圖展開舖在草地上。

「我把江戶內被仁藏一黨洗刼過的商家，按照先後日期一一圈出來，你們知道我發現了什麼寶貴的線索？——那些商家有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不是位在運河河畔，就是小河畔……」加屋興奮地指着。

「有着圈圈印記的就是那些曾被洗刼過的商家，你們看，市谷淨瑠璃坡的『不倒翁屋』、深川土地廟旁的『濟洲屋』、芝末廣町的『備前屋』、麻布市兵衞町的『米平』、番町的『相模屋』、外櫻田那家專營高利貸的『里見屋』……」

「那，這中間的圈圈是什麼？」

新九郎指着地圖上最中央部位的圓圈，問道。「哦！這是位在日本橋畔，一家專賣衣服的店舖『吉田屋』，大約在十七、八年前，也曾經被仁藏襲擊過，但是，最令我百思不解的是，一般被洗刼的商家，總是未留活口，全慘死刀下，而這次却只有一名學徒和夥計被殺。」

加屋面露疑惑之色，掃視着衆人，像等待着答案似的。

「嗯！的確是有蹊蹺！」新九郎臉色凝重地附和道。

「而且，你們看，就像這樣，『吉田屋』是位於中心點，正好和其他商家等距離……」

加屋說到這兒，略頓了頓，嘴角隱隱浮起一絲笑意。

「要是我們設定這家『吉田屋』就是匪徒的巢穴，那麼，對於他們將來打家刼舍的行動，不是挺方便的嗎？」

衆人一聽這個大膽的假設，不覺互望了一眼。

「『吉田屋』的店東叫什麼名字？」

「本是一個叫做德造的——他是被『吉田屋』的千金小姐招贅爲夫，後繼承岳家的事業，才成爲『吉田屋』的店東的——可是，約在十五年前，有日却在回家的路上，被一批土匪刺殺身亡，現在的店務是由寡婦峯子掌理。」

「嗯！這事倒值得深入探究一番，那，這就交給我負責吧！——加屋，你佯裝無事到奉行所去掍掍，十吾，你也一樣，千萬不要露出痕跡！」

這五個男人均有所悟地互點了個頭。

× × ×

吉兵衞和治助悄悄地盯涉川的梢，已有大半天的時辰了，可是，這趟跟踪可說是毫無斬獲。

晌午時分，涉川和往常一樣，踏出奉行所大門後，便至各分所巡迴一周，路經車坡的湯糰小舖時，還進去吃了兩串圓子。吉兵衞和治助亦步亦趨地尾隨於後，嘴饞的吉兵衞見了熱騰騰的圓子，竟禁不住地淌下口水呢！

當他們緊隨着涉川來到四谷左門町的古寺一帶時，一個不留神，涉川竟似空氣般，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混蛋！虧你眼睛睜得那麼大，怎麼會讓一個那麼大的人在你眼前消失，眞是不中用！」

吉兵衞先聲奪人地敲了治助頭上一記，忿忿地罵道，但，這也於事無補，還是不見涉川人影啊！於是他倆便悻悻然地踅回去，路經關卡附近，經不起煮蛋芳香的吸引，兩人又各吃四個蛋，喝些飲料後，才打道回驛站。

當兩人莽莽撞撞地想衝入驛站大門時，不覺愕然後退一步，然後脚就像生根似地直釘在那兒，原來，涉川正如座山般地擋在門口，怒目瞪視他們兩人。

「你們叫什麼名字？」

涉川將懷中的十手露給吉兵衞和治助看，以證明自己的身分，同時向前跨出一步，喝問道。

「我是木匠，叫做吉兵衞！」

吉兵衞毫不畏懼地挺胸高聲答道。

「我、我、我叫治助……」

治助顫着聲音，閃在吉兵衞身後回答。

「你們爲什麼鬼鬼祟祟地跟踪我？」

「跟踪？沒有呀！我們只不過正好跟你同路罷了！」

吉兵衞吊兒郎當地跟涉川打哈哈。

「你少在那兒跟我打馬虎眼！要是不肯說出實情，我就讓你們吃不了兜着走，說不說？」

涉川滿臉橫肉地揮揮手中的十手，警告着吉兵衞。

「這裏是內藤新宿，可不是南町的管轄地區哩！」

治助躲在吉兵衞背後，探出頭來振振有詞地說着，當他的眼光和涉川眼中所射出的兇光不期而遇時，嚇了一跳，又立刻縮回去，不住地顫慄着。

「想治你們這兩個小子，還管得了這些嗎？」

涉川邪氣地嗤笑一聲，又再度作勢揮揮十手。

「怎麼？你想幹？好，那你就上吧！」

吉兵衞一氣惱，根本不管對方是官爺，揎拳捋袖地就想放手一搏；治助則嚇得縮成一團，躲

到一旁。

但見吉兵衞雙手關節扳得劈哩啪啦響，涉川亦擺好架勢，兩人虎視眈眈地對峙着——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十吾突像隻箭矢般地從驛站內衝了出來。

「哎！涉川大人，等等……」

「咦？你不是宗方嗎？……哦——」

涉川似已瞭解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恍然大悟道。

「原來是你在背後唆使他們這兩個二楞子跟踪我呀！好吧！你們從實招來，爲什麼要跟踪我？」

十吾突靈機一動，面不改色地胡謅着：

「哎！涉川大人，您誤會啦！我是要他們兩人去打聽仁藏的消息，可能他們被奉行所森嚴的氣氛所震懾，不敢貿然進去，所以才跟在您後面想打聽打聽吧！」

治助見狀，亦一迭聲地附和道：

「對、對，我們以爲您是定町大人，所以才……」

「嗯……這話說得還蠻有道理的……宗方，你還想替你父親報仇嗎？」

「那裏，我怎敢違背我娘的心意？她一直都是不准我插手管這件事的，我只是想知道仁藏的

消息罷了！因爲，我想，雖然自己無法將歹徒正法，可是，至少我可以提供線索，協助奉行所將仁藏逮捕歸案啊！」

涉川不疑有他，滿意地點點頭說：

「嗯！孝心可嘉！以後你要想知道消息的話，自個兒到奉行所來問我吧！還有，吉兵衞和治助，你們兩個仔細給我聽着，以後如果還偷偷摸摸地跟在我後面，小心我打斷你們的狗腿！」

涉川狠狠地瞪他倆一眼，扭頭正想跨過門檻，離開驛站時，迎面剛巧走來笑容可掬，肩上扛着數個，疊得像山一般高的蒸籠的竹之助。他不覺停下脚步，上下打量着竹之助，心中頗爲狐疑，暗自忖道：

——這個小伙子怎麼似曾相識？他到底是誰？——

「嗨！讓你們久等啦！八兵衞大人在裏面嗎？」

竹之助神情愉悅地和衆人打招呼。

「他是誰？」涉川指着正要走近櫃枱的竹之助問。

「他呀！他是『龜屋』的夥計。」

「叫什麼名字？」涉川邊問，邊盯着和八兵衞說話的竹之助，神色肅然。十吾心覺有異，嘴裏雖答着，但却以不解的眼光，直在涉川和竹之助兩人身上打轉。

「他叫竹之助。」

「竹之助？是男的嗎？」

「當然啦！怎麼？涉川大人，有什麼疑問嗎？」

涉川低頭思忖片刻，面露懷疑的神色，低聲同答：

「不！……是『龜屋』的竹之助……幾歲啦？」

在十吾尚未開口之前，治助搶先答道：

「我、我記得好像是十八歲吧！」

涉川一聽，突露出黃黃的大板牙，得意地笑道：

「哈……原來是『龜屋』的竹之助，哈……」

說着，並不理會十吾等人的愕然相視，逕自轉身大跨步離去，不久，背影便消失在關卡的方向……。

十吾却覺疑雲重重，偏着頭暗自冥想。

× × ×

大約是薄暮時分，絢爛的五彩雲霞滿佈西邊的天際，涉川赫然出現在日本橋畔的「吉田屋」門口。

這家商舖似已年代久遠，櫃枱的木材紋理經過多年的磨擦，顯得烏黑亮麗，裏面的陳設也顯得古舊。

寬濶的廳堂裏，已有數位客人在座，彼此寒暄着。

「當家的在不在？」

涉川一副熟客的姿態，俯身問着帳房。

「哦！涉川大人，當家的在，請裏面坐！」

帳房躬身延請涉川入內。涉川隨在帳房之後，經過有水池、假山、滿種奇花異草的花園，來到後院的房間。

帳房畢恭畢敬地請涉川上坐後，便轉身離去；涉川安閒地拿出煙管，呼嚕呼嚕地抽了起來。

「嗨！涉川大人光臨寒舍呀！眞是失敬！失敬！」

隨着紙門「唰」地被推開，一陣銀鈴的聲音也跟着傳了進來。門口出現的就是女當家峯子。

她雖然已是三十五、六歲的半老徐娘，但肌膚仍白晰、豐腴，風韻猶存。只見其穿着樸實，與一般賣衣服的店家無異，身披一件淡黃色的絲絹外衣。

「咳！常來打擾妳，實在不好意思！」

涉川輕咳一聲，話中有話地說着。

峯子兩道柳眉頓然深鎖，很不悅地問：

「這個月分我記得已經給您啦！怎麽……是不是您還有其他的花用？或是……」

「不、不！我這邊是沒什麽問題啦！我是想……妳這兒不知會有什麽事情？」

涉川的嘴角浮起一絲狡獪的笑意，睨着眼瞧峯子。

「您……您這話是什麽用意？」

峯子見涉川露出狐狸本色，有些緊張，忙追問道。

「我記得妳有個孩子，對不對？」

「是的，不過，我那苦命的孩子早在四歲那年就死了——涉川大人，您的記性還眞不錯哩！」

峯子以嘲諷的語氣，笑着對涉川說。

「嗯，我還記得那小女孩長得就跟洋囡囡一樣可愛！」

「過去的事您幹嘛要重提呢？」

「妳說奇怪不奇怪？我今天在某個地方，看到一個年輕小伙子，長得跟妳的孩子一模一樣哪！」

「涉川大人，您不要胡說啦！我的孩子是女兒身呀！」

「可是，女扮男裝的事並不少見呀！」

這時，峯子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涉川雖看在眼裏，但仍自顧自地繼續說：

「我是在內藤新宿撞見的，聽說他在一家叫做『龜屋』的麵店裏當夥計，名叫竹之助。」

峯子聽着，不覺低垂粉頸——大概是爲掩飾臉上激動的表情吧？隨即，她又抬頭以平靜的語氣說道：

「大人，您大概是老眼昏花，看錯人了吧？」

「哦？是嗎？」涉川瞇起雙眼，嘴裏緩緩吐出一口煙霧，把峯子那張驚惶的臉龐罩住，然後微微一笑，說：

「那也是只消略調查一下，便可眞相大白的事——」

「涉川大人，坦白說吧，您究竟要多少？」

峯子終吁一口氣，無奈地問道。這種態度像是已屈服在涉川的威脅下，却又像是寧可花錢消災，避免涉川的糾纏似的。涉州拿着長煙管在茶几上「喀、喀」地敲兩下，然後露出陰險的笑容，伸出三個手指頭，說：

「嘿嘿……只要有三百兩黃金就可以解決啦！」

「……唉！好吧！」峯子無奈地吐出長長的一口氣，站起身往屋內走去，可能是進去準備銀



兩吧？

當涉川將三百兩黃金揣在懷裏，得意洋洋地步出「吉田屋」大門時，竟和帶着力庫迎面而來的新九郎撞個滿懷。涉川搖搖墜墜地向後倒退了數步。

「這隻狗是你的嗎？」

涉川一面怒視着力庫，一面裝作威嚴十足地喝問道。

「是一個荷蘭人寄養在我那兒的。」

「哦！原來是外國種，難怪看起來就像一隻怪物，那麼不順人眼，喂，該不會咬人吧？」

涉川不懷好意地緊盯着力庫瞧。

「牠吃東西還挺挑嘴的呢！像人這種味道奇差的食物，牠是不屑一顧的，所以，放心吧！不會咬您的！」

「雖然如此，不過，你也不能帶着這龐然怪物到處亂逛啊！是會把小孩子嚇壞的！」

涉川官腔十足地訓誡道，然後，瞟了新九郎一眼，便匆匆離去了；新九郎目送弓着身子，背影消失在街角的涉川，喃喃自語道：

「哼！看來這趟油水撈的還眞不少呢！大概有二百兩！不！至少也有三百兩黃金！」

說着，新九郎便踏着悠哉的步子，進入「吉田屋」。女僕將新九郎引進大廳後，遞給了他一

張坐墊，新九郎將坐墊放在牆壁前，然後靠牆跪坐。因爲，這麼一來，萬一有人想暗算他，至少可免去背後受敵這層顧慮。

新九郎以銳利如鷹的雙眼，迅速地掃視一周，發覺此座宅第內，出入的人相當混雜。根據加屋的調查，此屋內除女店東、大帳房、兩個二帳房等人外，還有男僕兩人、女僕兩人、小學徒三人，以及煮飯的老婆子共十二人。但是，根據他剛才經過廻廊的感覺，他知道，除這些人之外，至少還有五個人是在這屋內的。

——或許是來訪的客人吧？如果加屋的調查沒錯的話——新九郎暗自忖道。

當新九郎正在臆測時，峯子已出現在門口、她屈膝向前，兩手平放榻榻米上，向新九郎請安道：

「我是『吉田屋』的女店家。」

「人們都稱我是拚命新九郎，請多多指教！」

在庭院裏的力庫，突然仰空「汪」地吠了一聲。

「那就是力庫嗎？」

峯子向力庫一指，露齒笑問道。

「嗯！眞可愛！」

「看不出女店家裏竟是如此豪情萬丈！」

新九郎訝然睜大雙眼，無限讚佩道：

「直至目前爲止，還沒有人乍見這隻狗時，能神態自若，談笑風生，可見妳的膽識必然過人。」

「不！沒那回事，您過獎了！」

「這種膽識要是運用不當，爲歹徒所利用，那麽，後果就不堪設想囉！比如說，把殺人的盜匪當作姘夫啦……」

新九郎的話音甫落，峯子置於膝上的雙手雖微顫了一下，但，她旋即露出平穩、鎭靜的笑容、答道：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爽朗、豪邁的女中豪傑，而是一般情感脆弱、依賴心强、容易落淚的弱女子。」

「眞是如此嗎？」新九郎意味深長地反問。

「當然是眞的，所以，希望大爺能多多愛護。」

「好吧！既然妳這麽說，我也不好再多說些什麽了，那今天就到此打住，打擾啦，我得回去囉！」

新九郎意態闌珊地站起身來，步出房門，對着在庭院裏悠哉地蹓躂的力庫，吹聲口哨：「走吧！力庫。」

峯子望着新九郎逐漸遠去的背影，百思不解地想道：

——奇怪？他究竟是什麽來意？既然知道那麽多內幕，爲什麽沒向我勒索？那麽，他會不會到奉行所去密告？不過，他手上並未握有任何證據啊！——

「唰」一聲，紙門赫然被推開，出現在門口的是仁藏——他約莫五十歲上下，體型魁梧，最惹人注目的是他臉上，從右眼下方順着嘴角，延至頸項部位，有着灼傷之後的一大片瘢痕。但見他身着和服，而從和服的前襟中，却隱露匕首的刀柄，映着亮光，閃爍耀眼。

就是這難看的瘢痕，成了仁藏一生的轉捩點。

當仁藏十六歲那年，即受僱在家酒館當夥計，他吃苦耐勞，安守本分地工作，日子就如此平安無事地度過三年。有一天，他從外頭收回來的帳目，經點算後，竟有一兩二分不翼而飛。掌櫃獲悉此事後，不覺怒火中燒，當着衆人的面，就大聲斥責仁藏監守自盜，恩將仇報，然後命人把仁藏綑成五花大綁，不由分說地便他毒打一頓，根本不理會仁藏的辯解和哀求，最後，還將他的頭按入熊熊的炭火中，以資懲罰，他臉上的瘢痕即是如此烙下的。

可是，事實上這筆錢是帳房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偸去的，而可憐的仁藏只不過是代罪羔羊罷

了。

從此以後，仁藏即離開那家酒館，至別處謀生活。但，由於他臉上那難看的瘢痕，使得許多人均感退避三舍，不願錄用他，仁藏因而走投無路，生活困頓。

這種挫折對年輕的仁藏，不啻是記無情的打擊，因此，他對買賣人便產生一股難以消弭的怨懟和仇恨。

在他二十二歲那年，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和一名人稱「毒蛇牛兵衞」的綠林大盜邂逅，便投效在他旗下，同幹打家刼舍的勾當。不久，因仁藏稍具膽識，很快地就從衆嘍囉中脫穎而出，成了名噪一時的綠林大盜。

仁藏因仇視生意人，爲了洩恨，每當他去搶刼商家時，必將店內所有的無辜者全部殺死，絕不留任何活口。就因仁藏這種慘絕人寰的做法，使得官府無任何蛛絲馬跡可尋，故迄今仍未能將他繩之以法。

「那個傢伙是誰？」仁藏望向廻廊，問峯子。

「我也不知道，是頭次見面的。」

「嗯——」仁藏眨眨細長的小眼，思忖半晌後，說：

「去把涉川叫來，我一定要查明那個人的底細。」

峯子無言地點頭答應。

這漫長的十八年來，峯子一直都對仁藏言聽計從，不敢拗他，因爲，她心裏非常明白，假若她不任仁藏擺佈，想輕舉妄動，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有次，仁藏離開江戶，一去就是六年，在這段期間內，峯子終可舒口氣，爲所欲爲，不必成處處受人牽制的傀儡。對峯子而言，那種日子可眞恍如天堂般快活，她還痴心妄想着：假使他從此一去不回，那該有多好？可是，這個願望永遠是夢想，因爲，仁藏東飄西蕩了六年後，又陰魂不散似地出現在「吉田屋」啦！

日落之後，「吉田屋」關上大門，不久，涉川迤邐而來。他似乎已經忘却剛才以卑鄙的手段，向峯子强索三百兩黃金的事了，但見他神態自若，面對着仁藏說：

「那個男子我也見過，剛剛我派遣差役去調查他的身分，原來他是住在內藤新宿閻羅長巷裏的大夫。」

「那他眞正的底細是什麼？看他那種精明幹練的模樣，絕非外行人，說不定是官府派來的。」

在搖晃不定的微弱燭光中，仁藏臉上那塊灼傷的疤痕，發出令人心寒的光芒。

「從他的外貌看來，不像是個官府中人，我猜，十之八九必是宗方的兒子所僱用的保鏢！」

涉川瞇着眼，一副老謀深算的德性，直望着仁藏。

「奉行所的人會不會起疑，到這兒來調查？」

「這我也沒啥把握，最令我百思不解的是，爲何南北兩個奉行所都沒有接到任何通告？難道他們沒有去密告？如果是這樣，我想，對方的最終目的必是在錢財——爲萬一着想，我認爲你還是暫時離開這兒，避避風頭吧！等風聲稍息之後，再想辦法把他們解決掉！」

「假使奉行所接獲消息，一開始調查內幕，峯子必然會被逮捕，我看，一不做，二不休，乾脆……」

仁藏的細眼閃着騰騰的殺氣，低聲說道。

「沒有必要做得這麼絕吧？只要你不在這兒，官府就沒有證據定峯子的罪名啦！」

涉川慌亂地搖搖手，替峯子求情道。

仁藏撇撇嘴角，臉上浮起一絲奸詐詭譎的笑容。

「怎麼？捨不得？或者是怕財源斷啦？」

「嗄？你說什麼？……」涉川心頭一震，忙問道。

「不要裝蒜啦！在我離開江戶的六年之間，你千方百計地想說服峯子與你遠走高飛，却屢遭她的拒絕，爾後，你只好按月跟她收取固定的保護費，除此之外，還不時來『吉田屋』，向她勒

索銀子……」

涉川原本就是滿面的紅光，現經仁藏如此一揭底，更是漲得通紅，待他張口想辯解時，仁藏却繼續說道：

「所以，峯子這女人並不可靠，說不定，她心一橫，啥也不顧，就跑去官府投案啦！」

「那當然囉！一個大店舖的掌上明珠，在花樣年華之際，卽被無惡不作的盜匪霸王硬上弓，迫爲押寨夫人，同時，自己溫暖的家，也被盜賊霸佔，成了巢穴，難怪她會懷恨在心，時時想報復呀！」

「所以，我想先下手爲强，免成後患！」

涉川似又恢復先前的鎭靜，笑言道：

「這點你放心吧！我已經找到峯子的致命傷啦！」

「致命傷？」仁藏不解地望着涉川。

「是呀！就是足以使她唯命是從的人質！」

「什麼？人質？！什麼樣的人質？」

「就是那個孩子嘛！」

「孩子？你是說峯子的女兒？她不是在四歲——」

「她沒死，那個女孩不是叫做里子嗎？」

在這瞬間，仁藏臉上的肌肉頓時扭曲，臉色乍變，在他那細長的眼睛內，閃爍着令人心顫的寒光。只見他俯身向前挪動一步，逼視着涉川喝問道：

「哼！峯子這臭女人竟敢欺騙我？看我不好好收拾她才怪！你說，里子現在在那裏？」

「很抱歉，我無法透露，對我來說，她是個相當重要的人質——」涉川緩緩搖頭道。

仁藏倏地將手探入懷中，緊握匕首的刀柄，狠狠地盯着涉川，但，涉川並無懼色，只是不屑地說：

「你還是少耍狠吧！要不是我掩護，你早就鋃鐺入獄、斬首示衆囉！怎還能如此逍遙自在？」

「可是，你的人頭也會落地呀！」

「不錯！就因如此，我倆才能相安共處，這可能就是所謂的狼狽爲奸，相互利用吧！」

仁藏的手無力地垂了下來，只見他牽動了一下嘴角，低着頭陷入沉思……。

五

他眞是料事如神，神機妙算啊！

在「龜屋」的小房間裏，新九郎和吉兵衞、治助、主水、十吾面對而坐，似無限佩服地讚歎道。

「大夫，你說的是加屋大人吧？」

十吾帶着莫名其妙的眼光問道。

「當然是指他囉！他的推測半點也沒錯，『吉田屋』確實是仁藏的巢穴！不管是監視『米平』之擧，抑或研判案情，這些事都不是普通人能够辦到的。」

「哎！只可惜膽小如鼠……」

吉兵衞剛這麼說出口，就被主水忿聲打斷：

「怎可這麼說？世上絕沒有十全十美的人！」

十吾似頗爲憂急，喃喃說道：

「不過，有些事情是加屋大人所不了解的……」

「對，我想他的頂頭上司涉川也插了一脚！」

治助睜着滾圓的眼睛，結巴着插嘴道。

「那、那、那該怎麼辦？」

「這件事就由十吾全權處理吧！十吾，你看怎樣？」

十吾聽新九郎這麼說，不覺怔了怔，不知該如何接腔是好，只有保持緘默。吉兵衞見狀，急急說道：

「如果要由我們自個兒動手，就得趁早，否則打草驚蛇，就前功盡棄囉！」

「別躭心，我已經命令力庫監視着他們的動靜，只要一有風吹草動，我們都可獲得消息，諒必他們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十吾，你現在得立刻做個決定，我們全看你的啦！你到底是要爲父報仇，或是……」

十吾猛然抬起頭來，很堅決地說：

「我先和加屋大人商量，再決定如何行事吧！」

「假使跟他說了，那這功勞豈不就記在奉行所的頭上了嗎？……哎！縱使跟他說，也是無多大用處的。」

吉兵衞不以爲然道，但，十吾却搖頭道：

「這原本就是加屋大人的計劃呀！況且，我們可以叮嚀他不要讓涉川大人知悉，直接轉報上席與力（江戶時代，隸屬於奉行，統管指揮同心者之職），這樣，或許還可取得信任……哎！加屋大人爲了這件案子，吃那麼多苦，我們應給他一個復職的機會，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呀！」

大夥兒默默地望着新九郎，似在期盼他下定論。但見新九郎以極爲讚賞的眼光看着十吾，很

驚喜的口氣說：

「十吾，不錯，你眞的長大了！」

他說着，還用力地拍了拍十吾的肩膀，然後向衆人宣告：「你們不要多說了，就依十吾的意見行事吧！」

「哼！眞是沒趣！我還以爲多熱鬧、刺激呢！」

吉兵衞噘起嘴，低聲叨唸着，而主水和治助却都拊掌附和新九郎的決定。

「哦？怎麼都坐到房間裏來啦？」

這時，竹之助突然在門口露了露臉，訝異地說道：

「大夫，掌櫃的找您呢！快去吧！」

「掌櫃要找我？那個掌櫃？」

「就是八兵衞大人嘛！他好像很生氣哩！」

竹之助說着，還吐了吐舌頭，似頗害怕地說。

「奇怪？我什麼時候得罪他啦？」

新九郎自言自語道，然後對着衆人露齒一笑，懶洋洋地站起來，步出房間，往驛站方向走去。

在驛站內最後邊的房間裏，八兵衞微駝着背，俯首坐在爐火旁邊，撥着爐內的炭火，眼睛半睜半閉，仍是往常那副不知是睡是醒的神情。但是，今晚的他，却給人一種蒼涼、寂寞的感覺，似在一夜間，又平添了幾分老態。

新九郎來到門口，清清喉嚨，問道：

「嗯……掌櫃的，您找我有什麼吩咐嗎？」

八兵衞頭也不抬，簡潔有力地問道。

「你到底知道多少？」

「什麼知道多少？」新九郎滿頭霧水，怔怔地反問。

「咦？就是仁藏那夥盜賊的事啊！」

「喔！您說的是他們呀……」新九郎恍然大悟地直點頭。他提起脚伸進蓋在火爐上的棉被炕內，繼續說：

「日本橋畔那家叫做『吉田屋』的衣服批發店，就是仁藏那夥盜匪的賊窩，而女店主峯子竟是他的女人。最令人吃驚的是，南奉行所裏一個叫做涉川的傢伙已被他們收買，處處庇護他們，難怪官府老是逮不到他們。」

「哼！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八兵衞面無表情，只聽得鏘鏗話聲落地。

「嗯？」新九郎的濃眉往上一揚，瞪着八兵衞問道。

「如果僅是這麼單純，那他們早就落網啦！」

「哦？難道這其中還有什麼內幕嗎？」

八兵衞沒有答腔，「啪啪」擊掌兩聲，旁邊的紙門被人推開，出現在門口的竟然是峯子。

「嘎？女店主！」新九郎愕然驚呼一聲。

峯子似乎曾經哭過，眼睛浮腫，精神頹喪。

「掌櫃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八兵衞慢條斯理地起身，漫聲道：

「你直接問她吧！我要去喝酒囉！」

峯子隨着新九郎的句句詢問，把她這十八年的滄桑史，一字不漏地全訴說了出來。

× × ×

在峯子剛滿十八歲那年春天，仁藏那夥盜匪猶如一股旋風般，襲捲了「吉田屋」。

峯子的雙親由於前年那場可怕的瘟病，不幸相繼去世，因此，「吉田屋」的店務，暫時就由在店裏服務已逾二十年的老帳房佐太郎代理。案發當天，因爲附近有座寺廟舉行法會，店內五個

夥計、小學徒、以及女僕們，都趕去那兒看熱鬧，屋裏只剩佐太郎和峯子兩人。

到夜闌人靜時，佐太郎被一陣急急的拍門聲驚醒，他以為是夥計們回來，便睡眼惺松地起床，走至前門將門栓抽起。當他正想把門打開時，突有羣人潮如海水般湧了進來，在他尚未看清是怎麼回事之前，已被人迎頭劈下一刀，連氣也沒吭一聲，頓時卽氣絕倒地。而當場目擊一切的小學徒，也無法逃過這災厄，只聽慘叫一聲，便屍首異處，倒臥血泊中啦！

當時，峯子是在房內睡覺，經過這陣騷動後，她也被盜匪從房內押出來，雙手反綁，嘴裏還被塞了一團破布，並被他們用布條緊緊綑住。盜匪逼她指出藏金之處，她想，反正是死路一條，錢財已是身外之物了，因此，反顯得鎮靜，就帶領他們到藏着金櫃的倉庫內。

在盜匪將所有金銀財寶搬完之後，其中一人卽抽出匕首，霍地便要往峯子的喉嚨猛刺時，仁藏突出聲喝止道：

「等等，我有一個妙計……這家店舖現只剩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小姑娘，而這兒既靠近運河，又是衣服批發店，對我們將來的行動大有幫助，無論是易裝改扮，或為藏身之所，都是有利無弊，那，我們何不利用此地作為總舵呢？」

「但，首領，問題是這個娘兒是不是肯聽我們的？替我們辦事，而不洩密？這些你敢擔保嗎？」

那名殺氣騰騰的盜匪，仍是用匕首緊緊抵住峯子的喉嚨，咄咄逼人地提出一串問題。

「嘿嘿，她當然會守口如瓶，只要——」

話語未畢，但見仁藏如餓虎撲羊般，猛地將峯子壓倒在床板上，一朶含苞待放的花蕾就如此被摧殘了……。

兩個月後，有天，峯子發現自己已有身孕了——

「……當時，我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女，又遭逢如此慘痛的際遇，在走投無路之下，實在想一死了之……不，我終於對這個灰黯而痛苦的人生絕望了，於是，我就帶着一身的創傷，跳進玉川河與世訣別……」

新九郎憐憫地望着淚流滿面的峯子，搖頭道：

「哎——太不人道啦！那妳就是這時和掌櫃認識的嗎？是不是他適時把妳從死亡邊緣救了回來？」

「是的，八兵衞大人把我從河裏救起來，當他知道我的遭遇後，很慈祥地安慰我：『已經造成的悲劇既無法挽回，那麼，我們就該痛定思痛，計劃如何為將來奮鬥才對，再沉溺於痛苦的往事中，也是於事無補的！』這話是那麼有力地敲在我的胸膛上，我終於淸醒了，為了腹中的孩子，我必須堅强地活下去……不久，仁藏那個喪盡天良的魔鬼就離開江戶，好久好久都沒有回來，

所以，我就和一個明知我已非處子之身，却願意接納我的男人結婚……一晃眼，孩子也順利落地了……一直到孩子四歲那年，都平安無事地過去，那個可怕的夜晚就如一場噩夢般，在幸福光輝的驅逐下，它已經漸漸褪色……」

「但是，就在妳已重拾幸福的日子時，仁藏却又無聲無息地出現，把妳的丈夫殺死了，對不對？」

「是的……我又從天堂墮入地獄啦！不得已，我只好聽命於那個魔鬼……可是，我在心裏盤算着，自己反正已是敗葉殘花，這種非人的生活還可忍受，不過，我不能讓孩子受到任何傷害啊！因為，仁藏將來一定不會放過她，而且，這件事情萬一被官府獲悉，我可能會被指控是藏匿盜匪的從犯，而鋃鐺入獄，這麼一來，不僅我的店完了，孩子也會受到連累，所以……」

峯子浮腫的眼睛重新淌下辛酸的淚水，繼續說：

「我就和八兵衞大人商量……趁仁藏不在家的時候，將里子托付給八兵衞大人，騙仁藏說，里子發高熱不治身亡，然後，由八兵衞大人將里子扮成男裝，送到『龜屋』……」

聆聽至此，新九郎不覺大吃一驚。

「噢？原來那個竹之助就是……」

「是的，可是那個涉川大人不知道從那裏打聽出這個秘密，竟拿里子的生命來威脅我……現

在，我已經六神無主，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的生命和店務都不重要啦！目前，我最躭憂的就是孩子的安危……求求您，大爺，希望您能幫助我，在暗中保護里子，好嗎？」

八兵衞唯恐涉川和仁藏為奉行所逮捕後，問及口供時，就會揭開這樁驚人的秘密，如此一來，峯子不但安危難卜，連改扮成竹之助的里子也會受到牽累，因此，才遲遲不敢對涉川和仁藏下手，以致演變成今日的局面。

「剛才我在店內，發現涉川大人和仁藏躲在房間裏，低聲地討論事情，心覺可疑，便悄悄地躲在門邊偷聽，結果，原來是，涉川大人打算以里子的生命來威脅我繼續為他們賣命，同時，他們還計劃殺死大夫您哪！……後來，我一個不留神，撞出了聲響，被他們發覺我的行動……所以，我很害怕地逃到這兒向八兵衞大人求救……」

峯子豐腴的臉頰頓時凹陷了下去，那張本來顯得極有豐采的面龐，也因而益發憔悴、蒼老。

峯子本是一家大店舖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却不幸在少女時代遭到此種比死還悽慘的際遇，當她下定決心，要為可愛的孩子，從痛苦的深淵掙扎出來，背負十字架，以笑臉面對世人，而苟且偷生時，即會產生無比的勇氣，接受現實的考驗——但，現在峯子却面臨危機，因里子身世的秘密即將被揭穿，她體內那股母性的力量，則促使她奮不顧身地想以自己的生命來維護孩子，這就是母性的光輝！

「妳不要再哭了！」新九郎緩緩站起來，面露堅毅的神色，只聽得他深沉而有力地說：「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

新九郎回到「龜屋」將剛才在驛站所發生的事，一五一十地縷述一遍。主水等人聽了之後，才恍然大悟道：

「哦！原來那個竹之助就是……眞是沒想到！」

「那，事情會演變成怎樣呢？」

吉兵衛和治助壓低嗓音，異口同聲問道。

「嗯……看來，我們必須取消原計劃，不能將仁藏那夥盜交給奉行所了，就連那個叫做涉川的同心也是一樣，要不然，他們若一一招供，揭穿這個秘密，那就不可收拾啦！雖然對加屋不利，可是，這是情非得已，他就該體諒我們呀……十吾，你看怎樣？」

十吾的兩道濃眉糾結成一團，沉思半晌後，終開口道：

「唉——這也是無口奈何的呀！就由我們親自來解決他們吧！仁藏、涉川、以及那羣無法無天的盜匪，都殺得他們片甲不留吧！」

十吾就像要擺脫掉總是縈繞在他耳際，母親那令人肝腸寸斷的哀求聲似地，斷然地搖頭說：

「走！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當他們一行人起身，推開紙門的剎那間，突有團黑影驀地跳進屋內，待他們定睛一看，不由得低呼一聲：

「啊！這不是加屋大人那隻猴子弁慶嗎？」

「咦？弁慶？到底發生什麼事啦！」

衆人莫名其妙地紛紛互問，這時，那隻小猴子突撲到新九郎身上，不斷地扯動他的衣袖，眼露哀求的神情。

「哦！弁慶，你想叫我們到那裏去？」

那隻有靈性的小猴子，合掌拚命向大夥兒拜着，似在求情，同時還以不同尋常的眼光望着衆人。

「大夫，這是……」治助百思不解地看看新九郎。

「啊，加屋危在旦夕，我們快去支援吧！弁慶帶路！」

小猴子很聰慧地跳下來，拉着新九郎的衣角，急急地往「吉田屋」的方向跑去，衆人亦匆匆隨後趕去。

六

從薄暮時分起，加屋就藏身在「吉田屋」庭院內的樹叢裏，動也不動地直盯着人影幢幢的屋內。

「我絞盡了腦汁，除這兒之外，實在想不出那兒會是賊窩……不過，從外表看來，這家規模不小的店舖，怎麼會短缺錢財，需鋌而走險呢？」

凜冽的寒氣從四面八方襲來，加屋不覺打了個寒顫。店內的夥計們手忙脚亂地打烊關門的劈哩啪咸聲，清晰地傳入加屋的耳中；不久，夥計們似乎全湧向灶房吃點心去了。他忍不住揉揉發癢的鼻子，衣袖一擦，兩行清涕應聲拭去，就在這時候，屋內走出兩條人影，當加屋看清那兩人的面貌時，差點失聲驚叫出來。

「嗄？怎麼會是涉川大人……」

——在奉行所裏有人臥底，嫌疑最重的就是涉川——

加屋的腦中突閃過新九郎這句話，當他想站起身，俯前看個清楚時，一不小心折斷樹枝，發出了「嘎」的聲響。仁藏警覺地轉身喝問道：「是誰？」

加屋陡地一驚，拔腿就逃，但是脚下一滑，整個人却跌坐在地上，眼前直冒金星。這時，屋內聽得外面一陣騷動，仁藏的手下全都提刀，倏地從四面竄了出來，按住倒在地上的加屋，將他綑得死緊。

「你這個膽小鬼怎會跑到這兒來？」

涉川斜睨着加屋，不屑地笑問道。

「我不是警告過你，只要做好巡廻分內的工作就好，千萬不要多管閒事嗎？你就是不聽我的勸告，才會落到今日這個下場，現在你可後悔了吧？」

「涉川大人……涉川大人……」

加屋的聲音雖然抖顫着，可是，却毫無懼色，但見他圓睜兩眼直逼視涉川，忿忿地叫罵道：

「難道你不覺羞恥嗎？身爲官員竟與盜匪勾結，爲非作歹，戕害無辜的生命，你還算是個人嗎？」

「好啊！你這不知死活的小子，竟敢教訓我？你也不想想自己有多大能耐，還是省省力氣吧！」

說著，涉川一拳便朝加屋頭部揮去，把加屋的髮髻打落，成了披頭散髮，眼眶也滲出血絲。

「好啦！不要打啦！涉川大人……」

仁藏狡猾地笑着，在暈黃的燭光中，他那雙狹長的眼睛，射出兩道叫人心裏直發毛的寒光。

「只要一刀把他解決掉，不就什麼麻煩也沒有了嗎？那些小蟲老是在耳邊唧唧叫着，也是怪討厭的。」

涉川露出陰險的笑容，頷首同意，隨即拔出長刀。

「要殺要剮都隨你們！反正我已經豁出去了……」

加屋憤怒地嘶喊道：

「你們不要以為把我殺了，就可逍遙法外，那就大錯特錯啦！我老實告訴你們吧！除我之外，還有人正密切地監視『吉田屋』的動靜呢！」

「哼！死到臨頭還神氣！你給我閉嘴！」

當涉川話音甫落，突有人暴喝：

「該閉嘴的才是你們！」

涉川等人心頭一震，霍地扭頭一看，原來是新九郎雙臂環抱胸前，站在牆頭，在他肩上的是弁慶。

接着，主水、十吾、吉兵衛一個個也出現在牆頭。最後突聽得「碰」一聲巨響，這可能是治助跌落繩梯吧？

「大夫！」加屋陰霾的神色頓時豁然開朗。

「弁慶知道你監視『吉田屋』，必然會發生危險，所以才帶我們來替你解危，嘿，這小猴子眞有靈性！」

新九郎說着，身形已飄然落至池旁。

「本來是想讓加屋把你們帶到清靜的地方，好好詢問一番，可是，聽說閻羅王見你們惡名昭彰，震怒不已，我不能讓祂久等，現在就送你們一起去見祂吧！」

「哼！少發狂言，弟兄們，上吧！」

仁藏怒不可抑，一聲令下，衆盜匪紛紛拔出長刀，將新九郎團團圍住，吉兵衛見狀，立即從牆頭縱身而下，奔向新九郎。在漆黑的庭院裏，頓時只見刀光劍影交織一片，鏗鏘的撞擊聲響徹雲霄。但見新九郎手持長刀，振腕一揮，身旁盜匪卽應聲倒地，未幾，那池碧綠的池水已染成殷紅。涉川瞧兩路人馬廝殺一團，想渾水摸魚，從側門悄悄溜出去；當他躡手躡脚地閃至門邊時，猛一抬頭，主水赫然出現眼前，如肉塔般擋住他的去路。

「嗄——」涉川臉一陣青，一陣白，愣然不知所措。

「嘿，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自闖來！」

但聽一聲叱喝，主水揎臂一揮，只見血花四濺，涉川慘叫未絕於耳，人已砰然倒地。

現在，就只剩仁藏一人孤軍奮鬪了，他高擧長刀，如車輪般掄動，步步逼向側門，新九郎露出無奈的笑容，凝望着猶作困獸之鬪的仁藏。這時，十吾突緊握長刀，挺身而出，怒視著仁藏，聲嘶力竭地吼道：

「仁藏，今晚就是你的死期，覺悟吧！」

「你這乳臭未乾的小鬼，竟敢一派胡言！」

仁藏驟然向十吾劈來，十吾身形一移，疾聲喝道：

「我要代父報仇，仁藏，納命來！」

「嗄？你、你說什麼？」仁藏張口結舌，臉色大變。

「我要爲六年前死在你手中的宗方十右衛門報仇！」

「哦！你是那個同心的兒子？」

仁藏的長刀在這瞬間停止了掄動，十吾見狀，猛地舉刀趁虛向前一刺，剎時，仁藏手中的長刀鏗然落地，只見他雙手虛抓空中，面露恐怖的神色，瞪視着十吾，不一會兒，他的眼神漸失光芒，最後終如山崩般，頹然倒地，一命嗚呼了。

「十吾，幹得好！」

在闃寂的黑夜裏，新九郎的聲音顯得特別洪亮，聽得這聲，十吾才茫然抬頭，待他發現仁藏已氣絕身死時，只是呆呆地望着仁藏已經僵硬的屍體，和自己手中沾滿鮮血的長刀，不敢置信地喃喃問道。

「幹掉啦？眞是我幹掉的嗎？」

「那當然，十吾，幹得眞精彩！」

這時，大夥兒誰也不再開腔，皆默默注視着地上的屍首。十吾露出一副非哭非笑的神情，呆立原地。

× × ×

四天之後，有個晴朗的中午，加屋正太郎出現在閻羅長巷十吾家的門前，可是，在他尙未啓齒告知來意之前，却已被十吾連拖帶拉地帶到巷口。

「哎呀！加屋大人，您這樣豈不是使我爲難嗎？」

十吾正了正臉色，肅然說道。

「你的立場我非常瞭解，但是，我當然得向救命恩人表示謝意啊！況且，我現在也從高積巡廻擢升堂南町巡廻，這一切都是你所賜予的，所以……」

「我現在一顆心就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的，一天到晚總是躭心我娘知道這件事，還好，她不知道您來，要不然豈不是就被揭穿了嗎？您還是請回吧！」

「但——」加屋佇立原地，一步也不肯挪開。

聽到外面一陣騷動，新九郎聞聲走出來，見十吾和加屋僵持在巷口，就搖搖頭對加屋說：

「你這個人腦筋未免太死板了吧？雖然俗語說：『禮多人不怪』，可是，多禮有時反而會增

添別人的麻煩哩！」

就在這時，竹之助肩扛數個蒸籠，一面吆喝著，一面從巷口大跨步地走過來。

「喂，大夫！你的帳什麼時候還嘛！賒的帳太多沒還，我們掌櫃的已經嘮叨了好幾天啦！」

「哦？眞有欠那麼多嗎？」

「你每天一來就抱着酒壺猛灌，當然會欠很多啦！」

竹之助白了新九郎一眼，噘着嘴說道。

「喔！原來如此，很抱歉，我馬上就去算帳！」

「那就勞煩你待會兒親自跑一趟囉！」

竹之助對着十吾和加屋兩人微微頷首後，便擦身而過，想走入主水的屋內。

「他就是竹之助嗎？……堂堂一家大店舖的千金，竟會落到今日這種地步，唉，眞是可憐……」

新九郎緊皺眉頭瞪了加屋一眼，低聲罵道：

「哼！說話謹愼些！不要太傷人啦！」

「不，不，我是無意的，只怪我一時疏忽，說溜了嘴——不過，你們也甭躭心，聽說『吉田屋』現在要正式承認里子的身分咧！」加屋壓低嗓門說道。

「時機一到，自然就會這麼做的，何況，竹之助自己也已經知道這個秘密了……」

竹之助昨夜才從八兵衞口中得知，自己原是「吉田屋」女店家峯子的獨生女，這個驚天動地的大秘密，當時她雖然極表震驚，一時無法接受這項事實，但，待心情稍微平靜後，終爲能找到親人而欣喜若狂。

同時，由於峯子之前有兩位姊姊，甫落地之後，均告夭折，因此，峯子唯恐里子亦步其姊的後塵，便四處求神問卜，結果，經由神明的指點，才將里子扮成男孩，寄養在別人家裏，俟滿十八歲後，才能回到生母身邊。

「不要再說啦！你們又何必多管閒事……」

竹之助滿臉通紅，俯首忸怩道：

「這身打扮我已經習慣了，我才不要穿那種看起來搖曳生姿，實際上，穿起來却拖泥帶水的衣服，多難過！」

「所以我說嘛！你在這兒胡言亂語反而會壞事，以後還是不要再到內藤新宿來了吧！現在就請你出去——我叫你出去，聽淸楚沒？」新九郎額暴青筋，怒吼一聲。

加屋頗覺沒趣，朝衆人默默凝望一眼後，便轉身不情不願地拖著蹣跚的脚步，離開長巷。

「松枝啊——買松枝啊——」

小販叫賣松枝的吆喝聲，在冬陽所照射的大宗寺某一個角落處，清晰地迴響著——再過四天就是元旦了。

× × ×

我第一次親手提刀殺人，終於把惡貫滿盈的弒父仇人仁藏殺死了，但是……不管我怎麼替自己辯解，還是無法和大夫一樣，那麼安然自處，心裏不僅毫無快感，反而異常沈重。而且，自從我瞞著母親親弒仁藏之後，就覺得愧對她老人家，總覺無顏見她。

——所以，我當初不是奉勸過你，千萬不能存有報仇的念頭，只能認爲是替天行道嗎？——

當我把內心的感覺告訴大夫時，他神情凝然地這樣回答，而且，他還說：

——如果存有私心就無法坦然殺人，因此，你面對萬惡不赦的仁藏時，就應將自己當作地藏王，然後，秉著一股凜然正氣，替天行道就成了——

我實在不太懂這句話的涵意，試想，地藏王會殺人嗎？……是的，祂殺人了，所以，地藏王才會成爲閻羅王，可是，祂殺人的動機爲何呢？我拿這問題去請教大夫，孰料，他的解釋竟超越我的理解力，我還是想不透，因他說：

——地藏王由於心地慈善才會殺人呀！——

既然心地仁慈，那，爲什麼要取人性命呢？大概我的語氣透著焦急和不解的成分，所以，大

夫以微怔的眼光望著我，亦頗覺疑問地反問道：

——當然啊，假設手中的劍沒有賦與生命與慈念，那麼，殺人只能成爲一種骯髒的勾當而已，就不能謂之爲『替天行道』啦！這麼簡單的道理爲何不懂呢？——

大夫這種說話的口氣，對我而言，可說是一個極强烈的衝擊，我的心湖再也無法平靜了，我時時刻刻都爲這問題所困擾，因爲，若是要滿懷仁慈去殺人……那，這種仁慈是對誰施捨呢？是被殺的對方？抑是被欺侮的弱者呢？

——兩者都是，兩者也都不是——

大夫斷然地答道——無論在何種情況，當我無所選擇，需以殺止殺時，我的胸中都會充滿愛心，如此而已——

我還是無法瞭解這番話的涵意，不過，我相信，他那如行雲流水般自然的劍法，其中的奧妙必蘊於此，是的，這就是我僅能瞭解的一點！

第四章 破 滅

一

這是時序剛進入大寒的一個早上，阿金帶著一對年輕夫婦來到閻羅長巷，笑容可掬地對大夥兒招呼道。

阿金將禦寒的頭巾纏在頭上，身披一條深紫色帶碎花的絲巾，看來平添了幾分艷麗。那些在井旁曬太陽，互話家常的主婦們，也都妳一言，我一句地和她打招呼：「阿金嫂，早啊！」

「治助，我要把新來的鄰居介紹給所有長巷裏的住戶，你去把所有的人都請來吧！」

於是，治助便挨家挨戶地敲門，對應門的人說：

「阿金嫂有事請你們撥個空出來好嗎？」

當他走到吉兵衞家門前，才拍了下門板，就聽到砰然一響，吉兵衞推開木板門，窮兇惡極地

大吼道：

「一大清早哇哇叫，吵不吵人？」

待吉兵衞聽完治助的解釋後，又扯著大嗓門叫道：

「我把時間借你，那你打算什麼時候還？」

本來就喜歡欺負治助的吉兵衞，現一逮到機會，立刻張牙舞爪地握拳，想朝治助的下顎揮去，可是，在旁的阿金狠狠地瞪他一眼，吉兵衞只好乖乖地站在一旁，再也不敢囂張了。阿金望著已經齊聚在她面前的新九郎、主水、佐和、十吾、染子等人，清清喉嚨便宣佈道：

「現在，這對夫妻要搬進原是松吉住的屋子，換句話說，從今日起，他們就是你們的芳鄰啦！他叫新作，他的太太叫做留子，希望你們以後能彼此照應！」

這對身上背著許多大小包袱的年輕夫婦，很有禮貌地朝大夥兒點頭作禮。新作是個約莫二十四、五歲的莊稼漢，身體魁梧，容貌俊秀，倔強的個性可從他那微往上吊的眼梢，以及微突的下顎看出來；而留子則約莫二十歲，她的皮膚雖被太陽晒成淡褐色，但仍掩不住全身所散發出來的誘人氣息，只見她額頭飽滿，柳眉杏眼，弧形極優美的嘴唇，如同熟透的櫻桃般，經常吸引了男人的視線。

「嘿，留子這女人確實不錯……」

瞧見吉兵衞垂涎欲滴的模樣，阿金斜睨他一眼，怒罵道：「把你的口水擦乾！瞧你這副饞相，丟不丟人？如果你羨慕的話，何不自己去討一房媳婦？」

「新作兄，你是做什麼買賣的？」

主水露出和藹可親的笑容，親切地問道：

「我沒做買賣，是個莊稼人。」

新作搓搓雙手，羞赧地答道。

「哦？你是莊稼人？可是，你知道嗎？內藤新宿裏並沒有可供耕作的田地啊！」主水狐疑道。

新作露出雪白而整齊的牙齒，笑著答道：「這個請您放心，內藤大人已經同意，要將他府邸內的一小塊田租我耕作，從明天起，我就得到那兒翻土，播種啦！雖然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佃農，可是，這份工作我已經非常習慣，因此，做起來就顯得駕輕就熟，輕鬆愉快哩！」

這片土地原是德川家康賜給內藤修理亮清成的——關於此事前文已經敍述過，在此不再贅述——雖然後來他又將一大半土地還給幕府，但，內藤家所擁有的寬廣土地，在這一帶仍是無人望其項背。因此，內藤大人便將府邸內約有十萬坪的土地，撥出一小部份作為耕地，租給無田的農夫耕作，然後再向佃農收取田賦。

「哦！原來你是租內藤大人的田啊！那就不打緊，大概賺個房租應沒問題吧！」

聽到治助這麼說，吉兵衞不由得火冒三丈，大吼道：

「喂！你這句話是銜著我說的吧？好小子！眞是狗眼看人低，今日再也容你不得啦！」

「哎！饒命！饒命！我不是故意的啦……」

就和往常一樣，吉兵衞和治助又展開了一場追逐戰，阿金也不理會他們之間的喧鬧，自顧自地走出長巷。

寒風雖然刮得緊，但是，和暖的陽光裏却洋溢著早春的氣息，一隻小鳥飛掠過正在踏麥的新作夫婦頭上。

「嗯——你聞聞看，梅花的味道好淸香喔！」

留子停下工作，深吸了一口氣說。

「嗯，這裏的春天比甲州來得早。」

新作和留子兩人是笹子峠附近某一小村莊的人，他們兩家原本皆是家洗四壁的小佃農。新作和留子在三年前經由媒妁之言，締結鴛盟，但是，因傳統觀念裏，非長子是不能繼承家產的，因此，他們兩人並沒有分到田地，不！甚至連棲身之所都沒有著落；後來不得已，兩小口只好擠在留子家堆放雜物的小屋裏，勉强生活了一段時間。

新作夫婦爲了生活，爬山越嶺到另一座山的山腰處，胼手胝足地開闢了一小塊田，但是，由於地處向陰，陽光終年無法照到，同時，因山腰不能引水灌溉，所以，他們夫婦倆得由山底提水至山腰，一桶一桶地灌漑，眞是苦不堪言，不僅如此，收成還極差，待繳納田賦之後，已是所剩無幾啦！根本就難以維持生活。因而，在留子的大哥娶媳婦後，兩人便決定至江戶打天下。

剛好此時，每年新春都會來一趟，專門兜賣藥包的人，從內藤新宿帶來了一個消息，那就是，租內藤大人的田地耕作的一對老夫婦，由於年齡老邁，沒有充沛的體力繼續耕作，因而想找人承租那塊田，棄農從商去賣鷄蛋。

新作認爲這是大好良機，於是就在元旦後不久，攜帶著簡單的行囊，和留子離開故鄉奔往江戶。

耕作這塊平地上的田，對他們兩人可說是輕而易擧之事，同時，收成也較以前豐碩多了，只要將收成的百分之四十當作田賦繳給內藤家，其餘的可任由自己支配；而，歷史悠久，古老簡陋的閻羅長巷裏那間窄小的木屋，比起昔時到處都是窟窿，堆放雜物的小屋，已可說是恍如宮殿般地豪華了，因此，新作夫婦對這個新生活充滿憧憬。

「這些麥子收割後，要種什麼比較好呢？」

「嗯，依我看，種茄子或是絲瓜都非常適合，不過，我覺得也可嘗試種種胡蘿蔔——」

「那邊角落裏還空出一小塊地來，我們也可種點豌豆，既不費功夫，又極容易照顧，你覺得怎樣？」

「對，這個主意不錯！還有，治助曾經對我說過，他可以幫我買到菊花的花苗，雖然這聽起來有點好高騖遠，過於貪心，但，我們確實可試試看。」

兩人談著，似乎美好的遠景就呈現在眼前，一絲滿足的笑意在他們的臉上蕩了開來。雖然同樣是佃農，但，他們有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只要能儲蓄一筆款子，將來亦可棄農，經營其他的買賣，賺取更多的收入。

想及此，新作夫婦對於刺骨的寒風，以及辛勞的工作再也不以爲苦了，而且，踏麥的雙脚好像也更有力氣哩！

「哎——肚子有點餓了啷！」

新作抬頭望望天色，自言自語道。

「那，我們就準備吃午飯吧！」

留子取下纏在頭上的毛巾，拍拍膝蓋的灰塵，說：

「……我現在就先回小屋把水煮開吧！」

「好，那麼，得勞煩妳囉！」新作笑答道。

此地距離閻羅長巷路程頗爲遙遠，往返一趟費時極多，因此，新作夫婦都準備便當，中午休息時就可吃便當，而不必勞累奔波了；同時，他們還在森林的那頭搭間小屋，作爲吃飯、休息之所。內藤家的佃農中，也有人就住在森林中的小屋，就近照顧田地。

留子朝新作揮揮手，轉身從田埂上跑向小屋。

× × ×

這天，內藤府邸內正在舉行慶賀主人賴尚久病痊癒的酒宴，賓客中有藤堂和泉守、佐竹佐京太夫、酒井日向守，松平十郎磨、養安院住持榮法和尚等人，皆是海量之流。因而，從晌午之前，他們就開始飲酒作樂，歌舞助興，直到現在，正是人聲鼎沸，酒酣耳熱之際。

賓客之中還有一位權勢顯赫，聲名狼藉的遠洲濱松大名井上河內守正甫，他是世代相傳，年俸三萬石的大名。

河內守是個臉色蒼白，陰陽怪氣的矮個兒，他對美酒佳餚、輕歌曼舞一概不感興趣，換言之，他壓根兒就不喜歡這種喧鬧的熱鬧場面，唯獨喜好女色。最奇怪的是，河內守對窰子裏的娼妓却不屑一顧，只對自家的女僕有興趣。

當日向守喝得酩酊大醉，神智不清，開始大跳裸體舞，全屋子的人皆笑得東倒西歪，亂成一團時，河內守頗感不耐，便獨自悄悄步出大廳，往庭院走去。

「大人，您要散步嗎？讓我替您帶路吧！」一旁的內藤家老臣矢住重兵衞，見河內守鬱鬱寡歡，就走向前去，躬身道個諾，毛遂自薦道。

河內守微微頷首，重兵衞便一面反手捶打著自己微駝的背部，一面亦步亦趨地跟在他身後。

重兵衞領著河內守觀賞，自從鎌倉時代即不斷湧水的古井，和蒼勁挺拔的梅樹。河內守對這些難得一見的古蹟似乎並不感興趣，仍是悶悶不樂，默默無語地漫步觀覽；可是，當他來到庭院角落一塊小高地時，他的眼前突然一亮，以興奮的語氣對重兵衞說：

「這裏的景色還蠻迷人的，我想在這裏逗留一會兒。」

「哦！是的，那我在這兒陪侍大人吧！」

「不必啦！你可退下了，我喜歡獨自欣賞風景。」

「是的，不過……把大人獨自撇下……」

「我就喜歡獨處，謝謝你帶路！」

重兵衞拗不過他，只好躬身告退。當偌大的庭院只剩河內守一人時，他的眼睛竟發出貪婪的光芒，這種眼神猶如餓狼發現獵物那般地饑渴。

方才，河內守對重兵衞說：「景色迷人」，此話並非意指一般的風景，而是瞥見以小碎步跑

回小屋的留子的絕色姿容時，有感而發的。於是，河內守便尾隨於後，亦悄悄來至那間小木屋。

留子蹲在簡陋的爐灶前，瞇著眼向灶口吹氣，想起火燒水時，突聽得身後一陣碎聲響，她猛然回頭一看，發覺有個腰佩雙刀，衣著豪華的武士，巍然矗立不動，她心頭一慌，連忙跪伏地上請安。

「免禮，我是內藤大人的賓客，妳不必害怕，還是繼續做妳的事吧！」河內守笑嘻嘻地說道。

「是、是的！」留子全身顫慄地低聲答道。

「我因爲口乾舌燥，所以想來向嫂子要杯水喝，不知道是否方便？」河內守雙手一拱，趨前問道。

「是的，我現在就準備——」

留子急急忙忙從水缸裏舀了些水，倒進茶壺內，然後將茶壺放到剛起好火的灶上。河內守站在一旁，眼睛一眨也不眨地隨著留子的身影溜轉。

留子著一般農婦所穿的條紋窄筒袖上衣和長袴，她那圓潤的雙肩，纖細的柳腰，以及富有彈性的臀部線條，均隨著她的每個動作，暴露無遺，因而，也勾起了河內守的遐思和非分之想。因爲，在大名府邸內的女僕，全都是中規中矩地在腰部綁著寬衣帶，穿著寬袖的衣服，所以，河內

守乍見留子這副妝扮，倒覺得有幾分新鮮。

「嗯——看起來好像很好吃哪！」

河內守色瞇瞇地嚥了下口水說。

「對不起，招待不周，因這兒沒茶……」

留子俯首，羞慚地致歉道。

「我說的不是茶，我指的是妳啊！」

「噢?!——」留子瞠目結舌地直望著臉色突變得異常猙獰、恐怖的河內守，不覺慌恐、無措。

「嘿、嘿、嘿……那麼，我就來嚐嚐看吧！」

河內守獰笑著，突地往留子撲去，她根本沒有躲閃的機會，一把就被河內守緊緊抱住。雖然河內守長得乾乾瘦瘦的，但是，他的臂力却相當驚人。

「你——你要幹什麼?」

留子驚呼一聲，奮力掙脫河內守的擁抱。

「掙扎和喊叫都是無濟於事的，妳還是乖乖就範吧！」

河內守脚下用勁一勾，雙手一帶，留子整個人便平躺在地上，趴在她身上的河內守，伸出濕

黏的舌頭，饞渴地在她雪白的頸項上舔著。留子的心頭突襲上恐怖和嫌惡之感，全身不覺起一陣雞皮疙瘩，扯著嗓門大喊道：

「救命啊！救命啊——」

這時，遠在小木屋五百公尺外的新作，聽到妻子驚恐的喊叫聲，就荷著鋤頭，旋風似地捲了進來。

「噢?你這禽獸不如的畜牲！」

當新作奔至自家門口，看到心愛的妻子，竟被一個陌生男子强壓倒在地，企圖汚辱時，不覺火冒三丈，一時失去了理智，他也顧不得眼前這個可惡的男子，究竟是何身分，舉起鋤頭便朝河內守揮去。

「畜牲！你想對別人的老婆怎樣?」

挨了一鋤的河內守痛苦地呻吟一聲，跳了起來。

「哼！你這可惡的傢伙，活該！」

新作額暴青筋，忿忿地吼道，罵畢，舉起鋤頭又要往河內守的頭上敲去，詎料，留子從後攔腰阻止道：

「不要打他了，他是內藤大人的貴賓啊！」

「哼！不管他是內藤大人，或是貴賓，反正，他要是想玷污妳，我就不能饒了他！」

新作咬牙切齒地怒視著倒在地上的河內守。

好不容易才掙扎著站起來的河內守，由於從未受過如此嚴重的侮辱，氣得全身抖個不停。

「你……你這混帳……竟敢在太歲爺頭上動土！」

河內守本就蒼白的臉色，現因極度憤怒，顯得更爲慘白，他那雙充滿血絲的眼睛，射出兩道騰騰殺氣，但見他猛力抽出腰際的長刀，呲牙咧嘴地暴喝道：

「混蛋！跪下來乖乖受死！」

「嗄？你的所作所爲這麼令人不齒，竟然還如此理直氣壯地要砍別的人腦袋？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你這臭農夫，看我不收拾你——」

河內守突大喝一聲，發瘋般地振臂一揮，新作的左大腿已是鮮血淋漓，只聽得新作哀嚎一聲，砰然不支倒地。河內守見狀，舉刀又想再砍，說時遲，那時快，留子撿起鋤頭，咬緊牙關，從後朝河內守腹部用力一擊。

「哎喲——」

河內守雙手按住腹部，慢慢彎著腰，哀聲呻吟，然後終昏倒過去，不省人事了。留子定睛細

瞧，已有絲絲鮮血從河內守的外袴下，隱隱滲了出來。

「嗄？」留子的臉色頓然變得毫無血色。

「留子，妳……」新作一手按住傷口，想勉强支撐起來，可是，體力不支，只有頹然坐下。

「我……我不是故意的……」

他們兩人互相對看一眼，都楞在原地，茫然失神，不知所措。鮮血從新作的傷口裏大量地湧出來。

「我們怎麼辦？已經出人命了！」

留子以無助的眼神望著新作，驚惶地說道。

「我們不能再猶疑了，要趕快逃命！」

新作遽下決心，便用力支起上半身，想帶著留子逃離現場，可是，突覺傷口一陣痛徹脾肺的抽搐，就哀鳴一聲。

「這個你可拿去當拐杖……」

留子拾起河內守丟在地上的刀，交給新作。

「快點……扶住我的肩膀……」

他們兩人互相攙扶著，艱辛地步出小木屋。

「千萬不要被人發現才好！」

新作一面喘著氣，一面環顧四周，說道。

在這原本僻靜，鮮有人經過的小徑上，突從遠處出現一條人影，緩緩向新作夫婦迎面走來。來人不是別人，正是帶著力庫、山羊、烏鴉、和兎子在散步的新九郎。

當新九郎看見新作滿身都是血的狼狽相，不由得大吃一驚，趕忙趨前問道：「新作，你怎麼啦？」

新作不知新九郎的來意，很惶恐地擧起手中的長刀，護住留子，顫抖著聲音說道：

「你不能抓我們，不是我們的錯！」

「你說什麼啊？我像是官府裏的人嗎？」

新九郎面露親切的笑容，急急說道。

聽見新九郎的辯解後，長刀從新作的手中滑落——可能是因極度緊張和失血過多的緣故吧？——只見新作身子一軟，便昏倒在留子的懷中。

二

「不要躭心，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新九郎以非常平靜的聲音，安慰著剛甦醒過來，憂心如焚的新作。留子雖然稍爲鎭靜些，但是，臉色仍然非常蒼白，她無力地靠在牆上休息。

新作的腿傷並不嚴重，尚不致成爲致命傷，然而因傷口很深，流血過多，所以身體非常虛弱。

新九郎把新作抬進自己家裏來療傷。現在，新作剛淸醒過來，六神無主，很駭怕地說：

「可是，大夫，我們因爲失手殺死人了，現在該怎麼辦呢？」

「這不能怪你們呀！那也是因爲對方先起意要置你們於死地，才會被你們殺死的呀！」

「但是，對方是很有地位的武士……」

「這也沒什麼關係，你們放心吧！」

新九郎自信十足，拍拍新作的肩膀回答。

「嗯？」新作百思不解，茫然地望著新九郎。

「哦？你不瞭解這其中的因果關係嗎？你想，一個地位尊貴、武術高强的武士，竟會陰溝裏翻船，被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農婦，用鋤頭打死，這件事情要是傳出去，必會鬧得滿城風雨，而且，你知道還會有什麼結果嗎？」

「嗯？——」新作和留子都瞪大了眼睛，聚精會神地聽著。新九郎則略頓了頓，接著說：

「這麼一來，他就得喪失武士的資格，爾後，其俸祿不僅被剝奪，連頭銜也都得被追回哩！這是他本人已經被打死的情形，假使他只是受傷而已，那麼，也不怎麼好受，因爲，他得切腹謝罪，並不能繼續苟活！」

「噢？眞的是這樣嗎？」新作夫婦驚喜參半地問道。

「當然是這樣，做爲一个武士並不是簡單的事，不僅需持有武士的傳統精神和情操，還必須成爲他人的典範。所以，對方如果想告你殺人的話，首先，他的家就得遭殃，權衡這些輕重後，他是不敢提出控訴的，因此，你們夫婦倆也不必躭心日後會有差役來追捕啦！」

「哦！這麼說來，我們是沒罪的囉！」

「大概可以這麼說吧！」新九郎點頭答道。

新作和留子緊張的表情漸漸鬆弛。

「留子，妳高興嗎？我們沒事了啊！」

新作臉上浮現天眞的笑容，對留子說。

「那當然，要不然，我可眞躭心死啦！」

留子亦鬆了一大口氣，露齒微笑道。

「不過……這只是表面的情況……」

新九郎雙臂環抱胸前，望了他們兩人一眼，繼續說：

「當然，你們是不會被奉行所或代官所的差役所追捕，可是，就因爲這樣，對方才越不甘心，越生氣，所以，他必會不擇手段，想盡辦法暗中取你們的性命。」

「噢？那……我們該怎麼辦？」

剛浮現的笑容，又因新九郎這席話，遁隱得無影無踪，新作和留子面面相覷，驚慌失措地問。

「嗯……唯一的生路，就是離開這裏！你們可以到他鄉，改名換姓，重新開闢美好的將來……等新作的腿傷痊癒後，你們就立刻離開內藤新宿，在你們尚未離去的這段期間，我負責保護你們的安全！」

新九郎的嘴角溢出一絲堅毅的神色。

× × ×

一入夜，如同寒冬的北風便在空蕩的街上呼號著，滿街是一片蕭瑟的寒意。新九郎，主水和十吾全聚在「龜屋」裏，吃著熱騰騰的什錦麵，並喝酒取暖。

「唉！那對年輕夫婦的運氣眞差，好不容易才有份安定的工作，正想協力奮鬥，開創他們美好的將來時，却碰到這檔子事！」新九郎輕嘆一聲，說道。

知道新作夫婦的遭遇，及回到閻羅長巷療傷的事，除了新九郎、主水和十吾之外，只有治助而已。

「大夫，他們如果改名換姓，流落到異鄉，不就成爲無業遊民了嗎?這樣恐怕以後很麻煩哩！」

「這點你們放心吧！」新九郎一面吃着甜不辣，一面解釋道：「我可以拜託常念寺的住持，給他一個新名字，這樣他們到外地就可以使用，不必躭心成爲遊民啦！至於有關路條的事，我也請驛站的掌櫃替他寫了一張。」

「嗯……這樣行得通嗎？」主水沉吟半晌後，問：

「對方被殺死，不會這麼輕易就罷休的，再說，他們夫婦住在那裏，只要稍加打聽就可以知道了，你們想想，在這段期間內，難道不會發生事情嗎？」

「嗯……我也是這麼想，說不定對方沒死掉呢！」

「可是，留子說……」新九郎欲語還休。

「她是說用鋤頭打中他的腹部，不過，你想想，充其量留子也只是個女人，她雖然常在田裏耕作，力氣可能較一般婦女大些，可是，這力氣還是有限的，憑她一鋤鏠下去，就能够取人性命嗎？……」

新九郎和十吾互望了一眼，主水繼續說道：

「所以，據我推測，對方極可能只是受傷而已，那麼，往後他會採取什麼樣的報復行動呢？」

「嗯！這的確是很棘手的問題，像那種仗勢欺人的壞蛋，一定會來尋仇的！」十吾附和道。

新九郎亦點點頭，表示同意他們兩人的觀點。

「大夫，他們住在長巷裏妥當嗎？」

新九郎啜了一口酒，放下酒杯，說：

「現在，治助正在那兒把風呢！」

說着，他突壓低嗓音，說道：

「無論如何，我們總得調查對方的生死之謎，而且，對方的身分也必須查明才行，我看，明天就去跑一趟吧！」

翌日清晨，天氣異常嚴寒，鉛灰色的層層烏雲中，似乎卽將飄下鵝毛大雪。新九郎借用新作的門牌，用頭巾纏住頭部，混進了內藤府邸裏。

府邸的一角是片一望無際的田地，新九郎便按着新作所指示的方向，橫過麥田，穿越芒草叢生的臺地，走至森林盡處，那兒有間木屋孤立着。

——嗯！一定是這裏——

新九郎推開木板門，踏入屋內。他凝神環視四周，還不到兩坪大的屋子，已被整理得一塵不染，鋤頭、十字鍬和蓑衣，都整齊地置放在角落處；在灶上，正如留子所說的，放着一隻古老的茶壺。一點也看不出有打鬪的痕跡，當然，更甭提是屍體的影子啦！

但是，在一個角落裏，地面的顏色與其他地方稍嫌有異，這點異樣引起了新九郎的注意，他走近前去，仔細端詳，發覺似乎有人翻過這塊地面。

——哈！一定有人把這兒的血跡弄掉了——

就在這時，有條人影在門口晃了一晃。

「新作在家嗎？」接着，話音響起，新九郎提高警覺一看，原來是矢住重兵衛，他手上還提着一個布包。

「哦！你不是新作啊！」重兵衛也踏進了屋內，待他看清屋裏的人並非新作時，就向新九郎點了點頭。

「嘿，很抱歉，因爲新作腿受了點傷，無法行動，所以，我今天是來替他耕作的。」

「咦？他受傷啦？那，我告訴你吧！我是受昨日到這兒來的客人所拜託，帶東西來的。」

「客人？什麼客人？」新九郎故作糊塗狀。

「就是井上河內守大人呀！聽說，昨天他獨自在這兒散步時，曾經接受你們熱誠的招待，請他喝茶，他非常感激，所以要我送這禮物來答謝！」

「你所說的井上河內守大人，是不是指那個遠州濱松三萬石的井上河內守大人？」

「對！對！就是他，他的屬下已經到長巷去啦！」

「長巷？你告訴他新作的住處了嗎？」

「是呀！這有什麼不對嗎？」

「不！不！沒什麼——」新九郎連忙搖手道。

當重兵衛一面捶打着微駝的背部，起身跨出門外，背影逐漸遠去後，新九郎便十萬火急地往長巷奔去。

——現在，對方的身分已經知道了，而且，還知道對方只是受傷而已，並沒有喪命，這麼一來，就如十吾所說的，確實是更棘手難辦了。看剛才那位內藤家臣的模樣，可能連內藤家也不清楚河內守受傷的眞相，哼！那當然啦！像三萬石這種地位尊貴的人，家醜怎可外揚呢？——

新九郎健步如飛地跑着，一面在腦中如此盤旋道。

不過，危機早就降臨這條閻羅長巷了——

在新九郎混進內藤府邸不久後，濱松藩設於江戶的別府總管山崎左近，帶着四名侍衛威風凛

凛地走進閻羅長巷，打算捉拿新作同去交差。

「喂！妳知道新作的家在那裏嗎？」

山崎向一個正在井旁洗衣的主婦問道。

那個主婦望見問話的人，是個相貌堂堂、衣着華麗的武士，就很自然地指出新作的家。

當山崎的聲音傳進治助的耳朵裏時，他就三步併作兩步地從家裏跌撞着出來，大喊道：

「新作不在家啦！你們不用去了。」

「不在家？那他到那裏去了？」

「聽說他腿那受傷，去洗溫泉療傷哪！」

「洗溫泉？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就是今天一大早，天還沒完全亮時，他到我家去打聲招呼，就和他老婆一起走啦！」

山崎以懷疑的眼光瞪着治助，思忖了片刻，然後只聽得山崎一聲令下：「去搜查看看！」四名侍衛便動作迅捷地全湧進了新作家。

「喂！喂！你們怎麼可以擅自進入民宅！」

治助正想衝過去阻擋他們時，不料剛一舉脚，就被山崎揪住後衣領，高高提起，治助雙手雙脚不住地亂揮亂踢，口中還不斷地喊着：「他們不在啦……」

「報告！屋中空無一人！他們眞的不在！」

搜索完畢的侍衛出來向山崎稟報道。

「哦？眞的不在……那，東西呢？」

四名侍衛默默地搖了搖頭。

「不行啦！你們怎麼可以隨便闖入別人家裏……」

治助仍不斷地抗議着，山崎雙眉一皺，用力揪起他的衣領，把他提到半空中，厲聲喝問道：

「你說他的脚受傷，那他怎麼能够出去旅行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老實招來，他現在在那裏？」

治助愁眉苦臉地猛力搖頭，雙手雙脚則奮力地掙扎着。

「把他放下來！」主水突然現身喝止道。

山崎聽到主水的聲音，扭頭去看，頗不以爲然地說：

「怎麼？你想找麻煩……」

「我並不是有意要找你們的麻煩，或是管閒事，不過，你們這樣隨意闖進長巷，而且還大肆騷擾，欺壓良民，這種舉止不嫌太過分了嗎？」

「嗯？好小子，你竟敢教訓本大爺？」

山崎乍聽，怒不可遏，忽然丟下治助，面對主水擺出架勢，兩眼閃閃發亮——看來，山崎似乎是個脾氣暴躁，沉不住氣的人。他雖已擺好架勢，但，手並沒放在刀柄上，只是側身面對主水，雙脚跨立，身形稍放低。他的姿勢是爲應付腰佩短刀的主水，一種可攻可守的架勢。

就在兩人對峙，氣氛益形緊張之際，忽從巷口傳來新九郎低沉的聲音，接着，他的身影已出現在巷口。

「主水，你退下吧！這位大人看樣子是想施展他的拔刀術哩！而且，他還是個中翹楚呢！」

山峽雙眉微微上揚，眼睛一瞬也不瞬地瞅着新九郎。

「嗯！看他這種架勢，好像已經獲得田宮拔刀流的眞傳了，你只有一把短刀，絕不是他的對手。」

新九郎雖然這麼說着，但是，他自己本身却手無寸鐵。山峽雙脚横向滑開，面對新九郎和主水擺好架勢，另外四名侍衞也將他們團團圍住，蓄勢以待。

「嘿！你們這副虎視眈眈的模樣，可眞嚇人哪！」

新九郎掃視着他們五人，突然露齒一笑，便回頭對着圍在井旁觀看的主婦們，大聲說道：

「妳們看清楚了吧？這些專門欺壓良民的壞蛋，都是遠州濱松三萬石井上河內守大人的家臣！」

山峽一聽，微微一怔，身軀也隨着挺直。他不知道新九郎究竟從何處打聽出自己的身分，因爲，當初他接到的命令，曾一再强調，切不可暴露身分，需人不知、鬼不覺地將新作夫婦解決掉，但是，如今，自己的身分既然已被新九郎揭穿，那麼，就不能胡作非爲了。

「看你們這些人來勢洶洶的模樣，是不是打算到我們這條長巷來打羣架的？……嗯？」

聽到新九郎扯着嗓門這樣叫嚷道，吉兵衞氣咻咻地踹倒木門，袖子捲得老高地衝出來。

吉兵衞昨晚參加木匠的聚會，灌下了不少黃湯，直到很晚才上床，本來想多睡會兒，好恢復體力，可是，沒料到，長巷裏大清早就喧嘩個不停，把他從睡夢中吵醒，因此，他氣呼呼地把雙手關節扳得劈哩啪啦響。

「什麼？要打架？那太好了，本大爺也來湊一脚吧！我已經好久沒有揍人了，拳頭正在發癢呢！而且，我從來沒有錯過一場好戲，要是能和大名的家臣打一架，那是我無上的光榮，因爲這機會實在太難得啦！」

「嘿，這機會確實太難得啦！不過，他們要是眞和我們整條長巷的居民爲敵，大幹一場的話，我想，他們的主君該不會袖手旁觀吧？你們這幾位大人意下如何？」

新九郎話中帶諷地對着山崎說，被抓住辮子的山崎，頓時變得狼狽異常，只有自找臺階下。

「等等，我們不是來鬧事的，這都是誤會，都是誤會，我們只是奉命來找一個叫做新作的人

罷了！」

「哼！新作不在家，他不知道被那個混蛋傷了腿部，現在去洗溫泉浴療傷啦！」主水忿忿答道。

「就是嘛！我也是這麼告訴他們的！可是他們不相信，硬要去搜新作的家！」治助也大聲叫嚷着。

「我們這些人非常乾脆，要錢沒有，要命一條，是說幹就幹的！你們到底打不打？難道要我們等到日落西山？」

吉兵衞一面磨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似的，一面狠狠地瞪着山崎，口沫橫飛地罵道。

雖然山崎被激得咬牙切齒，怒氣難消，但是，君命難違，既已經暴露身分，此處就不宜再逗留了，於是，山崎對那四名屬下使了個眼色，悶不吭聲地扭頭走了。

「哼！你們這些膽小鬼，有種就不要走！」

吉兵衞對着那些已經走出長巷的武士們的背影，直跳着脚大罵，新九郎驀地從後「咯」地一聲，敲了他的頭一記，吉兵衞痛得大叫一聲，摸摸痛處，皺眉道：

「哎喲！大夫，你怎麼啦？敲我的頭幹嘛？」

「混帳！你還嚷些什麼？如果他們果眞拔出刀來，你說該怎麼辦？你不知道我剛剛捏了一把

冷汗啊？」

「我們幹嘛要怕他們？有大夫、主水和我在這裏，還有什麼好害怕的？我們不是從來未曾打輸過的嗎？」

「說你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實在是一點也不爲過，你沒看到這裏還有些婦孺嗎？萬一傷到他們怎麼辦？」

「喔！原來是這樣……」

吉兵衞突然洩了氣，搔搔頭說道。

就他所知，新九郎從來沒有爲保護己身，而拔出刀來與對方格鬪，都是儘量避免無謂的爭執，化戾氣爲祥和。譬如，當蒙面武士爲暗殺正助，而潛入這條長巷時，新九郎也只是逮住對方，送官法辦而已，並沒有傷對方一根汗毛；又徒手將横行霸道的梵天一家的爪牙，打得落花流水，並挫開他們的關節，以及用柔道制住吉兵衞等事，都是閻羅長巷裏人盡皆知的義行。

雖然在這條街上，每個人都知道新九郎是個「武藝高强的大夫」，可是，眞正知道新九郎武藝高深的程度，就只有主水、十吾、治助和吉兵衞四人而已。然而，連這四個和他最親近的朋友，也不知道他眞正的來歷，無論他喝得多麼爛醉，也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

——爲了吃飯，我什麼事都幹過——

每當別人問起此事時，新九郎總是避重就輕地以這句話來搪塞，因此，至今尚無人瞭解新九郎的來歷。

當新九郎治療前來就醫的動物時，則顯得醫術高超，手脚靈活，但是，當他在井旁淘米或洗碗時，却變得笨手笨脚，不是把米粒流得滿地都是，就是把碗盤打破，那些在旁的主婦們看不過，總是紛紛趨前幫忙，而他也不推辭，就微笑答謝，和大夥兒打成一片。

他對任何人從不存戒心，也不擺架子，尤其對老弱婦孺更是親切有加；若有人向他借錢，他必傾囊相借，絕不吝嗇，因此，有時他身上會有數兩黃金，有時則囊空如洗，但他從不以爲苦，或感到羞恥。

長巷裏的每個人都非常喜歡他、愛戴他，也和他相處得很和睦，但，他始終沒有透露自己眞正的身分。

「不要緊，不要緊，他們都走了。」

治助站在巷口探看，回頭對大夥兒說着，新九郎默默頷首，轉身走回自家門前。他推開紙門，見新作和留子躲在山羊後面，緊擁一起，不斷地顫抖着。

「大夫，他們……他們眞的來啦？」

腿上還纏着繃帶，臉色蒼白的新作，結巴地問道。

「嗯！現在他們雖然暫時撤走了，不過……」

「大夫，他們還會再來嗎？」

「那當然，只要一有機會，他們還是會來的！」

新作和留子惶惶然地對看一眼。

「哼！這齣戲可說剛剛上演，好戲還在後頭哪！」

「大夫，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留子淚眼婆娑，無助地望着新九郎。

「不必害怕，只要你們待在這長巷裏，我敢保證誰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可是……」留子囁嚅着。

「不用躭心了，先把傷治好再說吧！」

說着，新九郎開始動手爲新作換藥。

三

聽完山崎左近的報告，井上河內守氣得七竅生煙，全身像打擺子般，直抖個不停。他從被窩裏挺起上身，叱罵道：「眞是飯桶！竟然會像個儍瓜似地被騙得團團轉，這像話嗎？那對夫婦一

定還躲在長巷裏！」

家臣黑木賴母和川島又衞門連忙從旁攙住河內守。

「主君，這樣會影響傷口的，請您息怒吧！」

這是在湯島權現町，井上家設於江戶的別府內的一個房間裏。河內守躺在陳設豪華的屋內，蓋着錦衾繡褥，從他的胸部至腹部，纒着層層的白紗布。

當時，河內守想强暴留子未遂，反被她用鋤頭打傷腹部，不久，剛巧川島打那兒經過，才被他救了回來。

川島知道情勢不妙，假若讓內藤家知悉眞相，必對主君不利，因此，他必須想盡辦法遮掩這樁醜事。

他首先爲河內守止血，然後藉故說，其主君不勝酒量，身體不適，需回家休息，而匆匆離開了內藤府邸。

幸而河內守傷勢不重，同時，內藤家臣也知道他的酒量不大，所以，並沒有覺得可疑。

但是，被一個微不足道的農婦打傷，這對河內守而言，可說是奇恥大辱，因此，他惱羞成怒，一直叫嚷着要逮回那對夫婦，必親自將他們碎屍萬段，否則絕不罷休。尤其當他昏迷期間，神智不清時，總像夢囈般地大聲喊着，要將他們兩人抽筋剝皮，才能消他心頭之火。

於是，今晨山崎左近便奉命帶領屬下到長巷抓人。

山崎趴伏在地，恭敬地答道：

「我也是確定那對夫婦必然還躲在長巷內，可是，非常意外地，對方竟然識破了我們的身分，我想，如果再鬧出事情來，就會對我們不利，所以……」

「這是什麼話？難道宰掉幾十個閻羅長巷裏的賤民，就會遭到將軍的責罰嗎？你不知道我妹妹是將軍最寵愛的松妃？現在你立刻到長巷去，放把火把整條長巷都燒了！」河內守怒火攻心，再度下令道。

黑木賴母這下着慌了，他連忙趨前諫言道：

「主君，這萬萬使不得！您這麼做，未免太急躁了，如果傷及無辜，這怎麼對將軍交代呢？——」

「住口！那個下賤的農婦，膽敢殺我這個堂堂貴爲大名的河內守，這豈不是天大的侮辱嗎？你沒聽說過『君受辱，臣必死』這句話嗎？爲了你的主君，難道你不能抱着必死的決心，去爲我雪恥嗎？」

「主君，還是萬萬使不得……」

川島已年逾六十，所以凡事必三思而後行，他爲緩和河內守的氣憤，以免鑄下大錯，就剖析



情勢給河內守聽：

「主君的話非常有理，假使主君遭受危難，身爲屬下的我們，就是赴湯蹈火也應在所不辭，可是，目前，我們的對手只是一對卑微的農民而已——」

「廢話，當然我知道他們是農民！」

「像主君這麼有名望的大名，絕對不能賭氣和下賤的農民爲敵，依屬下的看法，像這種情形，應交給代官所辦理才對，利用『借刀殺人』之計不是更妥當嗎？主君，這件事就交給臣下去辦吧！我保證主君覺得滿意。」

「我讓你去辦，你能把他們抓來嗎？」

「我發誓必把他們抓到主君的面前，任主君隨意處置！」黑木賴母舉高右手作發誓狀。

河內守滿臉怒容地躺了下來。

河內守在這房間內，不知摧殘過多少個可憐而無知的少女；那些到井上府邸內當女僕的姑娘們，一旦失身在這個色狼的手中後，有的敢怒不敢言，有的則拿了一筆遮羞費，便遠走他鄉，另謀生路，從來就沒人敢違抗他。因此，他認爲對任何女人呼之卽來，揮之卽去，是他所擁有的特權，而不以爲是件罪惡的事。

雖然他對擁有這項特權感到沾沾自喜，但是，他尚且不敢明目張膽，在外拈花惹草，總是儘

量對外隱瞞，以免名譽掃地，這也是井上家所有家臣的責任。

川島立即派一名使者至內藤新宿的代官所去，傳下河內守的命令，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新作夫婦逮捕歸案，解送至井上府邸來交差——然而，使者對代官控訴新作的罪名竟是「竊賊」，因爲，新作竊走了井上家代代相傳的鎮家寶，也就是寶刀「肥前忠吉」。

× × ×

「不要開玩笑啦！這怎麼可能？」

阿金豎起柳眉，扯大嗓門叫道。

「您說，我那些房客裏有人是小偷嗎？不要胡說八道啦！他們都是良善的百姓，怎麼可能是樑上君子呢？」

代官所的捕快田宮到阿金家，要她將新作夫婦交出來，現在，田宮見阿金這副母夜叉狀，知道她必不好惹，可是，由於代官的命令，非將新作夫婦逮捕歸案不可，他也只好硬着頭皮和阿金周旋。最後，阿金終於讓步，她說：

「好吧！那我就去問問看！不管怎樣，事情總要有個水落石出啊！因爲我是房主，說起來，他們就像我的孩子一樣，他們的事我不能不管，您這位大人就在這兒稍等等吧！待會兒我帶你們去！」



說着，她便輕移蓮步，來到後面房間。她坐在梳妝臺前，開始覽鏡梳妝……。

不知曾幾何時，每當阿金有事要到長巷時，她都要費心地梳妝一番，因爲，只要她一想起又可與新九郎見面，她的心湖就會激起漣漪，興奮非常。

其實，阿金既不是別人所傳說的，與丈夫離異，而被趕回娘家的棄婦，也不是老處女，而是寡婦。

在阿金十九歲那年，她的父親替她招贅，新婚的第二天，其夫吃河豚不幸中毒身亡，她的婚姻就如此傳奇而悲哀地結束了。因爲，她的婚姻是如此地傳奇、滑稽，所以，她從來沒有對別人提起過這件事，一直守寡至今。

由於阿金的過去非常神秘，因而許多人感到好奇，便紛紛揣測、穿鑿附會，故傳出各種謠言。

阿金確實非常傾慕新九郎，芳心早已暗許，可是，她的個性相當倔強，表面上從不露痕跡，總表現得毫不在乎。然而，每當她看到長巷裏的女人，對新九郎有親切的舉動時，便會醋勁大發，而倒霉的治助就成了她的出氣筒。

梳妝完畢，阿金帶領着田宮和五名捕快來到長巷。

「咦？怎麼不在家？」阿金推開紙門，發現新作家空無一物時，不覺大吃一驚，喃喃自語道：「他已經預先付給我三個月的房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於是，她便來到新九郎家門前，敲他的門。

「大夫，大夫，開門呀！」

大門一敞開，立刻可以瞧見住院的病人——山羊、鴿子、猴子、花貓。近日來，阿金已經習慣這個場面了，而且，她還常帶東西給力庫吃呢！

新九郎從猴子後面露出臉來，和阿金打招呼，阿金乍見新九郎，便膩着嗓音，愛嬌地問道：

「大夫，你知道新作夫婦到那裏去了嗎？」

「找他們有什麼事嗎？」

「是這位代官所的大人說，他們夫婦偷了人家的東西，要來逮捕他們……我剛跟他們解釋過，住在長巷裏的人，都絕對不是宵小之輩，可是，他們說，既然有人到代官所去報案，非得徹查一番不可！」

新九郎瞄了瞄站在阿金身後的田宮等人，微哂道：

「哦！你們終於來啦！」

「嗯？你說什麼？」

「沒什麼……您說有人去報案，我們閻羅長巷裏的人偷了東西，請問，究竟是什麼東西？」

田宮發現找對了人，因而很興奮地說：

「是一把肥前忠吉所鑄的名刀，白色刀柄，刀柄上還鑲有純金打造，嵌有象牙的裝飾品，大約值五百兩黃金。如果新作確實不在這兒，那麼，代官所只好在關東一帶發出追捕他的通告了。」

「沒這個必要，有關刀的事情我最瞭解啦！你直接問我吧！」新九郎拍拍胸脯，胸有成竹地答道。

「哦？難道是你偸的嗎？」田宮逼問道。

「嘿，我可沒說是我偸的，我只是知道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而已，你現在就帶我去見代官吧！」

「沒這必要！我們所要的是新作夫婦和肥前忠吉那把刀，你去湊什麼熱鬧？」田宮不以爲然道。

新九郎擺擺手，穩住急躁的田宮，說：

「你沒這必要，可是，我覺得有此必要啊！假使，你還要在這兒嚷叫，驚擾街坊鄰居，搞得滿城風雨，這可能會促使某個大名垮臺，你擔得起這個責任嗎？」

「你……你是什麼意思？」

田宮突覺得窘迫異常，啞然無言。

「我想，你還是乖乖地帶我去見代官吧！」

阿金以留戀的眼光，依依不捨地目送著新九郎和田宮的背形，慢慢地消失在長巷口。

× × ×

在代官所的一個房間內，新九郎和代官市村太郎左衞門，隔著一個正在燃燒著的大火爐，互相對坐。

當市村聽新九郎一字不漏地將新作夫婦的遭遇，以及今早到內藤府邸所探得的情報經過，敍述完畢後，不覺皺緊了眉頭，太息一聲——這是市村遇到棘手的問題，感到左右爲難，不知如何解決時，所慣有的表情的。

自從前代官小栗龍之介被殺身亡後，市村到此走馬上任也有半年之久了，可是，他處理公務並非事事順利，因爲，驛站的掌櫃八兵衞經常將他玩弄於股掌之上，把他搞得暈頭轉向的。每當市村被戲弄或欺騙之後，他雙眉間的皺紋，無形中就越來越加深啦！

「代官，您認爲這話合情理嗎？將別人砍殺過來的刀奪下，以護衞自身的安全，這能算是小偸嗎？」

「嗯……」市村支頤沈吟著。

「强暴農婦未遂，反被對方毆傷，一怒之下，却想拔刀置人於死地，這對一個尊貴的大名而言，未免有失顏面吧？」新九郎詞鋒銳利，句句咄咄逼人。

「嗯……話是這麼說沒錯，但是……這也可能是那個莊稼漢的一面之詞啊！……」

「這絕對不是一面之詞，因爲，他的傷是我親自治療的，依我看，那傷確實是刀傷沒錯，而且，他當作枴杖拿回來的長刀，其上至今還殘留著血漬呢！——」

「可是，像井上河內守大人這麼尊貴的身分……」

「在他的勢力範圍內，他當然可爲所欲爲，卽使做出人神共憤的事，誰也奈何不了他，不過，在這內藤新宿，我就不容許他胡作非爲！」新九郎眼中射出兩道銳利的目光，凝視著前方的一個定點，抿緊著雙唇。

「嗯……」市村露出一個曖昧不明的笑容。

「代官大人，我先把醜話說在前頭，知道這件事情內幕的，只有我和新作夫婦而已，所以，我奉勸您千萬不要玩什麼花樣，免得大夥兒撕破臉，那可就不太好看嘍！」

市村的神情越來越凝重，雙眉間的皺紋也逐漸加多了。

「對方竟然謊報寶刀被竊，企圖混淆視聽，隱瞞事實，這簡直是滑稽至極嘛！說實在的，我還想向他要一紙悔過書，和治傷的費用呢！我要說的就是這些了——」

市村眼睛望著熾烈的爐火，腦中是一片混亂，他稍加整理，抽絲剝繭地細細思索著。

——眼前這個男子所說的話，也不無道理，因爲，一位劍術高超的大名，其身佩的寶刀，竟會無緣無故地被一個莊稼漢竊走，這其中眞是疑雲重重。對一个武士而言，佩刀就如同他的第二生命，隨身携佩的刀被人順手牽羊，而且對象又是個目不識丁的農夫，這不是頗爲可疑之事嗎？所以，今日向代官所報案，想要取回寶刀，可能只是藉口而已，其實眞正的目的，是想向那對夫婦報復！

但，如果有面前這位男子干涉的話，事情就不那麼簡單囉！因，「拚命新九郎」的英名早已傳播四方，而他的各種神奇事蹟，對內藤新宿的居民而言，可說如數家珍般地熟悉。在我上任這段期間內，也發現了他對內藤新宿所具有的影響力，無論什麼困難，只要去找他，再棘手的問題也能迎刃而解。那些專放高利貸的吸血鬼、橫行鄉里的惡棍，以及苛薄的老鴇，都對新九郎敬而遠之，深恐惹上他這位瘟神，就吃不消啦！所以，對當地的代官來說，他確實是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另一方面……井上河內守有個叫做松妃的妹妹，雖然，我並不懼怕井上家的權勢，可是，將軍的寵妃我却惹不起啊！歷史上因寵妃的讒言，而招致家破人亡的例子實是不勝枚擧嘿！假使我和河內守唱反調，松妃爲了庇護親兄，報一箭之仇，她只要在將軍的耳畔呢喃數語，下令給勘定

奉行所，讓他誤認新宿的代官是無能的父母官，那麼，我的官途將變成如何呢？倘若，只是被彈劾爲無能，這後果可能不甚嚴重，頂多降職罷了，但，要是被誣陷，這豈不是會招來殺身之禍嗎？——

思及此，一陣寒意不由得襲上市村心頭，他又想：

——看情形，我得找浜松藩商量商量嘍！——

市村凝望著新九郎那似滿不在乎，又像磐石般頭頑固的表情，心裏如此盤算著。

四

「你說什麼目安箱？」

乍聽新九郎的話，阿金著實嚇了一跳，就這樣問道。

阿金將主水、十吾、吉兵衞、治助和新作夫婦等人都召到新九郎家裏來，等他從代官所回來。因爲屋窄人多，所以，阿金只好把那些住院療養的動物，全都放到吊床上去「避難」，以免遭人「蹂躪」。

「對！我們乾脆就來個投書吧！這麼一來，無論對方是大名或奉行所，也拿我們沒辦法啦！因爲，投書可讓幕府直接瞭解案情，這一招絕對可以奏效！」

新九郎緊握雙拳，胸有成竹地說道。

當新九郎見到市村剛才那副左右爲難的神情，就料想到，代官必受浜松藩相當大的壓力，他縱使想爲新作夫婦主持正義，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屈於淫威之下，代官所極可能會對這條長巷展開全面的搜索。當然哪，憑新九郎、主水等人的智慧和力量，並非無法對付此一搜索行動，但，爲了顧及其他無辜者的安全，不能不多加考慮，另外尋求一和平解決之徑。

「可是……大夫，投書也是相當麻煩的喲！萬一，當局調查這椿案件，發覺不屬實，而是誣告，是會受到嚴厲的處罰的，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阿金表情很不安地凝視著新九郎。

所謂「目安箱」是，享保年間實施政治改革之際，幕府爲探隱民情所設的投書箱。其目的在於，使一般尋常百姓有機會將他們的各種要求和不滿，直接向幕府陳述，可謂具有相當重要的社會政策之意義。

然而，要寫這種投書，則必須載明自己的身分和姓名，不可胡亂編造；同時，若由幕府查明，投書者並沒有陳述事實，而是故意捏造、誣告的話，必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因此，凡是投書者均得有相當的決心和證據才敢投書。

「我們又不是誣告，耽心什麼呢？」

新九郎露出一絲穩如泰山般的笑容，安慰著阿金。

「投書人就用我的名字吧！……十吾，明天是不是二十日？」

新九郎偏頭詢問十吾。

「是的，在每月的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這三天，幕府就會派人來打開目安箱，所以，只要我們在明日把訴狀投進去，後天二十二日，這紙訴狀就可送達將軍手中了……」十吾點點頭，向衆人解釋道。

「我看，也只有這條路可走了。」

雖然主水也這麼附和著，但，新作却惶恐地搖手說：

「不、不、千萬不可這麼做……」

「爲什麼呢？」衆人皆異口同聲問道。

「把我們的事向幕府陳述，公諸大衆……那，以後我怎麼做人呢？」新作泫然欲泣地說。

新九郎親切地拍拍新作的肩膀，安慰他說：

「放心吧！將來到評定所出面的是我，絕不會讓你們夫婦倆見到害怕的場面的！」

「可是……」新作仍然有所顧忌地說。

「到了這步田地，只有放手和他們一搏了，要不然怎能解決問題呢？對方是貴爲大名的遠州

浜松三萬石，能和這樣的對手一拚，實在是值得呀！」

「嘿！一想到要打架，我全身就發癢，恨不得把他們打得全軍覆沒，這樣才能消我心頭之火！」

吉兵衛又興奮得把指關節扳得劈哩啪啦響。

這晚，新九郎先給罹患眼疾的九官鳥治病，然後才提筆書寫訴狀。他將新作夫婦所遭遇的事情、河內守的所作所爲，以及在代官所與代官會談的經過等，均一一縷述其上。當他擱下筆，抬眼一看，這時才發覺，黑夜已在不知不覺中遁隱，晨曦却從木板的縫隙中瀉了進來。

新九郎起身出屋外，他悄悄地把訴狀投進了目安箱。

× × ×

新九郎投下訴狀後，已平安無事地度過七個夜晚了，因爲，大夥兒不知道代官所何時會有所行動，因此，他們均隨時提高警戒，防備代官所的大肆搜索。

新九郎派遣力庫不分晝夜地守在巷口，同時，白天還讓治助和正助輪流爬上瞭望臺，監視四方的動靜。

最近數日來，正助的病情已大有進步，現在，他也能拄著拐杖，一步一步慢慢地行走了。雖說正助的行動不便，但是，比起有懼高症的治助來說，登上瞭望臺從事監視工作，他是顯得有用多了。談起這個膽小的治助，確實令人覺得既好氣又好笑，因爲，要他登上瞭望臺，那簡直比把

他推上斷頭台還恐懼、痛苦，所以，每當他要上瞭望台時，都是一面嚎啕大哭，一面心不甘、情不願地上去的，當然，下來也是如此；而且，在瞭望臺上，治助爲了趨除恐懼感，他得不停地吃著餅乾、煎豆、煮蛋、魷魚乾等零食呢！

新作的傷口已經癒合，現在只需療養數日，就能恢復健康；而被禁止到外面走動的留子，則一直留在屋內照顧新作，有時也會幫長巷裏的主婦們，做些女紅的工作。

自後竹之助回到生母的身旁後，染子就接替她的位置，開始在「龜屋」工作了。染子雖然沒辦法像竹之助那般，將大疊的蒸籠那麼俐落地扛在肩上，可是，她兢兢業業的刻苦精神，和活潑的嬌態，卻廣受街上人們的歡迎。

每到夜幕籠罩大地後，新九郎、吉兵衞、主水和十吾就輪流上瞭望臺，繼續監視的工作。登上這瞭望臺，極目望去，從大關卡舊跡至西方寺，所有內藤新宿的主要街道均可一覽無遺。因此，只要位於北邊的代官所一有動靜，負責監視的人便可立刻通知長巷裏所有的人速作準備。

在二月即將消逝的一個晴朗的夜晚，正好輪到主水在瞭望臺上監視周遭的動靜。不久，新九郎過來和他招呼道：

「嘿！主水，辛苦你啦！有什麼動靜嗎？」

「沒有，四周靜得跟墳地般地死寂，我都等得不耐煩啦！奇怪，大夫，他們怎麼還不來呢？」

「是啊！我也是覺得很納悶呀！自從我投書之後，扳扳指頭已過了八天，不僅河內守那邊沒有任何反應，就是幕府方面也沒有派人召我去……」

「對了，大夫，你到這兒有什麼事嗎？」

「沒啥事啦！我只是想，夜晚露水較重，寒氣也較刺骨，我怕你在這兒會冷，所以……」

新九郎說著，從懷中揣出一小瓶酒和一包下酒菜，兩人便就著月光，在狹窄的瞭望臺上對飲。

「嘿！今晚的星星看起來似乎顯得特別閃亮、耀眼！」新九郎仰首望漆黑的蒼穹，讚歎道。

「唉！這是我半年來頭一次看到參宿。」

主水亦心若有所觸地抬頭觀看，長歎道。

「什麼？你說你看到了什麼？」

新九郎似沒聽清楚，瞪大眼睛問道。

「是三顆星，在中國叫做『參宿』，在荷蘭叫做『獵戶星座』，在我們日本就叫做『柄鋤星』。」

「哦！原來是柄鋤星呀！怎不明說，反而說了一大串稀奇古怪的名字，害我一頭霧水…

…」

新九郎笑著，突然，他收斂笑容，一本正經地問道：

「主水、你爲什麼要辭去天文方的工作？」

「因爲我對那份工作不感興趣。」

「哦？」新九郎很感興趣地凝望著主水。

「在天文學這方面，昔時有麻田剛立，近代有伊能忠敬、高橋景保等人，除此之外，在幕府裏還有許多優秀的學者，眞可說是人才濟濟，可是，自從建立了所謂的世襲制度之後，就不行啦！不管其子的學識如何淺薄，只要乃父是天文學者，任職於天文方，就能承繼父職，哼！那些連日曆都看不懂的人，竟然也能得意洋洋地當個司天臺（官名），這眞是貽笑大方！」

「哦！原來你是嫉惡如仇，才要利用踢木屐來發洩心中的不平之氣啊！」新九郎恍然大悟道。

「嗯！」主水重重地點一下頭。

「哈、哈、哈……主水，你還眞以爲我不知道啊！雖然你裝得煞有其事，瞞過所有來詢問氣候的人，以爲你果眞利用甩木屐預測氣候，其實，你是研究荷蘭有關的書籍，並利用自製儀器偵測出來的，對不對？」

「哈……眞瞞不過你的眼睛！」主水引頸長笑後，接著說：「司天臺的主要工作是編纂日曆，然而，這種工作我也不喜歡，我所追求的，是自由自在地觀測星象，然後再和我們所居住的星球加以比較，研究這其間到底有何關聯？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要有趣多啦！」

「你是說，我們這個國家也在星球上嗎？」

「平賀源內曾經說過，我們極可能正環繞著太陽的周圍在運行，所以才有晝夜之分，也才有潮水漲落的現象。」

「嘿，沒想到……」新九郎露出微笑，頗感訝異地說：「主水，眞沒料到這門學問還這麼有趣啊！」

「大夫，你比較喜歡什麼樣的工作呢？」

主水突然反問道。

「我嗎？我喜歡生命，我喜歡觸摸活生生的東西，那樣才能激起我內心活力的衝動。」

「你的招牌上載明不治療人類，可是人也有生命啊！」

「『愛』與『恨』是表裏一體的兩種感受、兩種情緒，所謂的愛之深，責之切，這其間是有因果關係的。」

新九郎的語氣中微微透出，從未有過的落寞感。

他們倆的談話至此暫告一段落，彼此默默地啜著酒，凝視著漆黑的夜空中，點綴著顆顆繁星。

不久，主水耳邊忽然傳來一陣輕微的鼾聲，他定睛一看，盤坐在他面前的新九郎，不知何時已改變坐姿，雙臂環抱膝蓋，靠在牆壁上睡著了。

「這樣你會受涼的……」

五

主水脫下自己的外褂，輕輕地爲新九郎披上。新九郎投入目安箱的訴狀，並非沒有到達將軍手中，而是將軍過目後，已立即以「最密件」轉至另一人手中，這個人就是罪魁禍首的河內守。就在二十四日的薄暮時分，井上河內守蒼白著臉從城裏趕回府邸，待他入內一落座，馬上怒吼道：

「來人哪！立刻給我傳川島和賴母進來！」

當川島和賴母戰戰兢兢地拜伏在河內守面前時，河內守氣咻咻地將一紙訴狀投擲在他們眼前。

「這是什麼？主君！」川島不明究裏地抬頭問。

「你自己不會打開看看？」河內守再度暴喝道。

川島撿起訴狀，展箋一讀，頓時臉色大變，在旁的賴母立即接手過目，也不覺神色驟變——原來，這是新九郎所投的訴狀。川島和賴母齊聲問道：

「主君，這紙訴狀怎麼會落在你手中？」

「今日，我進城覲見將軍時，是他親手交給我的，而且，他還囑咐我，以後不要再讓松妃爲我心煩啦！」

「哦！原來如此，幸好有松妃幫忙……」

川島和賴母鬆了一口氣，互望了一眼後，說。

「住口！」河內守臉上的肌肉不住地抽搐著，但見他怒喝一聲，指著趴伏在地上的川島和賴母，聲嘶力竭地喊道：「松妃當然要助我一臂之力，救我脫離難關！可是，我這張臉皮要擱到那兒去？我這種見不得人的事，竟然會被將軍獲悉，而且還得靠妹妹的裙帶關係，才能化險爲夷，這難道不夠丟人嗎？」

在河內守的觀念裏認爲，强暴一名下賤的農婦，是理所當然的事，根本毫無羞恥可言，但是，這種違背倫常的事情一旦洩漏出去，那才是名譽掃地哩！

「可怕，這人未免太愛多管閒事了，我眞恨不得立刻把他給宰了，否則我是絕不罷休的！寫

這紙訴狀的人究竟是誰？你們得馬上給我查出來，要不然，小心你們的腦袋瓜子，說不定會叫你們的腦袋搬家！去！去！現在就去宰了他，不！不！把長巷裏所有的人都殺啦！然後再放一把火，把那兒全部燒個精光，化成一片灰燼！」

「主君！」川島趨前一步，正想開口說話時，河內守又頓著脚，怒叫道：

「不行！這次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採納你的餿主意啦！」

「等等，主君，請聽老臣一言——假使，我們一舉就殺死長巷裏的數十名老百姓，這場大屠殺勢必轟動整個內藤新宿，甚至全國，這對我們實在太不利了；相反地，我們要是假借名義，一個個地予以就地正法，不僅名正言順，也不會惹衆人注目，同時也可遂主君心願，豈不妙哉？」

川島鼓起如簧之舌，試圖說服河內守。

「屬下當然非常瞭解主君您的心情，但是，以目前的情勢來看，如果輕舉妄動不但後果無法收拾，對將軍而言也是一大負擔，主君不是說過，不能再讓松妃心煩嗎？」

「……難道你有什麼妙計嗎？」

這時，川島突然露出詭譎的笑容，接言道：

「由於市村大人的鼎力相助，我們現在對新作夫婦的家庭背景已瞭若指掌。他們兩人都是勝沼人，父母皆健在，兄弟姐妹也都在家鄉成家立業……」

「咦？這和我要殺他們有什麼關係？」

「嘿！這就是我們手中的一張王牌呀！主君，您想，我們要是逼他老爹出面，那麼，他們夫婦倆就勢必不能再躲在長巷裏啦！嘿！要是他們敢踏出長巷一步，那……」

一抹陰險得意的笑容，在川島的臉上蕩漾開來。

「哦——原來如此，妙！眞是一招殺手鐧！」

黑木賴母聽了川島的計謀，不覺拍掌喝采；河內守也頓時領悟過來，拍了下膝蓋，讚歎道：

「難怪人家都稱你是『智多星』，果然是名不虛傳！那，依你看，勝沼這派誰去較適當呢？」

「屬下認爲，山崎左近必可勝任，因爲，上次的任務他未能圓滿完成，這次爲將功折罪，他定會賣命的！」

川島很瞭解山崎急功好利的性格，所以想利用他。

× × ×

兩天後的一午后。有個背脊佝僂的老人，在柔和的陽光裏踽踽獨行，他先通過關卡，然後逐步走向新宿街。他拖著疲憊的步伐，滿臉哀傷地走過熱鬧喧闐的客棧街。

「嗨！老爹，進來嘛！讓我好好地侍候您吧！」

「只要四十文就能使您返老還童，這不是很划算嗎？」

雖然有兩、三個粉頭從窰子門前衝到街心，扯住那個老人的衣袖不放，可是，老人却無動於衷地繼續前進。

當他走到驛站門前時，便佇足探頭去問：

「嗨！請問，閻羅長巷往那兒走啊！」

正在記帳的十吾，聽得蒼老的詢問聲，抬頭問道：

「老爹，您到閻羅長巷找誰啊？」

「我要一個叫做新作的莊稼漢……」

十吾聽了，微怔一怔，便仔細端詳面前這個老人滿佈風霜的臉部輪廓，突覺得似有些眼熟。

「您是？——」十吾瞪着老人問。

「我是新作的爹，叫做善作，剛從勝沼來的。」

十吾心裏暗忖——嗯！無論是體型或神情，都和新作非常酷似，他一定是新作的父親沒錯。

就在這時，將下顎抵在算盤上打盹的八兵衞，忽然睜開炯炯的雙眼，凝視着善作問：

「你的神情爲什麼這樣哀傷呢？」

陡地聽到八兵衞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善作全身似打寒顫般地抖了一下，而，八兵衞說完後，又重閉上了眼睛。

十吾見怪不怪地對善作說：

「我們掌櫃的是在說夢話，請您不要介意——現在，我就帶您到閻羅長巷去吧！」

在往閻羅長巷的途中，善作一直對十吾的問話支吾其詞，從不作正面的回答。十吾心中狐疑着：

——奇怪？新作夫婦自從新春期間就離開了家鄉，他們父子倆必定還沒有見過面，那，善作爲什麼沒有向我問起新作夫婦的近況呢？難道他並不急着想知道？雖然是這樣，不過，他肯千里迢迢地來探望新作，可見還是存有濃濃的父子之情的，嗯！也許鄉下人比較不喜歡和陌生人交談，所以才不願多開口吧？——

當新作看見出現在他面前的善作時，不覺脫口驚呼：

「爹！您怎麼一個人從大老遠的地方跑來呢？」

留子聽到新作的喊聲，也急忙從裏面迎出來：

「爹，您怎麼知道我們住在這兒？」

善作對這一串的問話都沒有答腔，只是執着新作的雙手，老淚縱橫，哽咽無法出聲。

新九郎一大清早便到大久保的府邸，去治療大久保大人的愛駒的脚氣病，所以並不在家。

十吾看到他們父子相擁而泣的場面，不覺一陣鼻酸，心想，他們父子必然有話要談，第三者夾在中間，確實有些不便，於是，他就默默地走回驛站。

當十吾走到下町的轉角處時，背後突傳來喊聲，他扭頭一看，是一位正在檢查貨物的年輕官員喊住他。原來，方才有兩輛牛車擦身而過，不愼一撞却撞斷了車軸，把車上的貨物撒落滿地，阻礙了交通。因而，十吾就幫他們把牛車拉到路旁，同時還對兩位車主好言相勸，希望他們能忍一時之氣，握手言和。就在此時，從大久保府邸回來的新九郎正好打從這兒經過。

「嗨！大夫，等一等啊……」

十吾眼尖，一眼便瞧見他，揮手喊道。

「新作的爹來了哪！」

「他爹到閻羅長巷來啦？眞的？」

「如果是冒牌的，早就被我一把逮住了，因爲，他們倆的長相實在是非常相似，何況，剛才他們一碰面後，就激動得喜極而泣，我想，大概假不了吧！」

「哦！那就好……他父親長得怎樣？」

「你說的『怎樣』，是什麼意思？……他爹也是一副莊稼人的打扮啊……看他的樣子，好像已跋涉相當遠的路程，顯得極爲疲憊……八兵衛大人瞧了他一眼，就莫名其妙地問：『你的神情

爲什麼這樣哀傷呢？』」

「八兵衛大人眞的是這麼說嗎？」

新九郎突然很緊張地搭住十吾的肩膀，急急問道。

「是呀！他說『你的神情爲什麼這樣哀傷呢？』」

聽到這句話，新九郎臉色驟變，驚呼一聲：「糟糕！」轉身就往長巷的方向，疾奔而去。十吾乍見此一變化，猶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怔了一怔，雖然他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也毫不猶疑地拔腿隨後追去。

「唉！晚了一步啦！」

新九郎推開紙門後，氣急敗壞地說道。

剛回家拿工具的吉兵衛見狀，也探頭望向屋裏，問：

「大夫，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新作夫婦悶聲不響地走了……」

「走了？……他們爲什麼要走？」

十吾嚇了一跳，急忙問道。吉兵衛亦睜大眼睛，不肯置信般地直瞪着新九郎，以懷疑的口氣問：

「他們爲什麼要離開長巷?這樣不是很危險嗎?」

「哼!一定是河內使詐去威脅他爹!」

新九郎目露悲憤的眼神,怒聲罵道。

「哎——可是,這世上難道眞有父親出賣兒子的事嗎?」

「當然有,不過,那絕不是受了金錢的誘惑,而是全家生命都遭受惡勢力威脅時,情非得已,也只好犧牲其中一人,以挽救其他家人的生命啦!」

說着,新九郎霍地起身,打開壁櫥,取出那把長刀。

「或許現在還來得及,我們趕快追吧!」

說畢,新九郎便如旋風般衝了出去,十吾和吉兵衞也連忙拔腿跟上。十吾一面跑着,一面自責道:

——唉!難怪他的神情會那麼哀傷,我這個大笨蛋怎麼沒想到呢?……當時,我要是跟着他們,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可是,誰料得到,新作他爹會將他們夫婦帶出長巷,這無異是將他們往虎口裏送啊!唉!我還以爲他們父子之間會有親密的長談,所以——

在甲州街道上,並沒有新作他們三人的踪影,新九郎毫不遲疑地便轉往青梅街道奔去。

善作對新作說,他有位多年不見的好友,就住在青梅街道的盡處,他既然已經來到內藤新宿

,當然得去拜訪一趟,於是,便帶着新作和留子來到青梅街道,向北行去。

雖然新作向其父解釋,他實有不得已的苦衷,目前不能隨意離開長巷,需在長巷內接受保護;可是,善作却堅持,他必須一同前往,反正又不必逗留太久,馬上卽可返回長巷。新作心想:

——爹年紀漸大,脾氣也越來越固執啦!做兒子的怎可違拗他的心意呢?何況,爹大老遠地從勝沼跑來,我怎好叫他失望呢?就姑且答應吧!——

於是,新作萬般無奈地答應善作,打算冒一次險。

剛行過矢賴村時,善作突然緊緊抓住新作的手腕,好像唯恐一鬆手,新作就會撒腿跑掉似的。

這時,夕陽卽將隱落山頭,暮色逐漸蒼茫了。

——爹年紀大了,大概視力也差啦!——

新作的手腕被善作扣住時,忍不住心裏這樣想道。

一羣烏鴉在森林外頭盤旋低飛,晚風吹響了路旁的竹叢,氣氛顯得陰森而駭人。當他們走到一座小土地廟前時,善作忽然停下脚步,以哀戚的眼神默默地注視着新作。

「爹,怎麼啦?您朋友家不是還在前面嗎?」

「新作,原諒爹吧!」善作說着,倏地雙腿跪在地上。

「噢?爹，您這是幹什麼?——」

當新作和留子被善作的舉動嚇住，想開口追問原由時，乍見山崎左近從廟後閃出來。

他們的魂魄差點嚇出了竅，眼見山崎逐步逼近，他們夫婦轉身就想跑，可是，在這眨眼間，已有數條人影從黑暗的竹叢裏竄出，將他們圍得水洩不通，無論是飛天鑽地，都難逃過他們的刀下了。

「爹，難道是您出賣我們的嗎?」

「孩子，原諒爹，爹也是不得已呀！要是不這麼做，他們就要將我們抄家滅族啊！……」

善作一面合掌向新作夫婦謝罪，一面泣不成聲地說道。

「爹——」新作發出一聲撼人肺腑的淒叫聲，摟住妻子的肩頭，相互對泣，不知如何接腔。

「孩子，你就安心地去吧！爹也要跟隨在你後面，到閻羅王面前去懺悔啊！嗚……」

善作的話剛說完，只見山崎目露兇光，長刀一揮，寒光一閃，新作的肚腸陡裂，鮮血四迸，已倒臥在地。

「啊——」留子趴在新作的屍體上哀嚎着，站在她後的武士，毫不留情地執刀往她背部猛刺，但聽留子斷腸地慘叫數聲，片刻後已是香消玉殞了。

善作緊閉雙眼，跪在原地不動，口中不斷地誦著經文。

「嘿！老頭兒，這趟辛苦你囉！」

山崎奸笑一聲，舉刀便往善作的胸前揮去，並沒有聽得半聲哀叫，善作也一命嗚呼了。

「山崎大人，好像有人來啦！」

「好，我們的使命已經達成，快點撤退吧！」

這批武士迅速地閃進森林裏，不久，響起「躂……」的馬蹄聲，然後漸去漸遠，終於消失在闃寂的郊野裏。

一路馬不停蹄地跑到這兒來的新九郎、吉兵衞和十吾三人，看到現場這等慘狀，不覺呆怔原地，半天不動。

新作夫婦和善作的死狀，確實是令人不忍卒睹。

「大夫！那批喪心病狂的劊子手騎馬走啦！他們就是曾經到長巷來，要捉拿新作的那批人！」

「不要管它，隨他們去吧！」

新九郎凜然不動，很平靜地答道。

「噢?大夫……」

「眞正的劊子手不是他們，是井上河內守！」

這時，主水忽然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來，說：

「大夫，我們的投書爲何久無下落，已經眞相大白啦！……」他略喘了喘口氣，繼續說：「剛才，我在街上遇到一個在將軍府內當差的朋友，據他透露，河內守的妹妹現在將軍府的後宮內，而且還是將軍的寵妃呢！」

「哦！原來如此……」新九郎憤怒至極的臉色，如同閻羅王般地嚴肅，令人不寒而慄。

「哼！腐敗！腐敗！腐敗得一蹋糊塗……我發誓一定要宰了他，不！光是把他宰掉，這樣還無法贖清他的罪孽，一定得讓井上家垮臺，才能大快人心……」

六

時序更迭，一轉眼已進入三月了。

這天是井上河內守圓滿地完成服侍將軍的任務，預備打道回遠州之日。

從黎明起，就開始淅瀝淅瀝不斷地下着細雨。這陣雨既像是戀着冬末，捨不得向大地道別，又像要告訴人們，春神已降臨人間似的。這細雨就如絹絲般地柔細……。

護送河內守回遠州的行列，從湯島的別府出發，經過芝地，再行過品川，向着目的地前進。

本來應爲前導的執矛儀隊省略了，却讓一羣傭僕帶路，顯得有些不倫不類；隨在兩側的侍衛均頭

戴笠帽，身着簑衣，簇擁着河內守所乘坐的大轎，在雨中默默地向前邁進。

這時，從路旁突然踏出兩條人影。

護衛河內守的黑木賴母見狀，便高聲喝叱道：

「什麼人？竟敢如此放肆？難道你們不知道轎中坐的是河內守大人嗎？快閃到一邊去！」

原來這兩個擋路者是新九郎和吉兵衛。

「哼！你們在江戶爲非作歹，搞得烏煙瘴氣後，就想甩甩衣袖，輕鬆地離去嗎？我告訴你，沒這麼簡單！」

新九郎的聲音在細雨霏霏中，聽起來格外響亮。

「咦？你不是內藤新宿那個大夫嗎？」

山崎左近定睛細瞧後，指着新九郎大叫道。

「我是內藤新宿的閻羅王，這裏是通往地獄的關卡，你們甭想安然地通過這關！」

坐轎的門簾掀開來，河內守瘦削的臉龐探了出來。

「哎！你們還在這兒窮磨蹭些什麼？把他們一個個宰了，我們好繼續前進啊！時候不早啷！」

「哼！說的倒比唱的好聽！你給我聽清楚，今日是我要來取你的狗命，可不是我自個兒把命

送上門來，爲了替那些寃鬼報仇，你這個色鬼覺悟吧！……不僅你這條狗命要嗚呼哀哉，就連同你那三萬石也即將付諸流水啦！」

新九郎吼着，猛地抽出了長刀比劃。

「快！大家快退回品川！」

黑木見情勢不妙，趕緊下令，退——回，在這兒鬧事，萬一驚動官衙，查出眞相後，必對己方不利，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還是先溜再作打算吧！

雖然黑木心裏是打着這種如意算盤，可是，他萬萬沒料到，後路竟已被主水和十吾截斷，一時是進退不得。

「我要上囉！主水，你千萬得守住，一個也不能讓他溜掉啊！」新九郎扯着喉嚨向主水呼叫道。

「知道啦！你放心吧！我會守得滴水不漏的啦！」

主水喊畢，在那瞬間，他和十吾已揮動長刀，以風馳電掣的手法，迅速砍倒擋在他們面前的三名傭僕。

「快，快點撤退！」黑木對着轎伕吼道。

但，如同地獄派來的索命鬼的新九郎，却像一座小山般地矗立在他們面前，在黑木還沒來得

及拔刀應敵之前，新九郎已大喊一聲，掄動長刀，照着黑木正面劈來，只聽得一聲慘叫，黑木已倒臥泥濘中，一命歸陰了。

吉兵衛也不甘示弱，但見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手法，揮動着手中的鐵鎚，見一個打一個，未幾，侍衛已一一應聲倒地，無法動彈了。

山崎本想施展他那蓋世無敵的拔刀術，可是，因爲身着簑衣，動作不如平素那般靈活，因而，當他遇見劍術高超的十吾時，也就一籌莫展啦！在雙方交手五回合之後，十吾終抓住山崎劍法的一個破綻，趁隙刺中他的要害。

現在，就只剩下河內守一人了，他見勢單力孤，而且，對方又來勢洶洶，嚇得從轎裏滾出來，連爬帶滾地想逃命。當他爬了兩、三步後，赫然發覺新九郎擋住去路。

「河內守，納命來！」

河內守雙手合掌，不斷地對高舉着長刀的新九郎哀求：

「饒命吧！大俠！請不要殺我，我願意到評定所去接受審判，只要你不殺我，我什麼都聽你的！」

「哼！你說這話已經太遲了！」

新十郎雙眼瞪得滾圓，忿忿地說道：

「已經有三個無辜者，因爲你那骯髒的劣根性而枉死刀下，現在就讓你自己嚐嚐這種慘死刀下的滋味吧！」

只見白刄一揮，河內守那顆頭顱頓時飛出一丈開外，在濕漉漉的地面上，滾了滾，然後停在一窪泥灘中。

「哎——終於了結啦！」

主水望着橫七豎八倒在泥濘中的十數具屍體，喘了一口氣說。如絹絲般的細雨，仍靜靜地下着，似無睹於這場大殺戮，雨水慢慢地冲淡地上的血跡……。

「嗯！終於結束了。」新九郎平靜地答道。

「把這批吸血鬼宰掉後，我心中那股怨氣才得以發洩，而且，我們也能够爲新作他們報仇了。」

吉兵衞用衣袖抹掉臉上分不清是雨水或汗水的水珠，附合道。

「哼！這下，井上家的三萬石俸祿也泡湯啦！」

十吾一面擦拭着刀上的血跡，一面這樣說着。

「要是眞能這樣，那該有多好……」

新九郎抬頭望着灰濛濛的天空，喃喃說道。

「這次，我們把大名返鄉的行列，殺得一個也沒剩，我想，這件案子恐怕不會那麼簡單就可解決得了的，而且，這裏不是內藤新宿，八兵衞大概也無能爲力啦！」

主水等人默默地頷首——這次，事情無法像以往那般簡單地了結，這是他們早就預料到的。

道路兩旁直立的松樹，在煙雨中只露出模糊的輪廓。街道上別無他人，新九郎等人被雨淋得像落湯鷄，但他們毫不在乎，個個抬頭挺胸朝品川的方向行去。

七

翌日也是個綿綿細雨的天氣。

井上家一行十數人被殺，陳屍於品川郊野的事件，轟動了整個江戶城。雖然是在雨中，但是，報導此一事件的快報，却被想一睹爲快的人們搶購一空。

由於此一案件並非發生在京城，因此，就由代官所負責偵辦，而町奉行所只好作壁上觀啦！

知悉河內守的惡行的人們，聞見河內守暴斃在光天化日下，莫不額手稱慶，爭相奔告。其中只有新宿的代官市村一人，獲知之後，暴跳如雷，自言自語道。

「哼！我知道誰是兇手，一定是那個大夫！」

市村逮住這個機會，想抓住新九郎立大功，因此，他在家裏背著雙手，不斷地踱方步，半晌

後，終生出一計：

——對！我必須重新提出前代官小栗龍之介被殺的案件，藉口先將新九郎抓住再說。嘿！等着瞧吧！待我把他抓來加以刑求，不怕他不招供——

市村凝望着窗前的絲絲細雨，不由得眉飛色舞。

這天晚上，氣溫陡然下降，雨絲已變成片片雪花，鵝毛大雪飄了整個晚上——這在冬末初春之際是件稀奇之事。

× × ×

第二天是三月三日，清晨起便開始放晴。

「嗨！大夫，昨晚下雪了哪！」

吉兵衞興奮地拍打着新九郎家的大門。

「起床囉！大夫，我們去賞雪吧！」

吉兵衞邊說邊推開紙門，當他一眼瞧見屋內的情景時，不覺張大嘴巴，瞪大雙眼，怔在那兒，一句話也說不出。

原來，屋內空無一物，不僅家具被搬走，就連平日吱喳吵個不停的住院動物，如九官鳥、兎子、山羊、猴子等和力庫，都已經不見踪影啦！

覆蓋在路面上，皚皚白雪的反光投射在吉兵衞所搭蓋的木板床，益發顯得冷清和寂寞。

「大夫！大夫！」

聽到吉兵衞這種驚惶的喊聲，主水和十吾也匆匆地趕了過來，不久，治助、正助、染子、佐和、三太以及長巷裏的人們也都圍攏在新九郎家門前，很迷惑地望着空蕩的屋子，不由得面面相覷，相互問道：

「他們都到那兒去啦？」

在雪白的地面上，印着兩行清晰的足跡，從新九郎門前，通過井旁，一直沿續到巷口。

「這足跡一定是大夫和那隻狗的！」

「他們一定是在黎明前就悄悄走的！」

就在這時，阿金帶着落寞的神情，也走了過來。

當大夥兒正在議論新九郎的行踪，以及不告而別的原因時，在這陣喧鬧中，突聽得「哇」地一聲嚎哭。大夥兒仔細一瞧，原來是吉兵衞哭得像個淚人兒，還邊哭邊叫：

「大夫，你到底到那兒去啦！嗚……」

說着，便倒在自己搭蓋的木板床上，像孩童般滾來滾去，放聲大哭，全然無視衆人的愕然凝望。

「你怎麼能說走就走？……混蛋……怎麼可以不說一聲，和我們告別呢？實在太不够朋友啦！……」

「好啦！你這個傻蛋！……哭够了沒？」

阿金一面抹掉淚水，一面大罵道：

「塊頭那麼大，却哭得像個孩子，你有完沒完……讓你這麼一哭，我就哭不出來啦！」

主水和十吾循着留在雪地上的足跡，追踪而去，可是，這足跡只到街道就消失不見了——因爲，足跡老早就被過往的行人踐踏得模糊不清啦！

「三田大爺，大夫不再回來了嗎？」

「大概是吧！」主水低聲地回答。

主水和十吾兩人望着大雪新霽的街道，心中好不悵然。本是淩亂、骯髒的街道，披上一層白色的雪衣之後，却令人有股淸爽的感覺。

「他眞正的身分究竟是什麼呢？」

主水喃喃低語道。

「他眞是個多重性格的奇人，不僅劍術高超、柔道拿手，而且，又是個妙手回春，如同華佗再世的大夫；雖然平時待人和藹、親切，可是，當他生起氣來，却會變得像閻羅王般鐵面無私，

嫉惡如仇……」

十吾點點頭，接言道。他腦裏不禁想道：

——大夫確實是我們這條閻羅長巷裏的奇人，看他待人是多麼的可親，看護動物就如同對待子女般地慈愛、細心，性格又是如此地耿直、淡泊名利，但是——

十吾內心這番話哽在喉嚨裏，却無法說出口，因爲，只要他一張口，眼淚就會隨之撲簌簌地滴下來，現在，他所能了解的卽是，從今以後，再也不能見到新九郎了。

——哎！或許這場雪就是他所留給我們的紀念品吧！——

十吾抬頭凝視蔚藍的天空，心中默默地想着。

德華出版社書目

地址：臺北市古亭區師大路200號二樓
電話：3416064
郵撥：102899（函購九折，郵票通用）

愛書人文庫

055 細說西北軍（一部珍貴的近代史實）（再版） 陳森甫著 特價150元

056 部落・斯卡也答（報導文學） 陳銘磻著 特價50元

057 學習的結構（心理探討） 歐陽鐘仁著 特價50元

058 再見自卑感（成功指引） 小中陽太郎著 特價50元

059 條條道路通金庫（賺錢要領） 希克斯著 特價65元

060 孔雀東南飛（古典愛情小說） 劉蘭芝著 特價50元

061 人間世選集㈠（抒情小品） 林語堂主編 特價55元

062 人間世選集㈡（雜感小品） 林語堂主編 特價55元

063 人間世選集㈢（論述小品） 林語堂主編 特價55元

064 人間世選集㈣（山水小品） 林語堂主編 特價55元

065 人間世選集㈤（人物小品） 林語堂主編 特價55元

066 一夕話（小品） 林語堂著 特價55元

067 有不為齋隨筆（小品） 林語堂著 特價55元

068 仰臥禪 荒井荒雄著 蔡宏德譯 特價50元

069 如何增進你的記憶力 岩原信九郎著 蔡宏德譯 特價50元

070 你我他之間 三浦朱門等著 法 廸譯 特價55元

071 安眠健康法 長谷川和夫著 王德華譯 特價50元

072 臉部化粧術 魏班廸著 逸 蘭譯 特價75元

073 愛與被愛的心理探討 布洛德班特著 胡因夢譯 特價55元

074 人生妙計 本社編輯部編著 特價60元

075 社會公害 陳鼓應著 特價75元

076 文學與社會改造 高 準著 特價75元

077 古代呼聲 陳鼓應著 特價65元

078 弘一法師永懷錄 姜丹書等著 特價65元

079 三週美容術（附彩色圖片） 艾德蓮・亞佩爾著 特價75元

080 修飾的美學 高賀富士子著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55元

081 蘇東坡傳（附珍貴書法圖片） 林語堂著 張振玉譯 特價90元

082 吾國吾民 林語堂著 特價75元

083 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 特價90元

027 蘇聯叛徒一沙卡洛夫自白（再版） 沙卡洛夫著 蔡伸章譯 特價35元

028 小曼與我（六版） 徐志摩遺作 特價55元

029 禪的公案探究（再版） 杜默靈等著 徐進夫編譯 特價60元

030 愛與諷刺（六版） 林語堂著 陳自強譯 特價55元

031 白手起家的要訣（七版） 法 廸 邱拓榮合譯 特價60元

032 家庭急救要領（三版） 陳貞吟譯 特價50元

033 經驗之談（三版） 法廸・邱拓榮合譯 特價55元

035 攻無不克的說話秘訣（八版） 貝絲桑德爾著 張鳴琴譯 特價60元

036 見證（再版） 皮埃亨利・西蒙著 楊翠屏譯 特價60元

037 前奏曲（再版） 曼絲菲兒著 楊淑琴譯 特價70元

038 蕭伯納趣談婚姻（再版） 蕭伯納著 陳倉多譯 特價45元

039 青樓文學軼話（再版） 葛林烏著 陳倉多譯 特價60元

040 登山入門（再版） 安川茂雄著 蔡天福譯 特價50元

041 京華煙雲（厚1119頁）（八版） 林語堂原著 張振玉新譯 豪華普及本200元 精裝珍藏本250元

042 ＣＩＡ大暗殺（再版） 美國參議院特別委員會報告 本社編譯部特譯 特價55元

043 領袖入門（再版） 趙宗義編著 特價55元

044 我與文學（再版） 朱孟實著 特價40元

045 寂寞的女子（再版） 哈洛羅賓斯著 李俐秋譯 特價65元

046 中國庭園建築 程兆熊著 特價80元

047 現代愛情百科（再版） 吉田宏編 本社編輯部特譯 特價65元

048 戀愛與我（再版） 笹澤左保著 逸蘭譯 特價50元

049 如何令人不討厭你（再版） 前田耕作著 法廸譯 特價55元

051 紅牡丹（三版） 林語堂著 張振玉譯 特價120元

052 八十自敍（三版） 林語堂著 張振玉譯 特價50元

053 唐人街（四版） 林語堂著 唐 強譯 特價70元

054 中國詩哲學的探究（理論） 徐哲萍著 特價45元



愛書人文庫 096

拚命新九郎

著　者　池　田　一　朗
譯　者　田　三　郎
發行人　蔡　豐　安
出版者　德　華　出　版　社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104號
社　址　臺南市永福路63巷21號
電　話　(062) 2235800
辦事處　臺北市古亭區師大路200號二樓
電　話　(02) 3416064
郵政劃撥　102899
信　箱　臺北郵政30—354號
印刷者　現太印刷廠
地　址　臺北市大理街76巷2弄30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

特價 70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